

# 麻坡華僑義烈史

## 目錄

### 中央唁電

蔣總統馳電慰問麻殉難同志家屬電文 蔣中正(一)

### 題詞

戴副海外部長題詞 戴愧生(二)  
伍總領事題詞 伍伯勝(三)  
許領事題詞 許孟雄(四)  
李領事題詞 李能梗(五)  
葉秘書題詞 葉人(六)

### 序文

麻坡華僑義烈史題詞 黃樹芬(七)  
序 李國華(八)  
序在麻坡華僑義烈史之前 中華公會(九)

### 祭文

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致祭文 伍伯勝(十)  
柔佛華僑公祭殉難僑胞祭文  
柔佛邦華僑紀念日寇南侵殉難僑胞籌委會(十)  
追悼麻屬殉難僑胞祭文  
麻屬華僑紀念日寇南侵殉難僑胞追悼大會(十一)  
麻屬殉難僑胞公葬祭文 中華公會(十二)

### 照片彙集

巴力峇九山發掘忠骸影 麻華集體鳴冤會(十三)  
麻屬華僑追悼殉難僑胞大會影 中華公會(十四)  
麻坡華僑公祭殉難僑胞大會影 林建南(十五)  
柔佛邦殉難僑胞公葬禮影 林建南(十六)

### 籌賑回憶與殉難經過

麻坡僑領殉難之前後 李冰人作  
轉載北斗報(十七)  
麻僑報國的一頁血淚史 李冰人(廿四)  
追悼麻坡殉難諸公 羅秉中(卅三)

### 烈士史略

張開川先生傳略 李冰人(卅五)  
鄭文炳先生傳略 鄭金聲(卅七)  
李天賜先生事略 李冰人(卅八)  
顏迴華先生傳略 林貽奏(四十)  
羅美東先生史略 羅逸修(四一)  
鄭友專君傳略 林貽奏(四二)

林故慰勞團團員彬卿烈士事略	尤振標(四三)
林太宗先生事略	余金鑑(四四)
羅文漁先生傳略	林貽奏(四五)
郭詩善烈士傳記	劉正溫(四六)
鄭明月先生傳略	鄭金鐘(四七)
陳和尚先生史略	林巨栢(四八)
何益謙先生事略	李冰人(四八)
林春農先生略歷	林猛權(四九)
王金針先生史略	袁舜琴(五十)
鄭金龍烈士事略	張逸民(五十)
陳金蕊女士傳略	李冰人(五一)
許烈士惟一先生史略	劉子肅(五一)
唐明達先生榮哀錄	林照英(五三)
梁東明先生簡略	陳繼周(五三)
余今瑾君史略	張逸民(五四)
顏土庫君簡略	陳永固(五四)
林金穰君史略	邱清揮(五五)
羅美東夫人史略	袁舜琴(五五)
李約南先生傳略	鄭天成(五五)
羅煥江君史略	袁舜琴(五六)
黃讓含簡史	黃君(五六)
林楚森君史略	陳永固(五七)
鄭明發君事略	鄭金聲(五七)
鄭明節君事略	邱清揮(五七)
李斯苞先生史略	周祖慶(五八)
林廷芳先生事略	林聖經(五八)
劉正權先生事略	李培琨(五八)
余垂謹略歷	余金鑑(五九)
郭占魁占春昆仲事略	謝勳英(五九)
白連德先生履歷	黃國太(五九)
陳嘉昌先生事略	謝勳英(六十)
余今佃君事略	徐德燃(六十)
吳夫人戴潤娘女士事略	楊慎庵(六十)
王流馨傳記	劉培仁(六一)
林清溪君簡略	何君(六一)

## 殉國

蕭少校德清先生事略	李冰人(六二)
-----------	---------

## 鳴冤輯要

為殉難僑領僑胞集體鳴冤告麻屬僑胞	麻屬華僑集體鳴冤會(六四)
麻華集體鳴冤會工作紀要	林雅碩(六四)
死裡逃生十僑胞痛述集體屠殺慘狀	鄭成勳記(六五)

麻坡峇株血案與集體鳴冤

心田(六九)

### 榮哀錄

中央撫恤委會撫卹麻殉難僑胞家屬

蔣中正(七一)

麻屬華僑紀念日寇入境殉難僑胞追悼大會紀要

袁舜琴(七二)

柔佛邦公祭殉難同胞記

轉載民報(七二)

麻坡中華公會公祭殉難僑胞詳情

錄南僑日報(七二)

柔佛邦殉難僑胞公葬禮記詳

轉載中南日報(七三)

各界輓錄(以先到者為序)

中華公會(七五)

### 哀輓詩歌

公葬殉難僑領長歌當哭

鄭天成(八一)

悼鄭烈士金龍(有序)

李冰人(八一)

悼殉難僑領賢師五絕(有序)

林貽奏(八二)

悼詩

黃則健(八二)

發掘遺骸有感

張逸民(八二)

麻僑殉難二周年悼詞

黃逸晴(八三)

哀詞二首

袁舜琴(八三)

悼麻坡殉難僑領

袁舜琴(八三)

陷敵期間每週年作此三絕默念消沉

黃則健(八三)

寄調柳梢青悼麻華殉難諸烈

鄭金聲(八三)

### 殉難義烈表

麻屬華僑殉難義烈表

中華公會(八四)

### 編後

編後

余金鑑(一)

## 蔣總裁馳電慰問麻殉難同志家屬

敵寇南侵素稱『籌賑模範區』之麻坡損失之巨與僑領就義之眾超過其他各地，中多數為國民黨黨員，其正氣凜然義薄雲天，足以泣鬼神而驚天地，光復後此間國民黨分部承柔佛支部之命，經將情呈報中央黨部及開追悼會並連絡全柔籌建紀念碑及獻花園藉表其忠貞，永垂不朽，余處長巡視蒞麻曾前往慰問各家屬，頃柔佛支部得中央執行委員會 蔣總裁(渝 35 人字第三八二零號)代電：張開川、林彬卿、李天賜、顏迴華、鄭友專、郭詩善、林太宗等家屬唁慰，茲將原文錄下：

同志家屬禮鑒：查同志於抗戰期間，本主義之昭示，求國家之獨立，爭民族之生存，維天地之正氣。艱苦奮鬥，始終不懈，捨生成仁，從容赴義。噩耗傳來，靜悼同深，除專案從優撫卹，以彰忠蓋外，特電馳慰并頌禮祺

蔣中正申元人

## 麻坡華僑殉難義烈士題辭

黃樹芬

麻坡居柔佛中，開發頗先，為吾僑人物所萃。當抗戰籌賑之秋，稱模範區，以故受寇禍為酷，其最著者，僑領多輩，戮及妻孥，子遺者寡，此諸事上罕見可哀可恨之慘毒也。往芬與柔賑會同事諸君子，久於相從，共舉為國，敵焰既張，遂以離散，平定歸來之後，許多故人以身殲取義，不能復見矣，傷何如之！頃值麻坡同仁有殉難史實之輯，行見一刊遍傳，死難者諸君可以垂諸不朽；而激勵後人，期諸來茲者，循血跡，跨前蹤，繼起揚烈，代有豪俊。甚多無竟之國家社會事業，屏憂患而卸安樂，正賴有肩負之者也。黃樹芬序時在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 序

李國華

抗戰軍興。舉國振奮。集四佰兆人之心。為一心。在賢明領袖 蔣公領導之下。英勇抗戰。保疆衛土。以爭取不絕如縷之民族命運。其英勇壯烈。是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也。夫海外僑胞。雖遠托異國。然其愛護祖國之赤誠。則殊不後人。故當「七七」事變之時。即風起雲湧。振臂奮呼。或捐資以助餉。或投身以從戎。成為祖國抗戰程中之一枝勁旅。而予暴敵以嚴重之打擊也。

麻坡僑胞。夙以愛國見稱。而抗戰軍興。對於祖國之貢獻。尤為偉大。故有籌賑模範區之榮譽。而夙為敵寇之所含恨。因而禍根深種。故麻坡僑領之救國運動。其一舉一動。早在敵寇間諜之注意中矣。

泊夫太平洋戰事爆發。在敵寇瘋狂雨暴之下。不旋踵而全馬盡淪敵手。於是夫奸淫。搶掠。凶刑。屠殘之序幕。從此揭開。而全馬僑胞之命運。殆如釜中游魚。其危險之情景。不堪言狀。嘆呼。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麻坡僑領及僑胞之壯烈犧牲。殆為義料中事也。

夫壯烈之死。優於偷生。蓋人莫不有一死。然而死有重於泰山。而或輕於鴻毛。麻坡僑領。及僑胞之慘遭敵寇殘殺。顧當時之情形。固為極度悲痛。然而大義凜然。青史留芳。千載而下。英名永存。而忠骸將公葬名山。從此馬來亞孔道之亞逸依淡青山。墓碑聳立。行人下馬瞻拜忠靈。則英魂在天亦足感自慰也。

今者讐仇雖滅。而殘殺麻僑之元兇。尚猶逍遙法外。血海深仇。尤未昭雪。則殊屬使人不能無憾。願未死之僑胞。將何以處之。是為序！

## 序在麻坡華僑義烈士之前

中華公會

古聞齊婦冤誣，天地為之三年不雨；惠王讒獄，松檜頻飛六月之霜。蓋烈氣所冲，陰陽驟變；精忠所萃，星日為昏。至若孝孺詔却偽燕，便爾株連十族；若水口罵強虜，竟焉寸磔全身；則又為忠臣死國，碎首啣鬚；義士殉時，開來繼往者矣。觀夫麻僑被屠前後，彼烈士之慷慨激揚，曾不古遜，抑尤過之；則靡有不臨風涕泗，為之興嗟肅然者耶？

方麻坡之陷敵也，緹騎縱橫，寇燄薰天。籌賑諸公，抗日志士，或身遭縲紲，或家陷網羅者，無慮萬千；而皆大節凜然，視死如歸。雖鼎鑊環前，刀鋸森後，灌摔鞭達，炮烙電刑，莫不甘之如飴，不稍一屈。迨冤獄既斷，刑戮斯須，則又引頸從容，不避斧鉞。蓋其浩然之氣，早已沛塞蒼冥，故能化厲為雄，倏爾驚號神鬼。豐興廊之血旋灑，便風雨暴至，電閃雷驚屋樹為摧；峇株山之屍纒扶，忽天日為昏，烏啼猿嘯林草如偃。所謂烈震乾坤，怒干天廷者，非此而何？豈正氣臣心，終古不泯；勁節疾風，於今益厲耶？

抑吾又聞：諸公殉難而後，鄭烈士金龍旋亦下獄。暴敵嚴刑夾烤，迫供同黨；雖創傷遍體，仆而復甦，猶緊咬牙根，堅閉不吐。終以廢錮創重，就義獄中。方其瀕刑時，忽赤血如泉，奪喉而出；尚含血皆裂，口號：「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至於聲嘶力竭。則其不屈不撓，是又足驚天地而風萬古。嗚呼，何其壯哉！

本會同人等浩劫餘生，既懷虫沙之懼，復痛猿鶴之災。緬懷諸公殉國之烈，益復不能自己。爰有茲史之輯，亦冀紀其死事，有以表彰義烈，而闡發幽光也。顧驚喘甫定，人事滄桑。茲史倡輯自：「柔佛邦華僑紀念日寇南侵殉難僑胞籌委會」，幾經奔走校訂，其關於麻坡殉難史實，始由本會綜其成。所有篇中材料暨諸烈士傳略，亦皆搜自各方，而為後死諸君子所撰錄者。間或略而云簡，闕焉不詳自所難免。蓋前此籌賑會紀錄，及數字統計，早已災付梨棗，無從稽輯矣。

至若巨兇創子，迄猶法外逍遙，未聞落網；而諸公烈士之深仇大冤，則尚有待照雪於異日。興念及此，又不禁為之執筆泫然！

瀕茲史付梓前夕，謹弁數語，匪敢言文，亦所以追紀前烈，繼勵開來，聊誌哀思云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 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致祭文

維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十七日，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率領柔佛邦華僑代表，謹以香花旨酒之儀，公祭于前柔華籌賑總會故副主席，張開川，趙麗生，先烈，暨諸殉難僑胞之墓前曰：

島夷暴戾，功略炎荒，獸跡所到，日月無光，  
籌賑領袖，與土偕亡，愛國黎庶，同遭禍殃，  
集體被戮，四載沉冤，屍山血海，身似羔羊，  
遺骸未瘞，萬眾心傷，奉安立石，永誌忠腸，  
魂歸西土，氣凜南疆，佳城已卜，安息有鄉。

際茲東夷降伏，南國重光，攫三島之櫻花，虔備祭禮，裹一州之忠骨共建巍碑，於是黃花崗上，永留異地之表旌，碧草坟前，長供後人之憑吊，紅羊劫止，足慰英魂於泉臺，黃鳥歌殘，難贖生身於陽世，精神不滅，功垂衛國之魂，正氣長存，威鎮柔南之域，而今岡巒聳翠，呵護骷髏以長埋，林木蒼梧，叨蔭殯宮而生色，舉州公祭，哀泣墓前，靈其有知，來格來享，悲夫！

尚饗！

## 柔佛華僑公祭殉難僑胞祭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柔佛華僑代表謹致誠盡敬，公祭于日寇入境殉難僑胞諸先烈之靈曰：抗戰勝利，華夏光明；追念先烈，為國犧牲，日敵南進，暴戾橫行，鐵蹄所至，屠殺毒刑。屍拋原野，地染血腥；荒丘草瘞，荊棘叢生。佳城未卜，難安僑情；籌備公葬，以慰忠靈。謹收遺骨，留待表旌；如黃花塚，勒石誌銘，報功報德，永紀群英。扶桑覆滅，掃穴犁庭；九原有知，足慰幽冥。尚饗。

## 追悼麻屬殉難僑胞祭文

嗚呼。悲浩劫之降臨兮。日寇猖狂。與德意而勾結兮。互拓戰場。禍我國及世界兮。搗亂四方。襲珍珠之海港兮。突竄南洋。入馬來以肆虐兮。鐵騎蒼黃。嗟麻坡之不幸兮。波及災殃。竟大殺而特殺兮。如虎如狼。痛華僑之遇害兮。殄我忠良。無老少與男女兮。同受摧戕。等揚州之十日兮。一樣淒涼。嘆時日之曷喪兮。及汝偕亡。幸聯軍之會師兮。撻伐大張。果屈膝而投降兮。敗走倉皇。喜三年之淪陷兮。天日重光。緬諸公之殉難兮。疇弗悲傷。配忠肝與義膽兮。終古流芳。茲獻花而致祭兮。追悼徬徨。冀魂魄之有靈兮。鑒此哀腸。嗚呼哀哉。尚饗。

## 麻屬殉難僑胞公葬祭文

麻坡中華公會

維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十六日，麻坡中華公會暨全體華僑以清觴之奠，致祭於日寇南侵我僑胞殉難諸先烈及家屬之靈曰：人之死生常事也，而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者何也，是死雖死，亦顯有別矣，急公好義殺身成仁者，重之，叛逆通敵而死者，輕之也，所貴者節操，所輕者無恥，岳武穆精忠報國，垂範千年者忠也，諸先烈於抗戰建國之際，各獻所能，各盡所職，同心協力，共禦外侮，本軍民一體之意旨，雖僑居異域，不甘後人，及地方失守，寇軍所至，姦淫殺戮，骨曝遍野，諸先烈竟因愛國而被捕，或及戚族朋黨，雖婦人小子亦不倖免焉，其政之虐，刑之酷，死之慘，草木皆悲，天地為愁，嗚呼！骨肉人之親也，兄弟情之至也，友朋鄉黨，誼之深也，乃拋妻別子，棄父母兄弟，從容就義者，氣節使然也，諺云：國之興也，士必有節，使後人仰其節，敬其忠，佩其勇，哀其遇，此不屈不撓之精神，表揚國家民族之意識，直可矜式千百世矣，今者，柔佛紀念殉難僑胞籌委會，為諸先烈及家屬遺骸，卜葬於柔佛之亞依淡之陽，以慰英靈，而昭忠烈誅曰：一州之表，萬事之英，尚饗！

## 麻坡僑領殉難之前後

冤血九原應化碧 陰燐千載自沉紅

提起筆來，就覺得心驚肉跳，喉間嗚咽，不知從何寫起。人類有史以來，專制暴君的鼎鑊刀鋸；異族外寇的炮烙鐵鞭；以及歷史上最殘暴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慘酷無情，也不過可想像中窺見一斑，只有這廿世紀的大劊子手，日本軍閥，其殺人不眨眼的鐵腕；的確為任何時代所罕覩，而出乎吾們所能想像以外的。野蠻，狂妄，殘忍，慘烈……，在所有字典上面，吾們已難再找比這更加殘酷的，來形容日寇的瘋狂，和描寫這燬滅性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記得武漢合唱團在麻坡演唱的時候，曾有一幕話劇，描述日寇的殘忍無道。劇中最緊張的場面是：殺人丈夫，淫人妻子，最後還高舞嬰孩，然後以刺刀迎刺戮死。當時觀劇的僑領，固然痛恨敵人的殘酷，但總以為那是戲劇，是宣傳；以為殺人是有的，也許不至就殘酷如此。誰知這殘酷之力；終於臨到他們的頭上來了。天啊！這是什麼一回事呀？

一九四一年之冬十二月八日，敵人在新加坡丟下第一顆炸彈後；馬來亞的命運，已如風中殘燭，但人們的心理，雖感威脅，尚還鎮定。到了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一日，麻坡開始遭受敵機狂炸後，人們才覺得局面的危險；已瀕無可挽回地步，這才有點感到恐怖。十三日，大家便開始疏散，疏散的地點，都在距離麻坡七八英里至二十英里內外，出人意料之外，這幽靜美麗的小城市；於十六日便開始陷入敵手了。

這時候，市區除了極少數的趁火打搶之徒外；僑胞是完全絕跡了。領導柔麻救國籌賑的七常委和各科主任，也都疏散於各安全地帶。張開川，李天賜於淪陷前兩日，避難新加坡，曾想設法逃出馬來亞；但都因家屬關係沒有決心，同時逃生之路也似乎經已絕望，結果只得又從星州退回柔佛，寄寓於振林山膠園內，鄭文炳，鄭友專，顏迥華，林太宗等；皆結伴逃離玉射種植公司內，而文炳長子明月則避港尾、羅美東和眷屬搬往巴冬、林照英則住巴莪。潘斯到，陳和尚和我們，則住巴口山仔頭之難民營。在這一個多月間，大家都在膠林裏度過最艱難的舊曆新年。雖然這生活是集體的，並不感到如何寂寞，但因時局之突變，戰局的危絕；兼以砲聲機影的喧震；各人臉上皆蒙上一重沉鬱，神經極度緊張。那新加坡報紙來路經告絕，人們的時事消息。只有仰息於收音機了，起初收音機所到的消息，不是說強有力援軍經已開到便是說決使新加坡成莫斯科，語調堅強，大家興奮，但到白思華投降那天，人們顯然感到懊喪失望，同時也覺得大家的命運，不知老天將要怎樣安排；就在劊子手山下奉文開始總攻新加坡前一天，李天賜和他底夫人，匆匆地從振林山坡被趕回原處來了，李君報告了許多聞見，和敘述許多敵人猙獰的面譜，也還說及北馬一帶被蹂躪的情形、和各地袍笏登場的消息；但卻也表示他個人的態度，他的意思是應該堅決保持『麻坡精神的』。不過，這裡卻另有一二動搖份子，正在計畫來一個「小袍笏登場」的陰謀。有一天，我們的難民營，突然發現敵蹤。當雄赳赳的敵憲兵數人進入營裏時候，大家驚皇恐懼，手足無措，正在進退兩難的關頭；那抱著英雄主義留有東洋鬚的X君，和他的拜把妹子X校長，於是乎翩然出現了，X君的十足日本風度，加上X校長的流利日語；使猙獰的敵憲，態度大為改變，在他她周旋之下，敵憲僅稍微看看探探，便寫給一張「軍器檢查濟」的字樣，便悄然的走了。靈符一道，合境平安。於是乎大家便開始對他她尊敬，而他她也色然自豪，心理上起了變化，飄飄然似有斡旋乾坤之想了。

因為各僑領的恐懼和決心，雖然新加坡已被占領；但麻坡市區仍無人出面維持局面，這種不理不采態度，顯然使日寇大感憤懣。這時，那逃匿港頂的日本間諜山崎氏，已經榮譽地重回麻坡，同時還帶來一個頭銜—憲兵，亡命數月，一旦得吐氣揚眉，自然是權威無比，驕傲一世。據說，他來麻坡的第一天，就開出一張清單，對巫人表示要報復華人。這在視華人為猶太人的馬來人，眼巴巴的想從新主子的手中，掠奪些華僑財產，當然是『落井下石』。但英雄主義的X君，卻有了敦睦邦交的路徑。他靜悄悄地和他底義妹跑到麻坡，拜候新頭家—山崎，自然免不了有一番酒筵金錢酬酢，不知怎地，一接即洽，山崎居然禮賢下士，更奇的是山崎居然效桃園故事，和X君結起義來，理由是兩人面貌太相像了。於是乎

風調雨順，天下太平。X君奉山崎為『陛下』，山崎尊X君為華僑新領袖。接著X君便假XXX公會為辦公處，掛起了治安會招牌，佈置起行轅來了。但問題並未解決，X君似無人望，而山崎卻也別有懷抱，便想出一個計謀，雙管齊下冀一網打盡所謂重慶派抗日份子—麻埠僑領。他知道巫人警長仄挽，最與華人領袖有交情，便叫仄挽連函召請張開川來，張被迫不過，便來見仄挽，仄挽曉以利害，說新主子不壞，地方不能不維持，華僑也不能不歸返市區各安其業，建立「共榮圈」。在生死威脅之下，張君只得從其所請，便以中華公會名義，一面勸告市民回來，一面召開各幫僑領來麻會議，許是二月廿六日吧，首次會議開了，由X君報告說要組織治安會，大家不反對也不苟同，其次是說設立衙門需要金錢，引得各人面面相覷，結果仍得由有錢者首倡。老實說，人心不死，仇恨正深，提及錢之一字，雖然能力做得到，皆不願意。相持之下，無可奈何，李天賜先寫十元，鄭文炳也跟著寫十元，其餘到會的五元，三元的儘寫，不過百餘元。X君眉頭一皺，敢怒而不敢言。但說成績太差，如何進行得事。那時大家正恨敵人，只知不願出錢未遑計及到不出錢是否會牽連到不尊敬主子，不合作等罪名的問題。許是生死數定，無可挽救吧，那滔天罪狀，空前的殺戮，竟不折不扣的由「錢」引出來了，憲兵山崎，兵站站長少野都得知這回事，都以為這是藐視皇軍，不合作不協力的明證，是否山崎有無將這事報告上峯，不得而知。但事情之逐漸惡化卻是事實。翌日不知怎地，市區各街道和治安會牆壁忽發現反日標語，山崎很快的就知道此事；大家正為此事弄到愁眉不展，而皇軍卻已忍無可忍。廿七日早治安會通知各人說守備隊司令佗美少將(駐峇株巴轄)要來訓話，要大家於廿八日早到會接駕歡迎。不到的禍由自取，廿八日晨，當我們到治安會時，門口前後，已有攜帶重兵器之寇兵看守放哨，怒目裂眦，意在嚴密監視，生死間瞬，形勢緊張。但今天大家却的確到的齊，集坐會場，鴉雀無聲。移時，一位大尉銜的隊長古賀和另一位能操廣東話的軍屬來了。這傢伙火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令人看了，不寒而慄。隨手拿出一張名單，一跨進門就步入後堂，旋又和X君跑上樓去。那名單，在他上了樓去，終被我們在後堂偷偷看到，所有曾擔任過籌賑委員會的，都有姓名在上面，而一些著名僑領，和比較激烈熱心職員，都畫有⊙△V三種記標，而我和郭詩善却特別畫個S形，這使我們都感到不安，似乎已象徵出這些人的命運是凶多吉少，但大家卻不得不裝出很鎮定的態度，再一會兒，所謂急先鋒佗美少將，也於前呼後擁中蒞臨了。進門時，他先投射一道兇銳的眼光，使囚徒的我們，不自然的都站立起來，表示對勝利者無可奈何的「歡迎」這壞傢伙年紀約在五十內外，矮胖身材，配著一套適度的軍裝，頭上戴著日本式的布軍盔，狗唇上邊，兩撇東洋鬚，跟著領旁的兩顆金星在閃動；格外顯出他的兇暴情態。於是乎這「仁丹老板」便上台訓話，由那講廣東話的軍屬翻譯。他劈頭第一句：就罵我們是重慶派，蔣介石黨，反日份子，說是在東京就看到報，這裏援蔣最力，出錢最多，並抬出「籌賑模範區」五個字，要我們全體負責。接著他再說：當他們出征之前，曾有好多孤兒寡婦，要求懲膺麻坡華人，由其是麻坡，說是如果我們不援蔣，他們決不至於犧牲慘烈所以我們是仇敵，他們必將報復和懲膺。在說這話當兒，他還拿出一份東京朝日新聞，果然載有麻埠籌賑的消息和籌賑會委員姓名。最後他怒吼了一聲：說華人要澈底覺悟，為他們協力；否則，都要嚴懲，一陣痛罵後，狗身一閃，由X君和X校長陪上樓去，這午餐，據說是治安會招待，然而那傢伙堅決不受「仇人」招待，結果還掏出幾十元「椰紙」作為代價，表示並不白食，揩揩嘴，伸伸腰，還要我們向他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才一扭一撇地走了，餐後。那兇犯大尉古賀又來了，他一上台，先冷笑一聲，繼又朝向我們注視，然後拉高

桑(口旁)子說，我們臉色驚惶不對，定是有罪心虛，旋即攤開名單，劃上紅色鉛筆，點出張開川，李天賜，鄭文炳，鄭友專，顏迴華，林照英，羅美東，七個常務；說要請往峇株巴轄司令部，有事要問，繼又以威嚇的口吻，特別提出警告；說在七常務召問，其餘的人要連保並擔保常務家屬不逃跑；否則一人失蹤，全體要被殺頭。於是被向常委，便被押上軍用羅厘，呼嘯自去，這是大屠殺開始的第一砲，七常委被檢去後，大家憂心耿耿，預卜兇多吉少；都向 X 君詢問究竟？X 君擔保無事，然而大家仍很擔心，於是有人想出妙計。說是冠軍好臉。應該為他們舉行一個勝利提燈遊行，為他們捧捧場僑胞身家才有幾分保障。這建議立即被接受之，正在積極籌備進行中。三月三日，那兇犯大尉，又帶了許多獸軍，如臨大敵的來了。這次之來。又檢去了羅文漁，林彬卿，林春農，郭詩善，和鄭文炳公子明月女婿林太宗等，林彬卿的被檢，是因為在羅文漁家中，被搜去一本籌賑會第一期徵信錄，這徵信錄上面有全體委員名單，還有林彬卿一篇序言，序言內容，自九一八事變敘起，全是痛斥日本的非法侵略，和種種殘酷無道的罪刑，兇犯大尉和他的翻譯員在檢讀這篇序言後，簡直發瘋起來，立刻傳問林君，郭詩善係抵制日貨主任，平日愛國心切，言論頗為激烈，走狗們指他為共產黨，當他被捕時，大尉曾迫他供出同黨，郭君回答並無同黨，竟被毒打一頓，然後押上囚車。林春農并非籌賑會要員，但因被指為共產黨，於是便也被拘問，同時連他的老母，妻子，妻姨等十餘人；也一并押上車去，何益謙因膠業工友會關係，被指為該會主要人物，結果也遭同一命運。林太宗係籌賑會總務，鄭明月則因與文炳父子關係，兼又被目為親英份子；但據明月死前對人表示，則斷言有人害他。究竟何人？他並無指出。同時，那大尉還抓了一位建築工友會的職員白連德，沿街要補建築工友。這一天，不管工友非工友，凡與白君相識而在街上打招呼或碰面的，都被視為同黨，一律逮捕。而這一補，猶如泥牛入海，有去無還。這麼一來，鬧得滿城風雨，人人自危，大有朝不保夕之慨。大尉返峇株後，留下一位少尉名叫栗泉的繼續搜捕所謂抗日份子。這少尉胖胖矮矮，年約廿歲左右，滿面橫肉，暴躁如雷。但似係特務機關工作人員，出門私訪，都化裝華人，使人認不出廬山面目，他還在麻坡收了一個徒弟張天送，原係有名「皮溜」，此君無惡不作，全麻坡都是他底敵人，這次偶然得志，便大施其報復手段，凡平日得罪他的，此時莫不是被指為抗日份子或共產黨，幸得他底得志，僅只旬日間，終也被人告發，罪為冒名勒索，栗原大為震怒，親自押出開刀，劈做四段埋於英校運動場邊。一代巨慝，終不免也與「良弓藏，走狗烹」同一下場，不然麻坡吾僑其無瞧類矣。栗原在麻期間，日則化裝狗人，夜則軍車一輛，四出強抓婦女，載返洋房恣意淫辱。路人側目，閨女匿跡，真不愧為色中魔王之包天者。

特為冠軍排演的勝利遊行，定于三月六日舉行，當然不免有一番假象熱鬧。冠軍司令部為暫時安定民心起見，四日即將張開川，林照英釋放載返麻坡，一時僑胞們都覺得似有一線生機，張林二君雖然歸來，但因先受冠軍威嚇，禁止對任何人吐露被捕後之拷問情形，故堅緘其口，一語不吐；我們為恐再惹禍變，也不敢深詰，不過窺測張君神情，似乎極度惶恐疲憊，性子也顯然變得燥不耐煩似的。

六日那天，參加遊行的單位很多，燈牌也糊得五光十色巧奪天工，然而人們的表情是勉強的，苦笑，沉鬱的，一點不感興趣。不過人馬眾多，雜雜踏踏，冠軍卻利用這一齊聚的機會作為麻坡總檢查日，預先派遣若干查問隊，把守四路頭，準備動作，一面派那兇犯大尉，和一位能說馬來話的囑託松本繁太郎，並幾個副官之類；前來參加『大典』，上午遊行完了，總查問也從而開始，特別是四馬路及五馬路一帶居民，路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被押送中華學校籃球場看管，

然後綁來一位體無完膚的工人，叫他當場指出「歹人」。這一羣被檢的人們，連我底母親，孩子，族叔，堂弟等，五人也在裏面，我則和一班僑領們被扣在治安會，內外隔絕，出入都要請求特准，家人被檢的消息，使我憂心如焚。孩子們不知生死只在瞬間，在場內哭哭啼啼；儘喊著肚餓，使我母親聽了淚流不止，正當我們被扣在治安會時候，寇軍的總檢查已分三四隊進行，搜捕抗日份子家屬一隊，拘捕路居民的一隊，搜查公館社團的一隊，監視我們的又一隊，綜合最後所得消息，林彬卿一家連他的鄰居，（一個教員，一個上海木匠夫妻子女四人，一個潮州小販家屬）全都被押上車。顏迴華一家，聽得車聲一響，急從後門溜走，幸免被捕，鄭文炳家除次子明發，次婿李約南被捕外，餘皆倖免，林太宗胞弟金樞，好意為之開門也被拘去，但其家人子女適外出不在，幸告無恙。鄭友專一家，除三子適外出打彈子不在外，妻媳子孫及其親戚等都被全時拘捕。張開川本人一家，原寄居于文打烟路吳華山宅因探知二馬路他底住宅經已搜過，又預知寇軍將再去搜羅文漁家，深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便飭人通知其妻及子女等；從速遷回二馬路自己住宅，吳華山夫人感到恐怖，也挈子攜女跟著同走，那知劫數難逃，禍不單行，寇軍不搜吳君宅，卻反而重搜張君家，結果是張君夫人子女，連吳夫人及子女並亞嬭等二十餘人，統被帶上軍車，張君深恐家屬有失至於錯上加錯，卻真的池魚被殃了。至李天賜夫人陳金蕊女士，自伊夫被捕後，即奔走呼號，極力設法營救，不想她底行動，早已引起寇軍注意了，原來李夫人本身就是婦女籌賑會主席，平日熱心勇敢不讓鬚眉，在敵人黑冊表上，也被列為壹員抗日領袖，這次為救夫心切，特懇請X校長陪赴峇株，擬親入虎穴，說服虎狼，但這希望結果是粉碎了。當她歸返麻坡途中，敵司令部已預派壹駕羅厘隨後跟去，但李夫人並不知覺，迨她返到吧西柅廊接受兒女請安及親族詢問時，廊前的槍聲突起，瞥眼即見敵軍包圍而來。夫人情知不妙，但已無法脫險。其姪新來，適偕二子來此，眼見禍事臨頭，情急智生，急即折開沙厘板，先將二子拋出，然後自己也跟著爬出，左牽右抱，拔足就跑，因膠林之屏蔽，幸得脫險。敵軍於完全包圍柅廊後，即入搜其屋，結果李夫人，子女及工人亞嬭等三四十人；全被拘擄。敵軍這才勝利地凱旋了。同日下午，羅美東家除長子在馬六甲，次子在渝，長女留怡外，也都全數被捕。

經過大半日的檢查，所有列單的僑領家屬，大體都被拘到，株連的當然更多此數。一會兒，大尉復重行出現於治安會。開始查問我們這批人，查問的方式，如像小學生上課，按簿逐一點名。凡被點叫的，都要站立應聲「到」！頻這生死關頭，大家都嚇得魂飛魄散，一聲『到』字，要用千鈞之力，才得應了出來，結果，陳和尚，王金針被點去。

陳和尚的被點，聽說係在嶺南俱樂部搜到一封由瓊崖寄來的信：信中曾寫及敵人在華的暴行，陳君是屋主，據說應該負責。至王金針所犯何罪，至今仍弄不明白。陳王二君於被點到後，也被押送中華學校。而中華學校所拘的居民路人等，凡是臉色驚皇失色的也皆被檢。檢好了，被選的留，不中選的退。臨行，張開川重復被召上車，獨林照英無事，可說不幸中的大幸。

所有前後三次被捕的人，屬於籌賑會或較有聲名的，都被送去峇株囚禁，其餘僑領家屬和一些較不重要的人，都于三月七日，被軍用羅厘數輛，載到巴力峇九山處決。他們就義的時間，約在下午四時左右。敵人對這些義士，用刑之殘酷，真是慘絕人寰，而為神人所共憤。

這些就義的烈士，婦孺約佔其中之七十巴仙。就刑的地點，即在幽靜的膠園內，義士們于抵達目的地，就全被驅押下車，強迫背跪在『巴力溝』邊，然後，

喝一聲，刺刀齊舉，刀尖直指心胸，咆哮地猛力迎刺去，一刀不足，繼之二三刀；順勢以腳踢入溝中。前仆後仰，血花四濺，呻吟慘叫之聲，洋溢整個峇九山，引得附近人家；為之掩涕戰慄，稚齡的小孩，則由獸軍捉拋，然後迎上前刺殺。聽說其中有個小孩子極其活潑可愛，臨刑時駭極呼啼，聳身緊抱獸軍之腿，獸軍見其天真，忽有感觸，不忍下手，回頭斜睇在旁的指揮官，意思是代求憐赦。但不為獸官所同意，結果只得一刺了之，當開始用刑之時，天氣已在變化，太陽無光，陰霾密布。呼呼的風，吹撼整個膠林，迨至刺殺完畢，正在旋土掩蓋；暴風雨驟然大至，獸軍只得草草薄殮，匆匆離開。這暴風雨不只限於巴力峇九，就在相距離四英哩的麻坡也一樣淅淅瀟瀟，如像狂濤澎湃。那時我在家裡也正驚訝這風雨的狂暴，為幾年所僅見，突然地雷光閃閃，霹靂一聲有如最大口徑之長射砲發自頭上，震得屋地動搖，連我的孩子也失聲呼叫起來。此時此刻，我們並未得知烈士們經已就義，事後巴力峇九來人描述當時情形，並稱異那一聲霹靂，竟是起自烈士們就義地；而更奇的是雷聲響處，竟連近旁的一棵大樹，也連根拔了起來。曾記前朝有所謂「六月飛霜」，說是忠臣就義，天地含冤，不想這一霹靂，竟成後先輝映。從天地正義來說：烈士無辜，而寇軍無道。所到攻城略地，殺人如毛；滅族屠城，視為常事。志士英魂未泯，激為厲烈，那氣魂所衝，當然會使天地為怒，神人共憤了。只是雷聲霹靂，並未將寇軍擊滅；未免太便宜那些作惡為非，殘虐無道的人兒了。在這被屠的烈士裏有一位係何文皆的親戚；也是六日被檢去的。他被寇軍刺破頸間喉管，唯並未即死。遂於雷雨過後，從薄土亂尸中掙扎起來；移步求救于附近人家，人們看他可憐，曾餉以粥湯，但因喉管洞開，不能下咽。他有氣無力的敘述當時可怖情景，但因流血太多，不及救治，終于翌日長棄人間，這烈士們就義的所在地，因掩蓋太淺，尸骸漲腫暴露，已為野狗園豬所噬食，更以一班貪婪巫人之翻掘檢拾金飾紙幣，弄得衣髮骸骨四散狼藉；大小顱骨歷歷可數。直至所謂「天長節」過後，我們才請得當地警備隊長的許可，僱人將骸骨收集一處，堆土立碑，作為標誌，稍盡後死者些少些職責罷了。

至于被拘在峇株的僑領們，雖延至三月十八日才被集體屠殺。但在拘禁期內，亦幾乎每日慘受拷刑，據唯一獲得開恩釋歸的林照英所述：在起初被拘的二三日，他們都在一處，似乎尚得優待，每日都有烟抽，當時那位囑託一松本繁太郎，曾私訪他們表示如肯獻金七萬元，保證全體可以獲得釋放，但這表示使他們並不感到興趣。因為他們覺得愛國無罪，且生則全生，死則同死；如以金錢贖命，未免可恥，後來松本自動減價五萬元，他們終於也不得不看風色。

但最高限度，每人只能各出二千元。自此以後，松本再不來訪；而他們也泰然自若，誓志不移，勝利遊行過了，張開川重被拘來；他們便被移禁各自一間彼此完全隔絕，而被毒打拷問也就日見頻煩，他們並不推諉，寇官問及救國援蔣的事，他們完全承認。最後寇官表示可以釋放他們，但交換條件是：每人須供出激烈抗日份子一百名，他們回答說：如果籌賑救國有罪，則所謂抗日的中堅就是他們幾個人，何來那末多的抗日份子！

峇株僑領趙麗生，更堅決勇敢地說：領導抗日的就是我，要殺殺我，何得牽涉別人。視死如歸的決心，溢乎唇舌眉宇間；的確不愧鐵血男兒。這麼一來，寇軍雖不斷的拷問，他們寧願自己成仁取義，始終不願連累任何人，尤為有膽有識。如此持曠延宕，寇軍終於接到上峯命令，著將麻埠被拘僑領就地處決。他們便於三月八日早晨，從容赴義，慷慨地為國犧牲。聽說山上奉文，還特地為此事親來主持。就義的地點計分二處，一在宋加蘭路三英里半，另一在五英哩半，前一處共十四人，即張開川，鄭文炳，李天賜，鄭友專，顏迴華，林彬卿，鄭明月，林

太宗，趙麗生，陳培輝，王季鑾，許思恭等。後一處共十八人，即羅文漁，羅美東，陳奇木，藍搏萬，白成桂，張瓊生，劉章僻，陳炳漢，董怡全，張文鳳，陳益利，周細粒等；林春農，陳和尚，王金針，何益謙，陳傳興，鄭明發，李約南等未明，據測亦在此處，用刑之先，他們都被鉛線細綁兩手兩足，平排跪著然後用機關槍掃射，一時哀叫之聲震動山谷，其中鄭明月，周細粒二人雖被射倒，但不中要害，然卻仆地裝做已死，不幸的是鄭明月，因與趙麗生比連，趙君因痛極慘叫，身手極力掙扎，為寇軍再從胸膛刺之以刀，同時也順便望鄭君大腿猛劈一刀，然後奏凱歸去，鄭君據說腳筋登時兩斷。雖流血很多，但因他體格素健；尚極清醒於奮力掙扎後，便從死裏逃生，爬向附近膠園內，尋覓一處人家止息，那人因係相識，便把他藏匿起來。唯因恐怕走漏風聲並不敢延醫救治，僅購些簡單藥物，自己治癒，全時也差人蜜告其家人，他的公子還潛來侍候，終因細菌侵入傷處，延至五十餘日，便也溘然與世長辭。他與林照英全危異難，一個是死裏逃生，不幸中之大幸；一個是生中逃死，有幸中之不幸。

此外，也還有麻屬班卒僑領梁東明，唐明達父子，及麻坡籌賑會抵貨檢查員鄭金龍等；于最後也一同死難。梁東明、唐明達父子係憲兵山崎親自逮捕，未及押回麻坡，即在麻班中途之紅毛園槍決。致死原因，梁君係面詆山崎，痛斥日本之野心；而唐君則因不售咖啡與山崎，被認為反日份子，非殺不可。

至鄭金龍則于較後被捕，對抗日抵貨工作直認不諱，但堅決表示不為敵人利用，也不株連他人，敵人無法，終于投之獄中，就刑前，鄭君曾引吭高歌唱愛國歌曲，末了還大聲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蔣委員長萬歲，當時同被囚繫在獄的吳志賢君，曾聽到鄭君如此口號，鄭君真不愧為一個忠勇果敢的愛國烈士！

麻坡僑領之被屠殺，死事最烈最慘，而其滅族誅家的兇暴手段；也開創馬來亞殺戮之最高紀錄。那末，麻埠僑領為什麼特被仇視呢？第一，是麻坡籌賑成績，曾蔚成全馬風氣，而為日政府所注意。第二，麻埠僑領曾主持領導石原鐵山的華巫罷工運動；使產鐵最多的石原會社陷於完全停頓。那曾任石原鐵山經理後又隨軍南侵的日本人在吉隆坡曾對人表示謂其如抵柔佛，將對麻埠僑領大事報復，以了卻幾年來他底心中積恨。第三，昭南時代日本憲兵部台人王太原，於戰前曾因其台灣戲班在麻坡受抵制，塗烏油，弄到戲塌人散；知為僑領所主動。這次得志重來，已抱報酬雪恥決心，因他於新加坡攻陷後，曾來麻指名拘人。敵軍投降前，他調任馬六甲憲兵部，曾對人表示說：麻坡的僑領的被殺，係出他的計畫。第四，負有間諜使命的山崎氏，在麻曾受一般華僑的晦氣，同時又最熟識麻坡情形，所以在他盛怒之下，認為麻坡華僑該當殺盡，拔茅連茹，自無遺類。

嗚呼！死者已矣。但四年前的舊事，猶歷歷在目，如像昨日，烈士們的英勇慷慨，至今回思，仍鮮明活潑，縈于腦際，現在，敵寇雖已降伏了，但烈士們的忠骨，仍無安葬之所，烈士們的深仇沉冤，仍未洗雪報復，那劊子手下奉文，佗美，古賀，山崎，王太原等；也還逍遙法外，自由自在。英魂未泯，該應屬在？也將如玉泉山的關雲長，一顯聖靈吧。

李冰人作轉載檳城北斗日報卅五年二月九日

## 麻僑報國的一頁血淚史 李冰人

### 一、懷念著偉大的領導者群

為了紀念淪陷時期死在日寇手裏的愛國殉難僑領僑胞，麻坡中華公會要出版一本『麻坡華僑義烈史』，著我搜寫些有關麻僑籌賑抗日的史實，這真是一篇不容易寫的文字。不用說一些關於麻華籌賑抗日的紀錄，都在淪陷時期焚毀無遺，

即如曾經領導麻華籌賑抗日的僑領們的過去光榮事蹟，也都因僑領全家殉難，資料無從搜集，其間所寫的傳記，大部闕而不詳，但此中值得一敘的，即是，僑領們的死難殉國，直接間接都跟主持領導籌賑脫不了關係，換言之，他們生前是瘁力於愛國運動，所以「死」也就在這愛國兩個字，沒有『七七』的事變，當然不會有籌賑會的組織，沒有籌賑會，當然不會發生轟轟烈烈的愛國抗日運動，也許他們不至於為國死難，想不到，僅僅為了愛自己的國家，就會遭了日寇的猜忌。也想不到，僅僅為了『籌賑模範區』幾個字，麻僑死事之烈，竟較任何一個地方來得慘重。如果說「天道不常」的話，那末侵略無道的軸心國家為甚麼會『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呢？如果說「天網恢恢」的話，那末殺戮華僑的劊子手，又為甚麼直到現在還「逍遙法外」呢？臨著這「義烈史」出版前夕，我們緬憶著殉難僑領們的義勇英姿，和他們從容赴義的壯烈，真有：「冤埋赤族成仁易，血寫丹青下筆難」之感。

現在，大屠殺已成過去，而義士們的血跡還斑斑在目，追想過去的籌賑工作，雖說是殉難僑領的領導有方，但如非全麻僑胞的一致警覺，精誠團結，也決無這種偉大的驚人表現，所以說：全麻五萬僑胞，是造成「籌賑模範區」的細胞，而殉難僑領們，都是造成這無上榮譽的靈魂。僑胞們替僑領們創造了一腔浩然之氣，和鍛煉成一種忠貞無二，毀家紓難的決心，而殉難僑領們，卻也替五萬僑胞寫下一頁可歌可泣壯烈慷慨的血紅史詩。這忠勇的表現，正就是青史所流傳的「國族靈魂」和「天地正氣」啊！

筆者無文，很久以前就想替殉難僑胞們寫一篇闡揚義烈，繼往開來的文字。現在，適逢「義烈史」行將付梓，也就拉雜搜來，憑記憶所及，追述一些關於麻華過去對國家所貢獻的事實，既以「瞻望過去，惕勵來茲」，使生有所「思」，更盡其對國家未了的職責；同時也用以紀念殉難義士，使得他們也明白這一次的死難，雖是「冤含草木」；然而這一死之於「籌賑模範區」，卻正是「大義大節」，足以芳傳萬古而名垂史帛的了。

## 二、籌賑工作的紀錄

聖戰幕序揭開，剛是蘆溝橋畔炮聲的首響，那報章上斗大的標題，無異是警惕刺人的信號。麻坡華僑之於日本帝國主義，向來就深惡痛絕，視如毒蛇猛獸。也曾於濟南五三慘案發生時，燃起了「敵愾同仇」之怒火，並為那時的籌賑工作盡了最大的努力。這次「七七」的警耗，麻僑翻讀過去日本侵華的檔案，預測國族未來的危機，那老大故國的烽火，居然像原子彈一樣，灼傷了每個麻僑的心坎。雖然，自己是寄居在盟邦的領土，論理是應該恪守當地政府的法律。但麻僑為了愛國心所驅使，卻顧不了這些，自然也更不同外埠是否也要一致行動，便於「七七」事變後的一週內——「七一三」，首由麻坡永春會館召集永僑，組織了一個「救濟祖國難民會」，並即日發動永僑募款運動，咄嗟間便募到叻幣一萬元，而於七月十五日及十九日先後匯國幣二萬零三百五十元，交中央財政部收儲。這是南洋僑胞首批匯抵祖國的義款。

麻坡永春會館這「一馬當先」的義賑消息在星洲各報館發表後，跟著麻坡的其他社團如漳泉公會，廣東會館，自由車商會，東北區，東甲，武吉巴西，砂益，班卒等地僑胞，也都急起直追，紛就各屬鄉僑進行如火如荼的募款運動。這一次，開南洋各屬最先的義款，總數國幣一十九萬九千八百餘元。雖這數目以視後來武漢合唱團的義演，成績有「小巫大巫」之感。然而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天荒突破」的了。等到麻華這幾批的義款匯出後，於是星洲，馬六甲暨其他地方，便也先後繼起，獻捐義款，慢慢地，全馬各地也都有了籌賑會的組織，假如說蘆溝橋

是中國替同盟會首先揭起反侵略旗幟的話，那末，麻坡永春會館漳泉公會，廣東會館暨其他社團等的「機制於先」的義款；無疑地也是南僑籌賑祖國的『原子炸彈』了。

義賑的首幕是個別的行動，當這一幕尚未閉起後，那第二幕有步驟的集體組織也於七月十九日跟著產生了，那便是始終站在『籌賑模範區』金字塔上領導麻華籌賑抗日直至日寇南侵為止的『麻屬華僑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啊。當籌賑會工作正將展開之際，那勸募自由公債的明令，恰好也頒到麻坡。於是各社團秉著過去的組織機構，又重新肩著勸募的責任。勸募之結果，永春會館榮獲冠軍，計國幣三十二萬六千餘元。其次廣東會館，成績二十二萬五千餘元，再其次漳泉公會，成績十萬二千餘元。總數是六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五元。雖然，當勸募之初，我政府曾指說這公債將於抗戰勝利後本利歸還。但此時麻僑的心理，仍視為捐助義款一樣，甚而有的還將購後的公債票重行獻出，這也可以窺見麻僑愛國心是如何高漲的了。

麻華籌賑會步入抗戰第二年，工作既越見緊張，方法也愈見劃一，自然籌款也愈見努力了。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民國廿七年)，為了籌劃長期出錢的辦法，還召開首次全麻各籌賑會代表大會，情形熱烈，前未之見，即大會門口的聯文，也很警惕入目：『事變不尋常，天教全局棋秤，獨操勝算；』『精神大團結，羣作中流砥柱，共障狂瀾；』那是林彬卿先生的手筆。現在『棋秤勝算』，的確我已『獨操』，但林先生卻早已壯烈犧牲，未之能睹，這該是一件令人難以忘記的傷心事！

經過了這一次的大會後，大家對國族的認識更加深刻，對輸財助餉的義舉更加重視，認定要長期支持抗戰的力量，唯有普遍的推行，常月捐務使全麻五萬僑胞，上至資產階級。下至勞動階級都能各盡其力，普遍出錢，並定常月捐徽章以資辨識，不佩帶此章的，大抵都要受人輕視，這樣一來，義款有取之不竭的來源，自然麻僑對國家應有的貢獻，也就斐然可觀了，除此而外，也還時常抓住機會，舉行特別捐之類的募款運動，來爭取更多的義款。這名目之在麻坡舉行的，計有所謂報效捐，義賣捐，棉衣捐，雨衣捐，醫藥捐，小組籌賑，義演義唱，一日捐，紀念日獻金，和婦女界的方面的特捐等；每一次的成績，都有優越的表現，也都曾經在報紙上公布過。其中最引起全馬僑界震動的，莫過於武漢合唱團，和迎吳獻金。武漢合唱團之在星洲義唱，麻華籌賑會就認為這是鼓勵僑胞出錢的絕好機會，當該團尚未抵麻之前，先曾在全柔各地演唱過，也都有很好的紀錄。但麻僑卻存有一種出錢競賽心理，以為縱使不能在全馬造成超越的成績，至少須在全柔造成一個最高紀錄，故當該團蒞麻之時，籌賑會的奇特宣傳方策，遂普遍引起全麻五萬僑胞的注意，計該團在麻各地演唱一星期，那賣票成績居然達到國幣數十萬元，造成星柔間的最高紀錄，而記錄的創寫，幾乎都成功在拍賣花籃那一幕，因此，全馬的僑眾都興奮起來了，在準備創造他們的突破紀錄，南僑總會和全馬各報紙就也皆發文著論，把這奇蹟擴大宣傳，而譽麻為『籌賑模範區』。麻華獲得了這種榮譽，並不自滿，而為要保持這一種寶冠榮譽，時時都在計畫發動更偉大的突破紀錄。自然，這一有利祖國抗戰的舉動，我們興奮了，而敵人卻異常憤懣。敵諜居然密告麻坡是南洋『反日』的急先鋒，東京各報也特別刊載麻坡籌賑和他們目為「抗日」領袖們的消息。同時，在華陣亡敵軍家屬，居然要求首相(東條)，提出「懲膺」報復，這是敵寇南侵的導火線，也即是麻坡大屠殺和僑領受戮的原因，現在時過景遷，追想這一幕慘劇，心頭還有餘痛。

迎吳獻金，是麻華另一幕傑作，這並非麻僑有所特媚於吳，主要目的，倒是

在于利用他這一來，為抗戰多募籌一些槍彈。可惜的是：當這一幕尚未結束前，而敵寇卻已侵馬了。

手頭缺乏參考數字，關於麻華在這次大戰中所貢獻於祖國的究竟若干？目前無從統計。不過麻華的熱忱和努力，卻為全馬所週知的事實。造成這種籌賑競賽風氣，雖說是全麻僑胞一致協力的結果。然而殉難僑領們的耿耿忠心，以身作則，其領導之功卻不能泯沒，今日義士身殞，奇冤未雪，而國家局面依然破碎，僑胞團結，反不如前，種種困難，橫溢眼前，叫我們怎樣對得起地下的義士英靈呢？

### 三、經濟制裁與肅奸運動

這是麻華另一種致敵死命的利器。

當祖國抗戰全面發動後，麻華籌賑會覺得單只出錢還不夠，應該拿出一種更有效的制敵武器，配合輸財救國，雙管齊下，於是抵制日貨與肅奸運動，便著展開了。本來輸財助戰與抗制日貨，原為當地法律所不許，原因是當地政府在當時還標榜著中立的政策，誠恐這麼一來，將有所開罪於日本。然而華僑卻也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既然你有法律，但總嚇不開我的熱心，第一個難題，明明是出錢買槍彈打日本，卻美其名曰救濟難民，自然，這是國際公例，當地政府不好干涉，但政府曉得僑胞的棋步，便事先三令五申，說不許有其他進一步的動作，這當然是對杯葛運動先下一種警告，不過警告儘管警告，而麻華的抵制日貨，卻終於付諸實行了。

麻坡是柔佛最大商埠，除華僑外，巫印等民族數目還不少，誰都知道，日貨的傾銷，是在低廉兩字。正因為他的低廉政策，使得他的貨物幾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麻坡這一地方，除了華印商人傾銷日貨外，日人也還有幾家「土庫」開設在麻坡市區。籌賑會知道日貨日常用品之在麻市，幾佔百分之八十巴仙，為制裁其經濟命脈起見，就在籌賑會中設立一個機關，叫做調查科，名曰調查，實則執行抵制工作，首先採用了一種規勸方式，使僑商良心發現，自動不購買日貨，但利之所在，自動抵制的固然眾多，而陽奉陰違的也還不少。調查科於是就縝密偵訪，使全麻各僑商的入口貨物，都要先經檢查，然後方許出售，假如當場被檢出有日貨時，除貨充公外，還要科以鉅大罰金，無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私運貨改裝的，依然原原輸入，但這經紀僅為極少數商人所操縱，於是調查科就想出一種懲辦對策，首先予以店鋪淋塗人屎或烏油的警告，其次便是割耳朵了，這樣雷厲風行，日貨的確是逐漸絕跡了，但華商不售日貨，而印人卻反大見活躍，印人而外，也還有日台人經營的土庫和藥房等，至是，調查科也就轉移其目標，經常派人在印商和日商的店門附近，予以嚴密監視，這樣一來，華人顧客是絕跡了，剩下來的只有巫印人，到了最後，居然連日印商店也有淋烏油的發現，日印商人只得投訴警局，但卻抓不到主持其事的人，最後的一幕，竟連巫印的顧客，也有當街被淋潑人屎烏油的，於是消息轟傳遐邇，也就無人敢公然進出日印商店，這樣，他們的店門已是門可羅雀，慢慢地印商只得改營他貨，而日人商店，除了池崎商會而外卻皆關門回國，日代理領事雖有屢次對當地政府提出抗議，但事雖出乎有因，卻仍查無實證，日人只得徒呼奈何罷了。

「七七」事變不久後，日人醫院的中山氏被召返日，該院頂與印籍醫生，另外一個牙科醫生，直到南侵時才自動離去，至於台人所開的醫院也有一家，這一家醫生自認祖籍福建，平日皆與吾僑往來。對僑團公益事業，也都有求必捐，尤其體育事業更為熱心，全面抗戰後，他與普通僑胞一樣，也自動輸財，獻金，並且還任長期月捐，但為避免日人干涉，他所出的錢都用假名，因此，麻僑特別同情他，經濟制裁並不包括他在內，然而麻僑之對一切日台人，卻的確一律予以嚴

密監控，即所有外來生疏客也予特別戒心，經常有人跟他，蓋恐他們反宣傳也，記得曾有一次，一個台人組織的戲團來麻，調查科也一樣予以抵制，並且還淋他烏油，後來那個團主，便函籌賑會自動報效義演，結果籌賑會接受他的要求，但他的營業並不因此好轉，最後走時還須向人借盤費，該團離麻後，曾到什廊一帶表演，也一樣遭到淋烏油的制裁，那位團主便從此消聲匿跡，誰知道當日寇佔領星洲後，這位團主居然以憲兵的姿態出現，來麻的第一件「下馬威」，就揚言報復，列單要抓從前主持制裁他的人，一時曾得罪過他的人，(未被日寇殺害的)，都遠匿內地，以避其鋒，但也被他搜捕去好多人，日寇敗亡的最後一年，此君任馬六甲憲兵部，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著名馬六甲愛國十君子的死難，據說就是出於他的陰謀，這位劊子手曾對人表示過，麻坡僑領即是死於他底手裏，同時他還道出真言，說他曾經畢業過東京間諜學校，那次南來演戲，實際上是幹著間諜工作，麻華的肅奸工作，就只被他漏網，他為誰，即是名噪星柔甲一帶的所謂東憲兵部魔王——王太原也。

麻僑的制裁工作，也有兩樁大事值得一說的，其一是間接援助龍運日人鐵工的罷工運動，另一便是襄助柔華籌賑總會主持峇株日本石原鐵山的罷工運動，石原鐵山原是日人在南洋經營最大的鐵礦之一，日本製造軍火的原料，多半仰給於此，就當地的環境來說，這鼓動罷工的工作相當鉅艱，稍一不慎，就會引起嚴重的意外，但麻華籌賑會卻不遑計此，終於襄助柔華總會，克服種種困難，完成這聳動國際，制敵死命的鉅大工作，當罷工成功以後，峇株河口再不見日本鐵船的影子，自然這一幕的傑作，我們慶幸，而敵國卻大為憤怒，南侵之役，麻坡峇株兩地僑領僑胞的死難特別多者，原因便肇禍於此。

麻華籌賑會主持下的經濟制裁和肅奸運動，在非常困難環境中做得有聲有色，非常微妙，但負責這工作的人，卻格外招致物忌，寇軍一至，列冊要抓的，調查科的份子为主要之一，血債的總結，該科主任，郭詩善，科員鄭金龍等，便于此役壯烈殉難，其餘的倘非深匿不出，恐怕也難逃這一浩劫罷！

#### 四、回國服務及國民外交

抗戰的第二年，沿海幾個主要口岸，非被敵人佔領，便被敵艦封鎖敵人正在企圖斷絕外援，削弱我們抗戰力量聲中，那轟動世界的偉大工程之西北國際公路和緬滇公路，卻已著手開闢了，這橫斷大陸內地的大動脈完成後，祖國需要許多人才，尤其是機工方面，南僑總會秉承中央的意旨，便又來一回徵募機工服務的運動，這呼聲激激馬來亞每一個愛國機工的心坎，麻華籌賑會繼著了也就響應起來，自然，舉辦這一件工作，雖非鉅艱，也並不容易，第一，是經濟問題，第二是機工家屬問題，第三，是機工自身的技術，學識和體魄問題，籌賑會面臨這種問題，都一一審慎的設法解決，機工經人擔保被錄取了，先須受一番精神的檢閱和訓練，其次便是製裁劃一整齊的制服，麻華籌賑會就在這一急切呼籲之下，一連徵募了三批機工，分批遣派回國服務，最難能可貴的，是在這些機工中，竟有一位曾經做過百萬富翁的劉貝錦先生，劉先生事業後來雖遇到挫折，但他這一次的自動參加機工集團，卻的確是為愛國熱忱所激動，很想趁這機會，為國家幹些應盡的工作，他在麻坡，也算一聞人，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有兄弟，有產業，有成群的兒女，當他拋家別子跨上征途的時候，他的妻兒兄弟們；都牽衣把袂，含悲想挽住他的征騎，但他卻堅決存了：「匈奴未滅，何以為家」的念頭，紅了眼眶，灑幾行熱淚，便這樣地掉首不顧，昂頭歸去，到現在人家紛紛復員，而他卻仍然呼吸在祖國的原野上，雖則生活潦倒，經濟窘困。但他卻不聲不怨，麻華籌賑會抓住了僑胞愛國的心理，發揮了救國的最高力量，機工們也就秉著這一腔

忠誠之熱忱，萬里長征，奔赴國難，此該是一件令人感動的激昂。也永垂不泯的偉大史蹟阿！

除募送機工而外，麻華籌賑會也還配合著祖國求才的企望，選派介紹僑界青年回國從軍，其間如林天雄(林彬卿公子)李文龍(李天賜令姪)，楊清明，林纘榮，(林永芳令姪)等；都先後回國，在中央軍校畢業，現都在祖國軍旅服務，曾經馳騁過各戰場，出生入死，冀為麻華爭一光榮面子，其中最值得一述的，莫如武吉巴西蕭德清先生，蕭先生畢業杭州笕橋空校，抗戰後，曾在我大領空展過身手，筆者於廿八年曾在成都晤到，那時他正任空軍士校教官，勝利光復以後，接到來自祖國友函，才曉得蕭先生已於勝利前幾個月，親駕美機在武漢上空光榮戰死了，像這樣的壯烈為國，在蕭先生的家屬固然不免悲傷，但在國家上面他顯然已克盡匹夫職責，而為麻僑創造了一頁光榮的紀錄了。

在聖戰在長期進行中，不但我們的祖國政府難關重重。即我們旅居柔佛的僑胞。也一樣感到困難，原因即是我們居留所在，並非祖國，而是友邦的領土，我們所想到，不但要顧到我們本身的團結，而且還要顧到當地政府的秩序和友誼，尤其是馬來民族的同情，馬來民族頭腦簡單，對中國的抗戰，起初大抵聽受日本片面的荒謬宣傳，故多曲解和漠視，麻僑面對這種難關，只有抑制自己的情感，並推行國民外交，極力設法與之親近，並供給予正確的消息，竭力爭取他們的友誼，遇到蘇丹的誕辰和馬來人主要的紀念日，我們總是熱烈慶祝，抗戰期間，更幾度為他們蘇丹誕辰，搭造牌樓，並提燈慶祝，果然，這一種國民外交竟漸漸地改善巫人對我的真誠態度，至於盟邦英國方面，事實上他是馬來亞的統治者，我們的態度，自然可以改善他們對我的態度，例如英皇第五加冕，麻華曾為他熱烈慶祝，歐戰發生後，英國參加戰爭，我們也曾幾次三番舉行援英募款運動，我們這一種態度曾博得許多英人的同情，許多英國高級官吏，首先對我們的種種愛國運動，並不表示好感，但以後卻慢慢的同情我們了，例如武漢合唱團在麻演唱的時候，最感關切的是英人警長安得烈氏夫婦他對演唱的一切，不但親予指導，也還為合唱團的歌聲所感動，幾乎夜夜必到，並且學會獨唱「保家鄉」，他倆夫婦，曾數度茶會，招待武漢合唱團男女團員，合唱團在甲隆演時，他也撥冗往觀，在淪陷期間，他倆夫婦為敵俘虜，備受華僑暗中接濟，光復後，安得烈氏更認識華僑的偉大，且曾登報探詢武漢合唱團的下落，這類事實，不是憑空掉來的？而是國民外交恰到好處的結果，現在，面臨馬來亞施憲的前夕，我們尤應展開那莊嚴的國民外交，爭取我們僑胞自身合法權益和自由。

##### 五、救亡、防護、疏散及其他

隨著珍珠港被襲而來的警耗，是太子號，擊退號兩巨艦的被屠。跟著宋卞失陷的消息。也迅速的傳到了，這時候，馬來亞英軍當局實施了緊急命令，第一條是燈火管制，第二條是防諜工作，第三件是強迫各地組織救傷隊，防護團，第四件是指定安全區，強迫非戰鬥人員的疏散。但這幾件的工作，政府僅只指示辦法，而卻要民眾自動起來援助和組織，麻華籌賑會原只是一個籌賑機構，但到了這個關頭，那危機已迎迫華僑切身的安危，也就不加考慮，而負起推動的責任來了。

一些領導的僑領們，第一步的工作是從華僑子弟間拔選組織救傷隊，防護團，並加以嚴格訓練，這些防護團在未淪陷前，曾以活潑的姿態，出現於麻坡街頭巷尾，執行其神聖的任務，尤其是有警報時的燈火管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那天，當敵機白晝濫炸坡市的時候，防護團，救傷隊都全體出動，負責秩序的維持，和救傷的工作，直至戰事臨及麻市為止，這是麻僑對當地政府的第一個貢獻。

由於敵人係從東海岸方面進攻麻坡在起初曾被人視為最安全地區，不少外地人士，都擁到麻坡來避難，其時戰局已日趨嚴重，英軍為要強化豐盛港的防務。特命令居住豐盛港的人民全體撤退。并指定峇株鐵山和麻坡為遷住區域，於是這工作又落在籌賑會肩上，籌賑會為要安插這些流亡，便與峇株籌賑會合作，從事收容的布置。為了這麻坡殉難僑領們曾幾度聯袂到鐵山視察，并為籌撥經費。

至麻坡收容的地點，則指定中華化南兩校，事先曾妥為部署應膳食供給，難民一到遂成羣攜茶餅慰問并派人輪值招待，這是麻僑在戰時的第二項貢獻。

關於麻市市民疏散的問題，籌賑會曾事先邀集有關各方集議，結果都認定須覓郊外安全地點建築避難所，并責成由各會館各自籌劃，結果個會館擇定之地點如下：永僑在玉謝，瓊僑在芭莪。

漳泉僑在峇吉里山仔頭，客僑亦在附近地點其他潮僑粵僑等也都各擇安全地點，并各自募款做建築的經費，故當敵機炸麻後，各籍人的家眷都先搬向避難所去，到了政府宣布麻市棄守時，各男人壯丁也都依序撤退，為了防止糧食恐慌起見，各避難所的僑胞們，均事先儲備足供二三個月的糧食，就在淪陷初期，各避難所地方，依然有做買賣，僑胞生活都安定無虞，像這種自求生存的措施，是麻僑集體自治的最高表現，也即是麻僑在戰時對政府貢獻的第三點。

除此而外，當敵軍侵占北馬時，風聲傳到，大家都感惶恐，那時新加坡曾公開宣佈，決使新加坡變成第二莫斯科，而英政府方面，到了這最危急階段，才要華僑義勇軍，才准華僑總動員，於是新加坡吾僑各界，關於抗敵後援會的組織，便一時蓬勃起見，這組織在柔佛僅有一些文化人，抗敵後援會，在麻坡，似乎較為澈底，一些思想不同的文化界，青年界，婦女界，工界分子；都屏棄不同的立場，聯合組織一麻華各界抗敵後援會，想藉此動員麻坡各界。起來協助英軍。參加實際的救亡工作，當敵機大炸麻市那一天，恰好該會正在新民舞台舉行成立大會，不幸工作正在展開時，而敵軍都已長驅入麻了。不過這會的前進份子，似乎並不灰心，多數人仍然轉入山芭，後來便與來自各地的抗日同志合作，在芭內建立游擊基地，發展成為後來的抗日軍了。

## 六、大屠殺前後的僑領殉難經過

關於僑領殉難經過，已詳見拙作：「麻坡僑領殉難之前後」。這裏不應多贅，不過只追述當時的一般經過罷了。

事變以後，許多外地朋友曾經以「戰局危急時為甚麼麻坡僑領不走離馬來亞呢？」這實在是一個頗難答覆的問題，記得日寇南侵前，商震將軍領導下之中國軍事訪問團，於視察英軍防務後，曾對僑胞暗示：謂馬來亞防禦力太差，殊有隨時被日寇攻入危險，麻坡殉難僑領曾為此事焦慮過，其後吳鐵城氏蒞麻時，還曾與殉難僑領舉行密談，據說日寇必定南侵，切囑僑胞速作準備，那時候僑領們多戚然心動，頗有離馬之議，就筆者所知，事後鄭文炳先生，就曾匯一筆鉅款存寄印度，那時他雖尚未計劃出走，但至少總是一種準備，他如李天賜，張開川等；也曾時常說到觀光重慶的問題。那末他們為甚麼不事先出走呢？這原因據推測，不外有如下幾點：第一，英軍情報，過於神祕。明明前線潰退，明明放棄許多要地。而他所發表在報上的戰役，不是說某地戰局有進展。便是說某地在爭持中。不是說新銳援軍已到，便是說守軍有驅逐寇軍下海把握，猶記戰局移至丹容馬林時，市上曾轟傳中國軍已開抵前線，甚至李天賜先生也在電話中通知我，說這是英人方面的消息，並且千真萬確，像這類的戰報，英軍既不說出真情，也不警告僑領準備離馬，僑領們太過信賴英軍，以為決不致失敗如此，大家緊張的情緒自然也就放鬆。縱有離馬之想。也以為未至最後五分鐘，何必這麼早呢？第二，龐

大的營業，一時難以收縮。多少的產業，一時無從交代。第三，家屬的問題，妻兒的問題，使他們趑趄躊躇進退維谷。第四，英軍敗仗之快，出了他們意料之外。

到了敵機炸麻後，英軍才通知僑領說戰局危在旦夕，著令作速疏散，僑領們這才如雷霹靂，雖有離馬決心，但已太遲了，於是殉難僑領中的鄭文炳先生，父子分作二路逃難，鄭先生避居玉射種植公司，鄭友專，顏迴華，林太宗等偕焉，其公子鄭明月夫婦等，則避匿紅橋附近，林照英往芭莪，羅美東奔巴力爪亞，林彬卿避巴力苦麻，張開川，李天賜等出走新加坡，時潘國渠昆仲正準備離馬，堅邀李天賜同走，說護照有辦法，李先生也頗心動，曾歸與夫人商量，回答說一切都無準備，走後的家屬又將如何？結果走又不成，到了新加坡危急時，李、張又相將移居柔佛振林山，直到寇總攻星洲前，才被迫歸回麻坡，這是當時逃難的情形。

日寇進佔麻坡後，焚掠殆無虛日，麻市幾成灰燼，新加坡淪陷後，日寇曾威脅僑領出山，僑領無一應者，時寇諜山崎夫婦，已佔居丹戎洋房為辦事處，并以憲兵姿態出現麻市，見僑領不出，大為震怒，無法，只得拉出巫籍警長 XX 氏出面，委以治安之責，警長糾集殘餘「馬打」，就在馬打厝建立地方政權，并以金牌十二面，迫使各僑領來麻，說是討論善後安撫流亡問題，到這地步，大家已成樊鳥，如再不出，也許就是武裝圍剿，最後，僑領們只得聚集，那知這一齊集，卻正如蟲沙網羅，於是，那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便告開始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八日，那難忘的日子，被脅的僑領們被指定集中在 XX 公會的樓下大廳，四週佈以機關槍兵，說是大帥(陀美少將，係由關丹轉載而來的師團長，也是北柔佛的警備司令)將蒞臨訓話，移時，大帥果然蒞至了，跟來的還有一位古賀大尉，一位栗原小尉，一位囑託松本繁太郎，和一位新自東京來的高級參謀，這幾位寇酋一入門，先以兇狠的目光掃射一番，大家都感到有些可怕，掃射後，這些太保先轉上二樓，點菜大嚼一頓，吃完遂即踉蹌下樓，大帥跨上講台，一位懂粵語的台人翻譯，於是大帥的「狗屁」便連珠似地溜出了。他以戰勝者的威風，一開口就痛罵「蔣政權」和「重慶份子」，指斥僑領們是「抗日份子」。繼即袖出東京報紙，指出過去麻僑籌賑反日的事實。(當時筆者曾偷眼斜睇那報紙，看到裏面所刊僑領的姓名，和籌賑的統制，不禁呆了一陣)這樣叫囂了一番，最後以甚麼「大東亞」甚麼「萬歲」之類的語氣結束了，大帥說了，跟高及參謀先自走了。會場的空氣，也就死寂一陣。過一會，太保古賀又上台了，他手上拿一張紙，并把籌賑會七常務的姓名一一喊出，如像上課點名一樣，繼即聲明這七常務將被載往峇株開會，說是要開會完了，就可放回，并宣布一項類似革命軍連坐法的條例，說：「在僑領未回以前，他們的家屬不許移動，即今日齊集的人，也不許任何一個失蹤，否則，罪歸全體負責。」太保咆哮一陣，就把僑領帶走了，這時大家面面相覷，愁容滿面，卻都不發一言，被帶走的僑領是：張開川，李天賜，鄭文炳，鄭友專，顏迴華，羅美東，林照英。這是被檢的首批僑領。

三月三日，寇酋又傳去開會，其實又是藉口抓人，這一些人因為「連坐法」的利害，明知凶多吉少，也不敢不來，在會場中林彬卿，鄭明月，林太宗，羅文漁，林春農，何益謙等，又被報名檢去，這是僑領被拘的第二批，此外，寇軍對所有工人團體，也異常注意，就在這天，曾派兵包圍膠業工友會，但無一人被捕，旋又抓了建築工友互助會的職員，前往搜查互助會，被拘去的幾個人，甚至路上與平民打招呼的，也都不分黑白，一概抓去，這時候，滿城風雨，人人自危。一些曾任籌賑會職員的，也已測知敵人的手段，但又無法擺脫險境，只有付之命運而已。到了三月四日，張開川、林照英二君，忽又被釋回來，這情勢使麻僑起了

一種迴光的感慰，以為被捕的人于經拷問後，也許有被釋歸來的希望，那知敵人之放張開川，卻是欲擒故縱的手法，想藉此安定麻坡的民心，一方面也為三月五日的祝捷會，預留一些場面，而其實卻是五日祝捷會後總「檢證」的伏筆，果然，五日那天，天朗氣清，一些遠近的僑團，為了明哲保身計，都強裝歡笑似的前來參加，但甫當遊行完畢時候，古賀大尉指揮下的查問隊，突然出動，并警戒把守四路頭，卻另令籌賑會職員，再齊集 XXXX，等候說話，於是查問隊分數處動作了，所以四馬路五馬路的住宅都被入內檢查，居民不論男女老幼，也被一齊拘放集中於中華學校，并罰在廣場上「曝日」，另外有數隊寇兵，即分乘軍車分別往搜各被捕僑領的住宅，結果，除鄭文炳僅次子明發君，次婿李約南。及林太宗弟金懺被拘。顏迴華，羅文漁，郭詩善，何益謙，陳和尚等家屬倖免，鄭友專公子明泰一人脫險外，餘如張開川，李天賜，林春農，林彬卿，羅美東等，所有妻兒親屬家人之在宅者，均被全體捕去。無一脫網。此外，僑胞家屬被株連者，有吳華山氏一家(吳本人倖免)及另幾家商店等，被押在中華學校廣場的居民，亦有數千人被檢去。全市檢好了，古賀又回到公會來，用點名的方式又把陳和尚，王金針等檢去，而張開川氏亦於這次重被帶去，至於郭詩善氏，原正在他的店內整理雜務，也被包圍抓去，聽說為了迫他供述其他「夕人」，郭君當場還被酷打甚慘，麻市經過三次檢捕，一些人無不岌岌自危，幸而此後稍安一時，再無來捕，但在山頂各處，如武吉甘密，冬甲，木閣，巴西，班卒，巴莪等；卻先後慘被圍剿，僑胞的死難者更不知其數，就中以班卒唐明達，梁東明等全家；和五條許唯一先生死得最慘，而執行這刑戮者，卻是寇諜山崎，原來山崎夫婦曾在班卒開藥店，「七七」事起，他受到抵制，甚至咖啡也無人要賣他，於是他懷恨在心，因為唐，梁兩君乃班卒籌賑會之激烈領袖，所以一旦山崎得志，便就置之死地而甘心，後來戰事起，山崎逃到五條，又同樣遭到抵制，因此，許唯一氏便也被列為必死之人了。

調查科員鄭金龍，是最後被拘的一個，鄭君被拘在麻坡監獄內，雖受酷刑，終始不屈，並破口罵敵，真有若水之風，聽說，鄭君臨死之前還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如鄭君者，簡直可以媲美朱惶公矣。

上述這些僑領，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就義於峇株巴轄之新加蘭路，至於僑領們的眷屬和一些僑胞被檢的，即早於三月七日被載往距麻市四五英里之巴力峇九山殺戮，一時哭聲震天，哀慘無比，記得當寇軍行刑那時，突然天色陰晦，剎那間即狂風暴雨，傾盆而下，同時雷聲如吼，震裂屋瓦，為十年來所罕見，事後調查，才曉得那一雷聲，暴風雨，卻連義士就刑附近的巨木飛拔，古云「六月飛霜」，不想敵人殘暴，義士冤深，這連天地風雨，也為憤怒而哀悼了。

自從僑胞僑領殉難後，接著便是所謂「贖罪」的奉獻金下降了，此後；敵人似乎已改取綏靖政策，減少殺戮，但虐政之下，猜忌日重，麻僑之苟延殘喘者，雖倖免一死，卻須開始體嘗十八層地獄的陰森生活了。

#### 七、淪陷期中麻僑之抗日運動

上面說過，當麻坡淪陷前，各階層曾有抗敵後援會的組織，淪陷後這團體固已星散，而其中頗多潛進巴內，待機而動，他們首次的驚人動作，是曾在大屠殺前，在麻市遍貼罵敵的標語，這之後，慢慢聽得巴內已有很健全的組織了，到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後，巴內的活動，漸漸地推廣到市區來，他們喬裝村民，卻暗地挾帶短槍，每日都派人潛進市區，偵察寇軍情形，恰在那時候，有一位曾任抗援會主要工作姓黃的朋友，突然找到筆者來了，我們原是老相識，我驚訝他的勇敢，他為我報告許多關於巴內的消息，說全柔抗日同志已有聯絡，並已成立幾個抗日

武裝部隊，配備俱有，但缺的是金錢和糧食，要我溝通幾位未死的僑領，募集一些金錢援助，並約定第二次會晤的地點，我指定隔壁破屋的後面，這時，我心頗為驚惶，但卻決意幫忙。他走之後，我特地走訪幾位誓共患難的朋友，那即是劉國七，黃振元，馬綸譚，沈連城和我的親戚，劉君聽我說後，他才吐露真情，說是那班英雄曾來找他，他已接濟過若干包米跟銀錢，囑我另外籌募，但卻互通消息就是了。

那時候通貨尚未膨脹，貨幣價值依然鉅大，我向上述幾位朋友集了約二百餘元的數目，其中沈君幾佔一半，在約定的那天，那位芭內朋友來了，同來的也還另有幾個人，都一樣騎著腳踏車，只有我跟他步入破屋晤談其餘的幾個人都落在隔壁咖啡店觀風，當我交款給他後，他就填寫收條給我，收條是普通印字機印就的，但鋼筆字卻是做宋異常工整，收條上面，我叫他填著假名，在這次晤談，他對我的態度認為滿意同時他還指定叫另找幾個人疏通捐錢，我因為對那幾個人沒有把握，立刻加以拒絕，後來他們自己去找，也還鬧了點風波，第三次會晤，她痛罵那幾人的喪失天良，並談要以暗殺對付，但我卻不為然，我說大屠殺人自危，也難怪他們不敢冒險，黃台之瓜，豈可再摘？萬一果然暗殺，寇軍又將大事檢舉，結果罹難的還是麻市僑胞，結果他也認有理由，應承將情轉達芭內，這次他帶來了一份芭內出的報紙，並報導一些聽自無線電的國際消息，同時要求代找一把自來水筆，和一些臘紙，我也一一照辦，第四次來的時候，他另外帶來一位更年青的人，但卻患著極重的瘧疾，他介紹那年青人給我，說他不久後就將調往吉蘭丹或吉打方面，以後恐不能再來，要我們好好聯絡，在第三次會晤時，他曾對我披露，說他們正在計劃收拾一條很著名的「狗」現在宿落在巴西路個半石的某宅，我玩笑似的答道：那「狗」紅光滿面，死期未至，恐怕不能遂手。果然這次他來，說他們曾夜顧那某宅，但並不見「狗」在。不過，這狗在日本投降後，終于由日憲兵交換出了，聽說死得很慘，這是後話。

這次會晤，我曾特別介紹黃振元與他認識，他興沖沖的報告他們嚴厲的訓練，要我跟黃振元隨他去參觀，我們考慮再三，認為敵諜耳目眾多，而且家眷都在麻坡，萬一鬧出事來，終要牽累家庭，便也就當場拒絕了。

也就是在這一次，曾聽說芭內英雄在峇吉里馬來坎場附近，為敵諜所戳擊，雙方槍擊甚烈，並聽說『暗牌』死了一人，隔幾天，那姓黃的朋友又來找我，說墳場的槍擊，就是對付他們，他那時很危險，只得丟腳踏車，且戰且退入膠園內，終於全體安全的走了，這卻使我異常震驚，以為假如當時他被抓去，那收條等避落在敵人手上，如果供出真實姓名，豈非禍從天降，於是我就認定居住在麻坡終有賈禍的一天，便準備一溜烟出走了。

這些事實，是最初期的經過，但到後來麻僑的以經濟援助芭內，也已成爲家喻戶曉的公開秘密，即連最怕事的人，也都暗中參加了。

在敵人高壓恐怖的佔領四年中，麻僑人民除極少數的媚敵者外；大多數都貌合神離的堅貞克苦支持，等待著那黎明時代的來臨！

#### 八、奇冤何時昭雪？

四年的苦難，是像蜃樓烟水般的逝去了，殘存的麻僑雖僥倖地重觀天日，重新呼吸和平自由的空氣，然而如果稍一循覓那殉難僑領僑胞的斑斑血跡，追憶當年一幕可歌可泣的悲慘事實，又未嘗不為殉難僑胞的奇冤大仇而憤怒哀悼。

殉難烈士的冤仇未報，佗美，山崎，古賀，栗原，也仍逍遙扶桑，鑑賞櫻花。面對這殉難僑胞五週年的血祭中，我們真是感慨無窮！

一九四七，三。 稿於麻坡

## 追悼麻坡殉難諸公

羅秉中

殺重中秋月不華 炎荒血濺萬千家  
勸君戈指扶桑日 記取猶頭當獻花  
那來佳興遣中秋 身陷賊圍心在憂  
無限當年倜儻友 荒郊忠骨未言收

作者於民國三十一年中秋之夜，興念峇麻兩地籌賑同志，橫被日寇誅烹殆盡，屍陳野谷，骨曝荒山，心中哀憤，未能成寐，乃握管而作上錄二絕，聊舒悲抑，今不慚卑陋，計入此文，藉留泥爪，亦惟誌當時之義憤耳。夫日寇殘忍，世無其匹，有之，惟多桑蒙古史，始能描其十七也。成吉思汗以百萬之游牧部落，妄欲挾其少數以君臨天下，故訓其部將，勵其士卒，以淫殺為制勝之無上兵法，軍行所至，玉石俱焚，每破一郡，即焦其郡，每克一城，即屠其城，何也，使無後顧憂也，使見者懾服就範，以遂其少數征服絕對多數也。日寇師此暴智，以為上計，故攫我東北擾我中原，馴致威臨暹越，佔據南洋羣島，所到之處，皆斬我壯丁，礫我賢彥，惟其為近世工界之國，需要後方，需要以戰養戰，故乃無奈網開一面，遣活吾人一部以備為奴役耳，設其亦為游牧部落，僅需水草，即足給養，則吾當時淪陷區之人民，以及南洋千百萬之僑胞，當必盡為刀下之鬼，而寸草不存無疑矣。故一部多桑蒙古史，實即為日寇殘忍之寫真也，願後世治史者，得此書而參考之，其亦將兇殘畢露，纖柝無遺乎。

余於三十年仲夏之日，與星洲日報經理林霽民，主編胡浪漫二先生來麻觀光，下榻於新落成之漳泉公會，當晚李君冰人，為盡地主之誼，乃設筵四席，邀請麻坡聞僑二十餘人，陪杯共醉，羣賢畢至，濟濟一堂，心正私羨麻坡崢嶸多士，其籌賑成績，蜚聲全馬，實非出自偶然者，奈何杯跡未乾，而此耿耿之士，竟在獸蹄之下，成仁取義壯烈犧牲去其十六七耶！

嗚呼！精華消逝，楚魂難招，荒山野塚，落落蕭蕭，成仁報國，青史長標，猶碑俎豆，忠靈永昭，大仇雖雪，遺恨難消，華山傾倒，樑木焚焦，從斯中流誰砥，黯然悴憔，丁茲義史付梓，乃擇其五公者而略紀之，余非獨愛於五公，因其生前見面較頻，故印象亦較深耳。

## 紀張開川先生

先生心田寬厚，負抱不凡，筆者十餘年前，即在報端時聞其名後於峇株巴轄樹膠公會見之，其時氏正受全國經建協會聘為顧問，乃出聘書傳觀，即為談題，所言皆切中要肯，益信名不虛傳，而確為柔佛僑領中之第一流人物也。為人除對社會公益，異常熱心領導外，並好學問，重然諾，向上心極強，作事認真負責，秋毫不苟，柔佛著名僑領中，據筆者所知，對國語有強烈之研究，而確能習說不倦，不畏難不避羞而親倡力行者，當時惟黃樹芬與張開川二先生始足受稱道焉。吾國語言紛雜，幫派由生，幸賴文字統一，始克稍彌大弊，先生見微知著，率先為楷，此又豈時下之士，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畢生因循者所能望其項背哉！嗚呼！先生，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極目當年，惟公德馨，從茲狂瀾誰挽，不禁黯然涕零！

## 紀鄭文炳先生

先生頰闊鼻隆，耳長目炯，精神飽滿，應對恭謙，故一望而知為蘭桂滿庭之慈祥老者也。麻坡婦孺皆知其名，每有義舉，必捐資特多，以為倡導，惟因其富甲麻坡，一言是否，皆足影響人心，增刪成績，故諍言之士，對之仍切有酷評焉。筆者書此，乃憶及曩年僑商陳瑞和先生，亦富甲峇株，抗戰軍興，即被眾推為峇株籌賑會主席，因其個人事業，遍佈星柔，未能常駐峇株，領導一切，乃事無巨細，悉付副主席趙麗生先生，代拆代行，而每次出錢，瑞和先生，輒能顧及身份，恰到好處，以大樹風度，為人楷模，而識者猶竊議其出錢不力，及瑞和先生死後，籌賑中人，面對現實，始知楷範已失，而益念瑞和先生先前之賢，而欽避無已，人死其善始揚，其名益彰，徵之文炳瑞和二先生，信不誣矣，卡先生以其貌言，乃得天獨厚，理應享耆頤之年者也。以其品言，亦富而不驕，能樹德樹人，揆諸天道，亦應久享晚年之樂者也，何物倭奴，殲我元彥，故「匈奴未滅。何以為家」之句，讀之其信然乎！其不信然乎！

## 紀羅美東先生

先生與余同鄉同姓，開美東藥房於本坡二馬路，其營業舊址，即今之公益金舖也。賊陷之日，家破軀捐，一門忠義，余想先生在天有靈，亦將佑其倖獲逃生之一二兒孫，克紹箕裘，繼繩祖武也。回憶先生曩年為其長次公子集團成婚，別出心才材，為時下楷範，至今猶快炙人口，奈何杯跡未乾，而其人已邈，天悲地慘父子同刑，緬想當年，寧無感慨。惟其生前以公爾忘私，故雖樹幟商場數十年，而身後家庭，仍一貧如洗，同邑饒少庚先生，住峇株數十年，益羣書報社，愛羣學校，皆其首倡創設，曩年亦開藥店，熱心公益，未嘗後人，聞一次有募捐者至其店募款，少庚先生啟視櫃中，存款無幾，乃即恭請來人，稍作等待，返身登樓，取出眷屬首飾，私飭店夥，持往典當，得款後即悉數獻捐來人，馴致時日持久，經濟情形，日感拮据，而一間藥店，亦宣佈歇業，此義之所在，毀家不計，其人其事，皆酷似美東先生，惟美東先生才較大耳。今也一則一門忠義，壯烈成仁，一則日寇入境後未匝月亦憂鬱成疾而死，以視平日籍籍無聞，日寇入於境後，得不受其注意而能拋頭露面夤緣時會，賺大錢而享盛名，至今猶炙手可熱者，說所謂天道，其亦應如是耶！余故願社會追念此君，而政府亦應首先褒恤此賢也。

## 紀鄭友專與顏迴華二先生

余與二君相識於星洲南天旅店，時適黨國要人吳鐵城先生銜命南來宣慰僑眾，旅次星洲，二君與張開川先生等代表麻坡籌賑會赴星恭迎，並致敬意，余忝逢其會，麻峇畔鄰，故兩地代表，互見之下，分外親熱，鄭子渾樸而無華，顏君昂藏而倜儻，迨吳氏蒞峇，二君亦聯袂來迎，余忝任招待，與二子頻有接觸，因夙佩鄭君熱心過人，迭獻巨款，得便時乃詢其家世，承告生長田間，未嘗學問，出身艱苦，今不才僅有膠園數十畝耳，國難方殷，未敢後人，略貢區區，亦為心之所策，余聞言益欽其賢，是夕諸代表會宴於峇株中華商會，席間顏子起立發言，辭鋒之利，國語之美，聲調抑揚，段落工整，乃諸人中讚觀止者。茲二子者，皆為麻坡之中堅，國家之秀士，正宜儲為大用，以領導萬端者也。國事如麻，需才孔亟，千號萬哭，何處招魂，思之益令吾人不知涕泗之何從矣！

## 張開川先生傳略

李冰人

寇軍侵馬前夕，半島鶴唳風聲，凶訊頻傳。卓識之士，多作離馬準備。有以詢張開川先生曰：『君領導柔華抗日工作，矢志不懈，敵已嫉甚恨甚。今風聲日緊，淪陷堪虞，盍速作離馬之計？』君慨然曰：『戰局摧移，固難逆料。此身許國，早置生死度外。沉嚴慈垂志，妻孥累人，高飛遠走，心焉何忍？不若留策良圖，倘不幸為敵所擄，亦唯一死報國耳！』

一九四二年元月十一日，敵機濫炸麻市後，其前鋒迫麻外圍，戰局危殆，間不容髮。君徇同志請，乃孑然走避星洲，冀有所以效命當局。嗣以嚴慈眷屬為念，又由星徙居柔佛。迨寇總攻星市前，始被迫復返麻坡。時麻坡已陷敵匝月，焚殺掠奪，如嬉如戲。君匿居山頂，除定省親惟外，對敵人之殘暴，難僑之浩劫。彌深憤激關切。徒以手無寶鐵，匡濟之策，唯有坐困危城喟慨咨嗟耳。

寇陷星洲後，即脅迫各地縉紳領袖，出組所謂治安會，獨麻僑恥聞其事。寇於羞忿之餘，對君及一班僑領愈加嫉恨，既列姓名於黑冊，復佈爪牙於偏隅。嗣知君志不可動，乃改變策略，以麻市治安委諸巫籍警長，而寇陰策幕後。警長固與君善，特數度懇邀君出，且保證決無他虞。時戰鋒已息，吾僑亡人多已歸來，君固仇寇，而頗以吾僑之生命財產為慮，思有以策其全而善其後，重以警長之再三催促，乃冒險來麻，與警長某晤面，罔料竟墮敵人奸計，所謂羅網已陷，有翼難飛矣。

君與一班僑領既入寇敵羅網，自由既失，行動亦遭監視，遂於是年二月廿八日，在獸兵機槍環集下，與鄭文炳，李天賜，顏迴華，鄭友專，羅美東，林照英等同遭拘往峇株巴轄，名為開會，實則被檢。君於檢後數日，復被押回，林照英也然焉。君既早抱生死度外之念，故被檢時既無所懼，被釋時亦無所懼。神色自若，態度鎮靜，唯頗眷念其家屬之安全，時君二馬路住宅，已遭敵兵搜查，而其夫人子女等則暫居吳華山處。君懷池魚之懼，恐吳華山宅被搜，家人坐厄，乃囑命夫人子女等遷返，而吳華山夫人暨子女等偕焉。孰料黃台之瓜，居然再摘，當君重受拘捕，其宅亦再遭搜檢，於是夫人子女等均遭逮押，所謂池魚之災，不幸竟終焉殃及。君生平許國，視死如歸，而獨亟亟於其家屬之安全。詎料敵寇豺狼性成，一人死之不足，必欲赤族而後甘。豈愛國之罪，重如山岳？非夷門屠族，不足以表其忠，抑或寇社將屋，必極惡窮凶，以彰其罪，以威其勢，而兆其亡祚之先耶？

方君再度被拘，亦適麻市大檢之日，無數僑領眷屬，及無辜僑民，均同羅其網而同遭其難。君就義地點，一談峇株之三個月半石，一說麻坡之丹戎，唯君死國之義烈，則誠足動天地，泣鬼神，而芳流萬古矣。聞君就義日，慷慨自若，天地為晦，而夫人子女之被屠也，更風號雨泣，電閃雷吼，茅屋為摧，巨樹為拔。豈古之所謂忠臣義士，精靈未泯滅，遂然動天地，而冤含草木者耶？悼君之難，念君之忠，思君之生平為人，益復悽咽不能自己。爰縷述君之家世傳略，亦所以慰忠魂，光泉壤，而勵貞忠於來茲已耳。

君祖籍福建思明，而僑生於麻坡，乃僑賢張順蘭之長子也。翁經商麻坡數十年，以懋遷拓植起家。夙慕革命主義，與劉靜山，鄧古生，雷綿超，李輝平等加入同盟會，為孫總理忠實信徒，君生長革命家庭，幼受革命薰陶，目染耳濡，益深其服膺主義，效忠國家之決心，英校畢業後，君以崢嶸之頭角，即開始其服務社會之活動，時劉靜山方主持麻坡黨務，君即從之遊，為擘劃一切，并正式加盟，而矢志於革命事業之奮鬥，迨劉靜山逝世後，君即繼任而為麻僑領袖，服務社會，夙著聲名。曾榮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褒狀獎章各一。民國十

五年革命軍北伐時，君任麻坡籌款助餉正會長，首出鉅款，並奔走勸捐，成績斐然，他如領導柔華釀金購機壽蔣，倡組柔華總會，柔華籌賑總會，柔華第一二屆運動大會，柔華援英運動等；貢獻尤多。歷任福建省政府諮議，僑務委員會名譽顧問，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九師參議，第三軍司令部諮議，第五路軍總司令部顧問，廣東省綏靖公署名譽參議，國立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名譽顧問，中國國民黨南洋總支部建築黨所委員會募捐員，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柔佛分會籌備委員，救國公債勸募總會新加坡分會委員，全國道路協會南洋支會隊長，中央革命債務調查委員會常委，南洋華僑籌賑總會歷屆常委，柔佛華僑籌賑總會歷屆主席，麻華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常委，柔華總會主席，柔佛勸募公債分會正主任，英皇第五銀禧紀念麻坡慶祝會主席，英皇第六登極加冕麻華慶祝會主席，馬來亞華僑購機壽蔣委員會常委，柔佛區華僑購機壽蔣委員會正主席，麻坡援英會華人組主席，中華公會，福建會館正會長，柔華第一二屆運動大會正主席，新生活促進會主席，青年勵志社名譽會長，漳泉公會，福山亭，觀音亭產業受託人，柔佛太平局紳，麻坡市政局議員，高等審判廳陪審員，酒牌局議員，監獄視察委員，暨新加坡民國日報董事。抗戰軍興，更參與主持峇株鐵山罷工運動，制日人死命，敵恨之刺骨，東京各敵報均大事渲染，詆為抗日過激份子。當寇軍侵馬前鋒甫經吉隆坡時，敵酋即揚言決予嚴厲報復，迨麻坡淪陷後，君與夫人陳瓊林女士暨子有愛，亞里，大目，有水；女金寶，金珍并女僱亞環等，果遭擄捕而死難，時君年四十有二，惜哉！自君及眷屬就義後，乃弟開通君繼亡於病，而太夫人亦因憂憤成疾，旋告溘然長逝。君父順蘭翁今幸健在，但因西河痛切，鼓盆哀深，曾一度咳血，老景淒涼，已不勝然草隔世之感矣。

嗟君慘烈，靡有子遺，邈彼昊蒼，悽愴何極！冤埋赤族，至今血跡未乾；淚灑黃泉，亘古深仇莫雪。嗚呼！傷哉！

註：該照片係麻華各區籌賑會在「七七」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時主席張開川先生致詞之影。

## 鄭文炳先生傳略

鄭金鐘

鄭公文炳，閩之永春石鼓鄉人也，幼失所怙，依祖父為生，弱冠南渡，僑居馬六甲為店員，以勤儉誠實獲東主之稱許，越數年乃思自力更生，業小販於該埠，由星甲麻之間常為公足跡跋涉之處，是時也路政未修，往還均賴徒步，公未以為苦，常見披星戴月，夙夜匪懈，其勤勞之狀由此可見一斑，又數年稍具積蓄，乃歸梓省親，而與夫人蘇氏婚焉。

翌年重渡攜眷僑居麻坡海墘街，時麻坡荊棘初開，荒林滿目，今之巍峨大廈，是時僅見一間茅廬，永僑居於是者寥寥無幾，公眼光遠大，乃與友人合資創設源復興什貨店，茹辛經營，生意遂告日形發展，且以信用卓著，得獲同僑之愛護，繼則獨創永復興號於亞二亞務街，專營什貨兼收樹膠土產，業務日盛，乃置業建屋，遂成巨富。

公對會公益，協助不遺餘力，例如永春會館之組織，公被舉為常務之後，對於邑僑商業之糾紛，同鄉失業之接濟，家庭間之瑣事，莫不以公之一言為斷。

民國紀元前，革命黨人南來宣傳革命，公以民族關切，乃決然參加(時名鄭漢武)被委為麻坡同盟會會長，以精神物質之犧牲而為革命有力後盾，民國成立獲國民政府榮譽獎狀獎章，然公常自憾力有未逮，後與黨人組織麻坡啟智書報社暗中活動革命工作，其努力精神，堪為我人良範。

五卅慘案發生，同僑莫不憤慨，通電呈請國府強硬交涉，並成立後援會，公以熱誠過人被推財政之職，日夜奔馳籌款，幾忘眠食。

民十五年公鑑於麻坡學子日增，中華學校原有校舍不克容納，遂與僑領等倡議建校，公捐四千元為首倡，而該校常年經費亦襄助有力焉。

公一生篤信基督教，為一虔誠信徒，歷任麻坡二馬路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基督學校董事，以經濟之協助而維持該堂會堅定自立精神，不受英差會之津貼，是華僑教會之一重大光榮史也。

「七七」蘆溝事變，全國軍民在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敵愾同仇，積極抗戰，公等聞訊，義憤填胸，乃於七月十三日成立麻坡永春會館救濟祖國難民會，公首捐三千元為倡，未及二日就完成二萬餘元數目，先後由華僑銀行匯歸祖國，此為麻華救濟會之先聲，迨救濟會成立乃併焉而集義舉，公任常務，致力勸募，廢寢忘餐，同僑無論婚喪哀樂，均勸以節約助賑，甚至售花球賽與夫兩具寒衣，公莫不以盡力以赴，且能抓住時機，勸籌義票，如武漢合唱團，新中國劇團之演唱而造成籌賑模範區之名者良有以也。

敵寇南侵，早懷惡念，對模範區之僑領猶為怒視，且於峇株鐵山罷工之役，公等亦為援助者，是以於敵酋陀美少將與石原會社經理之淫威下壯烈犧牲於峇株巴轄矣，嗚呼！痛哉！

## 李天賜先生事略

李冰人撰

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者，如李天賜之死，其殆倍於泰山者歟！

當宋卞棄守，北馬危殆，寇軍大舉南下時；鐵蹄所向，殺人如草。稍有聲名之抗日領袖多回國遠走，以避其鋒，而君猶泰然自若，非其不明利害，不審安危，要以取義成仁，胸有成竹。故能持之鎮定，而以其浩然之氣，沛塞蒼冥，磅礴天地宇宙間。蓋自「七七」事變後，君敵愾同仇，常以死國為榮。不幸馬來淪陷，君竟以身殉。其忠義壯烈，雖方之文信國，史閣部，亦何多讓焉。

君諱志成，閩之南安人，父國祥，業賈，曾營連美棧勝發局於廈門，而於君四歲時，以海輪失事沉於泉州秀塗。兄引眉，夙經商麻坡，亦井廬前輩。君少有特稟，聰穎過人，父以千里駒目之。當海輪失事前，其父原擬挈之同行，格於君哭拒不果。迨父耗傳至，家人戚屬益異其兆而奇之。君失怙後，依母兄居廈，曾入竹樹腳禮拜堂及鼓浪嶼養元學校，受啟蒙之訓。八歲失恃，君哀泣甚，兄引眉乃攜之南渡，並令再就學於麻坡中華學校，畢業首屆高級小學。年十三，適兄營益美膠店於麻市，以幫理之人，遂令君輟學，任職於其薰房，是為君從賈之始。時君雖猶孩童；而莊若成人，益矢其鯤鵬之志，而以勤樸自勵。十六歲，即轉任新加坡謙益總行職，畫司雜務，夜兼習抄帳，蓋君之意，以謙益行乃當時膠界巨擘，非此無以技其藝而展其才。任職三年，書算益精進，君之諳熟案牘及寫一首好字者，實習始自該時。十九歲，調任麻坡謙益棧，對膠業益具興趣，屢隨經理陳樂水巡行膠市間。曾因試習購柅，過價元餘，而經理未之責。蓋不忍因此而餒其志也。

時兄友林文殊方新張裕美號膠店，亦器重其人，乃邀君來店，任經理之職。因其經驗豐富，誠信勤謹，大為儕輩所稱許。任職六年，裕美賴其紓籌擘劃，遂蒸蒸日上焉。君年廿四，因林文殊之介紹，得識陳金蕊女士，遂與締婚，婚後復襄助林文殊，經營土產生意，迨一九二七年，君以麻坡乃膠產名區，遂有自謀發展之志，時同安馬綸潭，亦在麻經營謙順號柅店，君與忘年交，遂往晤馬君，擬假其君收買樹柅，馬君嘉其志，立予允諾。君以店址有著，尚須籌措資金，遂往

星商於族人李光前，請其予經濟援助，當蒙首肯。遂由李氏出資，是為南益丕奠之嚆矢。君雖無資本參與，亦以族人關係，矢志主持，銳意經營，適國際膠限將告取消，君即秉其獨特眼光，大事收買無字樹柅，期年，獲利甚厚，南益基礎遂以奠定，君遂被任為麻棧經理，直至一九三九年始辭職他圖。

君辭南益職務後，即斥集鉅資創保興樹柅公司於麻坡，并建築貨倉薰房於峇吉里路，旋復在武吉巴西兼營樹柅較廠，更與美國羅采公司發生聯系，其樹柅亦直接配寄美國。翌年，因營業上之需要，復與友人先後在甲星兩地開設德興南興樹柅公司，帷幄運籌，決勝千里，業務日振，規模日宏。君除商業外，對種植事業尤具熱忱，曾於一九三八年，在巴莪地方墾荒數百英畝，專植接種柅樹，其眼光之遠大，尤非常人可及。

君為人磊落豪爽，慷慨重然諾，親友間急難相求者，必悉力以赴，不稍猶豫，有古君子風，居恒常自嘆失學，故得志後對教育特別關懷，除連任麻坡中華化南兩校董事外，復與族兄李映雪，捐資在其故鄉芙蓉創辦競敏學校，并負擔該校常年經費，即各地僑校，凡因經費困難求助者亦必盡力捐輸。教育面外，尤熱心國家社會公益。民十七年，濟南慘案發生，君任籌賑會職員，是其參加社會活動之始。『七七』事變後，君對救國工作，益呼號不遺餘力，間如釀金壽蔣，勸募公債，武漢合唱團，及各種獻金，均曾捐納鉅款。漳泉公會籌建館舍時，君除獻地為館址外，復捐鉅金以為首倡。其樂善好施有如是者。歷任麻坡；霞陽，清華兩俱樂部主席，膠商研究社，青年勵志社社長，精武體育會名譽主席，漳泉公會正會長，中華公會評議長，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常委，中華化南兩校董事會常務，福建會館財政，市政局議員，全國精神總動員委員會麻坡分會主席，巴西育人，巴莪訓蒙兩校名譽董事長，柔華總會執委等。

君夙慕總理三民主義，遂加入國民黨，并被選為駐麻第二分部執委兼僑運主任，復因對當地福利事業多所贊助，故三十一歲時，即榮膺柔佛太平局紳。一九四一年，復榮錫 SMJ 勳章，其為當地政府所重視，益可窺見一斑。

一九四二年元月十一日，麻坡慘遭敵機轟炸後，君曾攜眷避難星洲，旋復移往柔佛振林坡。直至寇軍總攻新加坡時，該處適當導火線，乃被迫退返麻坡。

二月廿八日始為寇酋陀美及寇諜山崎詭計逮捕，與籌賑會六常委同被押禁峇株巴轄。幾經拷問，對敵所加予之抗日罪名概直認不諱。敵雖利誘威脅，百般凌辱，而君凜然不稍屈。至三月十七日，乃從容就義於峇株宋加蘭路之三個半石，時年三十有七。臨刑時，君猶破口罵敵酋，神色不變，夫人陳金蕊女士暨公子公子成鐵，希石，女公子清紅，清蓮，清容，清潤，清心，清美，清尼，清香等；亦先君於三月七日被押解麻坡巴力峇九山屠殺，舉家死難無一倖免。其慘烈有過於嘉定，揚州，真可謂冤深碧海而死重泰山矣，當君暨家屬遭逮時，其姪文雄，源德適因事外出；三侄文龍則早在祖國服役軍旅，幸皆未遭毒手。今敵酋已降，和平恢復，而君家冤仇，則猶待後死者為之昭雪，興念及此，不禁為之泫然。靈倘有知，其必化厲為雄，索敵於櫻花三島矣。

## 顏迴華先生傳略

林貽奏撰

顏迴華先生名連枝，福建省永春縣東山鄉人，畢業於廈門省立十三中學校，才華豐茂，學問淵博。當其肄業永春省立十二中時，深得其師鄭蒼亭先生之器重。蓋鄭君為閩中有名學者，邃於古學，且精研佛理，所為詩文奇氣鬱勃，為世傳誦，學生遍海內。同時與先生受業於鄭君者，有黃蘊山等，當時號為七才子，故先生一生於義理之辨甚明。交友尤綽有古風，得其師之勳陶蓋有由來矣，先生少即抱

負不凡，慕宗慤乘風之志，南渡馬來亞，依其堂兄顏經聞於麻坡。時其堂兄為麻坡一實業大家，規模宏大，正苦乏人幫理，得先生南來甚喜，如添手足，遂將所經營事業委先生全權處理，井井有條，成績斐然，未幾其堂兄去世，正值南洋景氣不佳，各地商業實業，因受不景氣影響而倒閉者，日有所聞，先生竟能於不景氣襲擊下，泰然處處與惡劣環境周旋應付，不為所苦，故根本營運，不特毫無影響，且從而增益，非先生之胸有成竹，與卓犖不群之才智，孰能當之，自此先生遂成為樹膠商之巨擘，先生雖身處商場，於國家及社會之觀念，特別濃厚，任何社團，得先生參加，指導劈劃，靡不成績卓著，其參加社團，如中國國民黨南洋英屬直屬支部麻坡第二分部執行委員，永春會館，桃源俱樂部，福建會館董事，擊球社社長，中華化南兩校校董，祖國抗戰後，任中華公會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常務，暨南僑大會代表等職，其立論重理智，擅交際，辦事認真，在籌賑時期，奔走募捐不遺餘力，尤以武漢合唱團，及新中國劇團，南來表演募捐時，至麻坡得先生與諸同僑計議，特別鼓吹，提醒僑胞，故武漢合唱團，在星加坡表演月餘，成績雖佳，至麻坡表演時因事先有特別佈置，成績之驚人，突破歷來募捐紀錄。該團經此意外收穫，十分滿意，特印發特刊，名為柔佛四百萬，譽稱麻坡為籌鎮模範區，繼而新中國劇團抵麻，成績竟能與武漢合唱團相伯仲，實得先生居中策劃之力為多。該兩劇團經麻坡特別提倡後，各埠聞風競募，成績之驚人，足為祖國抗戰期中之一大助力也，而先生及殉難諸同僑，亦因此活動而受日寇間諜暗中注意，迨至麻坡淪陷後，乃于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廿八日在漳泉公會為日寇所執，酷刑備至，威迫利誘，不為所屈，竟於同年三月十七日殉難于峇株巴轄宋加蘭路，年終四十四歲，德配尚在，有子女足繼家聲也，傳曰吾國為禮義之邦，歷朝殉難者，名耀史冊。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觀於淪陷期間，一班無恥之徒，奔走寅緣，靦然事敵，辱待同僑者，雖尚偷息人間，固生不如死，而先生雖未能展其懷抱，而殉難以沒，然其不屈之精神，與光榮之歷史，已足昭垂千古矣。

## 羅美東史略

羅逸修

吾兄美東，弱冠南來，即創藥商於雪蘭莪之暗邦埠，憤鬪經年，頗有成就，旋受室，娶嫂氏黃大孺心，生子女十餘，長煥燃，次煥江，再次煥端，煥儒，煥悅，一冥靈子煥樓，女四，瑞蘭，秋蘭，幼蘭，雪蘭，俱受高深教育。吾兄生平，頗具熱忱社會事業與國家觀念。捐資興學，得教育部褒與獎狀。孫總理首創革命時，組同盟會，吾兄即加入為會員。革命軍興，推翻滿清，幫忙籌措款項與有力焉。民國五年，轉商於嗎六甲，次及麻坡，任該坡中華化南兩校常務理事，及茶陽會館客屬公會等總理，迨七七抗戰軍興，即與諸僑賢奔走呼號，籌備組織麻華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任常委，因各項工作，稍過激烈，如抵貨運動，以及歡迎吳專使，武漢合唱團等獻金運動，當時麻華所以譽為籌賑模範區者，實與有力焉。因此招敵寇之注目，全家之禍即伏於此。

吾兄生前履歷：曾任中國國民黨駐星指導委員，以及僑務委員會名譽顧問，廣東省救濟會委員，第五戰區諮議等職。敵寇南侵進入馬來亞時，吾兄避居與余同處，其時麻坡諸僑賢曾到訪數次，並磋商乘帆逃走，迨因敵軍戒備森嚴未果成行，余曾勸彼避居深林，勿復遽出，豈料其時盜匪猖獗，劫掠時聞，吾兄遂先余而出返麻後，而被迫召集華僑大會，詎料敵寇獸性兇狠，當諸僑賢集會時敵卒大隊驟至，將會場包圍，吾兄即與諸僑賢共同被執，解往峇株巴轄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十七日與諸僑賢一同就義，時年五十四歲。

當吾兄被執之次晨，獸軍又復大隊開來，將各僑賢眷屬，全數被拘，吾兄嫂與諸姪亦不能倖免，計家中遭害者；有嫂氏黃大孺人，及煥樓，煥江，煥儒，煥悅，及女僕母子共九人，敵寇如此兇橫，無怪其召亡國之禍。

## 公爾忘私 國爾忘家

### 鄭友專君傳略

林貽奏撰

鄭君友專。閩之永春縣洋尾鄉人，自幼佐其父在鄉農作，耕餘聞故老談清初鄭成功之抗清，及太平天國之討滿，林萬青之起義響應等軼聞；莫不心焉嚮往。當時人以其少不之奇。稍長，慕朱家郭解之為人，凡遇鄉中糾紛之事，常挺身而出，代抱不平，以是人稍知其能而敬之。及民國光復，君聞之歡喜若狂。時君年已壯，以改良桑梓，促進社會，正有可為。未幾各處土軍蠱起，攻城略地，擄人勒索，割據稱雄，君目擊時艱，且亂象初發，無法挽救，知故鄉不可安居，乃毅然買舟南渡，時年二十八歲也。君初抵柔佛屬麻坡，於觀察所得，知各同鄉事業之成功，皆從艱難奮鬥中得來，於是側身於勞工界者有年，及稍明當地情勢，乃改而營商。初在麻屬什廊及務柁網兩小埠，以地方狹小，不是發展，旋即遷住麻坡，經營各項土產，最後組織泉泰號，專營樹膠，成績極優。君住麻坡二十餘年，其間參加社團服務者，如中華公會，福建會館，永春會館，中華學校，化南女校等團體；莫不竭智盡力，以圖貢獻，深得社會稱譽，對祖國方面，如四川賑災，濟南慘案，募捐救濟，奔走不遑。東三省失陷，君聞之義憤填胸，組織抵制日貨調查會，最為努力，奸商聞之震懾畏懼，日不暇給，尤以武漢合唱團及新中國劇團南來表演，經君與張開川，鄭文炳，林彬卿，顏迴華，李天賜等僑領之特別鼓吹宣傳，使各僑眾咸認識該兩團南來，成為祖國中央政府正式遣派之南來募捐團，促使各僑胞愛國心熱，踴躍輸將盈千累萬，不遺餘力。君家不中資，而歷次捐款均傾囊以獻，尤為難能可貴。武漢合唱團臨別發出特刊名為柔佛四百萬之小冊，即指麻坡發起而言。故新中國劇團繼之，成績更優。當日國內各報章，每日均以該兩團在南洋募捐數目刊出，以表彰僑胞之愛國精神。當募捐進行時，君竟將自己營業棄置不顧，日夜奔走呼號，以促起僑胞之注意。常至中夜未息，其愛國精神，非人所及，故吳鐵成部長奉蔣主席命南來宣慰僑胞到麻坡之時，特別召集君及張開川等諸老國民黨員加以慰勞者，以此故也。迨一九四一年日敵南侵，麻坡淪陷，君與諸僑領避匿山僻間者，幾兩月餘。後由某君推迫各僑領須出而組織治安會，君與各僑領至是無法閃避，勉強來麻，詎抵麻坡之次日，君與諸僑領遂被日寇捕往峇株巴轄，時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九日。被捕後聞日敵酋脅迫各僑領每人須供出十名抗日人員，方許釋放，君與諸僑領以此種賣國求生，雖死不為，至同年三月十七日，與峇株巴轄僑領同日殉難，時君年纔五十有四，君之家屬并其子鄭明節亦於君被捕後數日，全家被拘，在麻屬巴力峇九山被害。同時各僑領家屬約二百餘人，同遭慘殺。嗚呼痛哉。事後有同時被捕逃者云，君與諸僑領及眷屬被捕後，雖日敵之酷刑威迫，從無一人肯露出向敵寇乞憐之狀。蓋早已存視死如歸之志，非此無以對祖國抗戰諸先烈。然非此亦無以示僑胞愛國之模範。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君等是也。邇因日敵屈膝投降，聯軍光復，麻坡及峇株各社團發起收拾各殉難僑領之骸骨，擇地公葬，建碑紀念，并徵集各僑領之傳略，以垂不朽。君之第三子鄭明泰因當日適外出未被捕獲者，向余泣述其父遭難經過，乞余為文以傳，因知余與君同住麻坡多年，君之行誼光明磊落，余知之頗稔，雖其少年事略，得君在日自述，但證以君晚年之熱心為國，誠有過之無不及焉。且

君之殉難薄海同欽，余雖不文，固奚敢辭，爰為綴其大略如此，用為傳以付之，時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日。

## 林故慰勞團團員彬卿烈士事略

尤振標

林烈士彬卿。諱儒字榮雅，官章子英，閩之永春人。祖清高(清進士)兄子鰲(清孝廉)三弟榮輝皆有功勳於黨國。昆仲五人，先生居次，民國紀元前卅二年，生于永春鰲峰社藻嶺鄉，幼時就傅，天資聰穎，過目成誦，尤工書法。年十八，補弟子員，時提督學院沈公于試卷批有『書法僅見』四字，未幾清廷聞其善書，徵為國史館供事官。

辛亥軍興，適丁母憂，回籍奔喪，越民元冬，乃南渡遊歷，其意原為吸收海外風光，藉充著作材料，無久住心，乃一到怡保，即受霹靂福建公會聘為秘書，而同文社亦以先生思想前進，博學多能，推為社長。旋加入國民黨，與李孝章君奔走救國運動。彼時該埠國民黨支部，鑒于國事日非，干戈擾攘，為欲發揚三民主義起見，曾舉行徵聯，先生以『國民』二字冠首，用卦名綴成一聯文白：『國萃同人革屯改困，民恒大畜履泰臨豐』入選冠軍，獲金盾獎章。由是聲譽鵲起，比叻華民護衛司兀敏氏，聞其名聘為私人中文教師。是時適不景氣降臨南島，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先生目覩時艱，不忍坐視，遂奔走呼號，躬叩各慈善家之門，并糾合諸同志倡組『賑飢所』，一面力募基金，充作該所經費，一面分羹施粥，活我貧苦僑胞，前後年餘，賴以生存者數千人。惜因勞于公事，致所營『大利生商號』，因乏暇兼顧，慨然宣布收盤，足見先生具有犧牲及民胞物與之精神。民國十三年，麻坡林豪賢鄭業兩二君，慕其文學淵博，禮聘主教，斯時麻坡文化方在萌芽，先生為普及教育起見，特設夜學，並聯合摯友鄭君繩保陳君崇禮籍振標等共同組織天南吟社，君任社長。一時騷人墨客，聞風加入，朗吟高詠，予唱汝和。詩稿達十餘本，經鄭蒼亭老前輩(清孝廉)南來協仝黃君韞山親自校訂，不久出版。以是麻華群彥，咸以文學泰斗稱之。民十四年，吉隆坡，我僑葉隆記先生身故，其遺產乏嗣承繼，經政府按以英律充作公產，先生聞之，不忍以整個華僑乏嗣承繼之財產拱送外人，自以華民護衛司教師資格，將中國傳統法律，出庭力爭，卒獲高等法院之同情，允以參考中國法律，以該產判交中華總商會代管，并飭該會為葉氏立嗣承繼，先生義舉，延及宗嗣，尤值吾人欽佩。迨七七抗戰，先生曾與聞僑張開川，林照英，鄭文炳，顏迴華，李天賜等倡組麻華救濟會，而君任文書主任，極力宣傳抵制日貨，以絕敵之經濟，日夜奔走，不遺餘力，麻華籌賑之所以斐然者，先生與有力焉。一面復以自身春秋已高，不能效班超之投筆，為國家出力，乃命其哲嗣天雄君回國從戎，臨行時諄諄教以效法馬援為訓。果也天雄君在廣西方面，與敵人會議時，曾大展身手，殺敵致果建立殊勳，遂擢升為陸軍六四軍一三一師三九三團，第一營副營長職。亦可見先生父子早以身許國之一班矣。南僑總會倡組慰勞團，回國慰勞戰士，先生任該團第一分隊秘書，並代表全麻華向蔣委員長致敬。蔣委員長以先生戮力籌賑，特親賜青天白日勳章一枚。南歸後益致力籌賑工作。日敵南侵，全馬淪陷，寇酋目先生為抗日之激烈份子，遂與僑領張開川，鄭文炳，鄭友專，顏迴華，羅文漁，李天賜，羅美東，林太宗等，于民卅一年三月三日，被拘押峇株巴轄。十七日上午八時，在宋加蘭路全體遇害，壯烈殉國，時先生六十有三。其夫人鄭氏及三子天豪，四子天從，亦于同月七日連及同居十九人悉數被捕，全體就義於巴力峇九山，可為慘絕人寰。遺孤長都根，次天雄，五天亶，女錦秋，次錦麥，三錦文，四錦釵。都根已能自立，天雄現在祖國，服務軍旅。孫芳萌，而弱女錦秋，錦麥已先後結婚。現有天

亶，錦文，錦釵，尚在幼年，瑩瑩子立，良可哀也，先生遺骸已由柔華紀念殉難籌委會當局發掘，暫厝于峇株巴轄二英里福山亭，于就義五周年紀念日舉行公葬云。

## 林太宗事略

余金鑑

先生福建省永春縣福陽鄉人，名金浣，號芷江，太宗其字也，小時求學於故里世德堂學塾，復興聰敏，好學不倦，就傳五年，文字頗有心得。十五歲得父信即隨母南渡，僑居麻屬什廊巴力加隆暨麻坡等從事工業為生，父名光則字學儀，一生好習奉藝，精通國術，誠心救困扶危，大有俠客之風，先生受其教育，秉性慷慨，任事果敢，不幸其父母相繼棄養，頓失怙恃，賴自力更生，維持家務，撫養幼弟，孝悌可嘉，廿六歲聘娶麻坡僑領鄭文炳先生次女為室，于是內助得人，更謀發展，便集資創辦聯成號樹膠生意，兼代理新加坡中國銀行匯兌，溝通國內外經濟資源，在業務忙碌之中，分工策進國家社會及教育慈善事業。民廿六年「七七」事變，領袖號召焦土抗戰到底，先生為擁護政府策略，響應全民為後援計，隨於同月九日晚邀同鄉僑顏迴華，鄭文炳，鄭友專，羅文漁，鄭其登，林傳織，郭詩善，李尚賢，林彬卿等十餘位僑賢在桃源俱樂部開會策動組織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會畢當場各自捐獻救國金約叻幣二萬元，於翌日電匯中央，並通電擁護抗戰國策，誓為政府後援，同時發動組織麻屬華僑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該會遂於十六日組織就緒。成立後南洋各地亦相繼響應組織救濟會，以資助長抗戰實力。時至廿九年春，先生並力勉其三弟金點君回國效命沙場，以盡國民之責，先生在抗戰期間，對救國工作，未有間斷，迨至日寇南侵，佔領麻坡後，於卅一年三月上旬，與鄭文炳，顏迴華，鄭友專，李天賜，張開川，林彬卿等諸僑領同時被捕，十七日慷慨就義於峇株巴轄宋加弄二條半石。先生生前曾任馬來西亞購機壽蔣委員會委員。中國勸募自由公債總會委員。麻坡華僑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總務主任，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委員，麻坡中華化南兩校董事，麻坡中華基督教學校董事，麻坡福建會館總務，麻坡永春會館總務兼產業委託人。中國國民黨柔佛邦直屬支部候補執行委員，南洋閩僑總會委員，南洋永春同鄉總會委員，永春大坵頭林氏族僑慈善基金保委會主席，永春大坵頭林氏家族重修譜牒及籌募教育基金委員會常務，麻坡玉射種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理等職，先生生前忠黨愛國，精心服務社會，不幸壯志未酬而身先亡，悼念先生生前史略雖死猶生矣。

步比千千秋節烈 效卜武萬世忠貞

## 羅文漁先生傳略

林貽奏撰

羅君文漁字璜載，福建省永春縣坑頭鄉人，幼喪父母，家境貧窮，艱苦渡日，至年十七歲，值滿清末葉，各邊疆省份，盜賊蠶起，永春一隅當亦不能例外，本來永春一縣，自滿清中葉後，丁壯者相率南渡馬來亞，各在謀生，因平時家庭觀念頗重，故每月所得均寄家接濟，附城一帶之鄉村人家，靠洋款維持者，優遊過日競尚奢華，因不知人間有艱難事，而偏僻鄉村藉耕種為活者，一遇荒年莫不叫苦連天，貧者鋌而走險，故盜竊如毛，君之鄉居乃僻壤之地，鄰近德邑，時德化赤水蓮花寨土匪據地稱雄，四出劫掠，為害甚烈，君視故鄉不可久居，遲早必遭匪惡，素聞鄰近鄉人南渡者，無不豐衣足食，為前途計，乃隻身南渡新加坡，繼而僑居麻坡，時麻坡出產惟椰子及桫欓為大宗，此項工作非常困難，君適值壯年，

精神力量均盛，故勞瘁弗辭，經十餘年之奮鬪竟成基業，因念成家業不易，故君一生勤儉自守，從不奢靡，且無嗜好，為求精神上之安慰，乃於中華民國四年信奉基督教，緣信仰之堅，遂為基督信徒，旋任麻坡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執事之職，於民國十五年與鄭文炳先生，及車德源牧師等，提倡創辦中華基督教學校，收容貧苦學生，君歷任該校正副總理成績優異，為社會所稱許，迨七七組國抗戰發生，君被選為麻坡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副財政之職，君自奉儉約，對於社會公益，及慈善事業，莫不慷慨解囊，當武漢合唱團，及新中國劇團，抵麻表演募捐時，接連與諸同僑奔走呼號，最為努力，故該兩劇團在麻坡表演募捐之成績，破歷來紀錄，祖國各報稱譽麻坡華僑籌賑模範區。因此引起日寇之特別怨恨，迨日寇南侵，麻坡淪陷，敵寇獸性大發，一舉遂將所有於抗戰期內，為祖國出力之同僑，一網捕盡，君其一也，時在民國卅一年二月廿八日，於漳泉公會內被執，經敵寇幾番嚴刑酷打，毫不為屈，遂於同年三月十七日，在峇株巴轄宋加蘭路殉難。時年六十有五，君之德配陳夫人尚健在，有子五人，女十一，男孫五，女孫四，外孫男九，女四，瓜瓞綿綿，方興未艾也。傳曰：君雖殉難於日寇，但為國犧牲，其氣節的悲壯，與不屈的精神，異日於華僑抗戰史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千古光榮矣

時在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

## 為國家盡忠 為民族盡孝

### 郭詩善烈士傳記

劉正溫

郭詩善烈士字西庵，福建永春仙鄉人，又隨父僑居檳榔嶼，十二歲失怙，初讀英文，後遷往麻坡轉入中華中學，克勤用功，成績頗佳，師長喜其聰慧，憫其孤苦，供給膳宿，津貼文具，舊制八年小學，竟於三年告畢，於是回國深入廈門集美中學，卒業後入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肄業，民十五年第二次革命軍興，輟學回原籍，宣傳三民主義，十八年被任為永春縣國民黨指委，當時地方不靖，土匪烽起，君層躬冒矢石，深入匪區痛剿，民十九，巨匪陳國輝攻陷永城，未幾全縣淪陷，其母優之，乃命其重渡南來，在麻執教，兼營印務商業，君為人誠懇，好交遊，重節氣，對國家民族抱有大志，而於社會公益事業，尤熱心贊襄，曾任麻坡中華學校董事，青年勵志社總務，永春會館重要職員，及麻坡國民黨執委，『七七』事變，君義憤填膺，極力鼓吹愛國運動，適值麻坡諸僑領倡組籌賑會，支持國府抗戰，君熱烈贊成，數年中連選為麻華籌賑會調查部主任，領到一班青年進行抵制日貨之工作，雷厲風行，奸商失色，成績之佳堪與賑款媲美，當時麻坡被譽為『籌賑模範區』君有與力焉！雖當時當地政府不表同情，一再警告，君志不稍餒，反加緊進行作抵貨，鋤奸工作，致招漢奸積怨，不幸于麻坡淪陷之日，被日軍按址逮捕，先加以灌水，拷打，種種毒刑，然後殺害，與諸僑領先後為國犧牲，遺下老母，寡妻二男三女一家七口，流離無依，令人酸鼻，幸其夫人劉培仁女士，秉乘烈士遺志，在淪陷期間不斷作種種反奸運動，為夫復仇，勝利以後更能領導婦女界為國家社會服務，烈士有知當可瞑目矣！

你的生命充滿著戰鬥，為國家，為民族，而壯烈地犧牲！

### 鄭明月先生傳略

鄭金鐘

鄭君明月，原籍福建永春，為麻坡僑生，天資聰穎，品學超羣，乃翁文炳公愛若掌珠，不甘其一步輕離左右，且以業務羈身，故未曾步履國門，誠憾事也。

君備受中英教育，為中華學校和英校高材生，雖於中年輟學從商，助理業務，然猶以函授自培，終夜焚膏，孜孜不倦，故成博學之士，藏書滿牕，有若當日隨園，不吝借讀於人，堪稱善藏書者矣。

年十八，而取林秀月女士為室，伉儷情篤，羨諸朋儕，翌年而為實得力輪船公司麻坡代理，以挫事有方，任職忠誠，而獲人羣愛戴，未幾，轉任華商船局經理，雖大權在握然猶克己待人，和藹謙恭，旋因乃翁商業冗繁，需君協力，是以改任永復興經理之職，專營樹柘土產兼理保險公司事務，一九三八年永僑組織(口玉)(口射)種植公司，亦以君任經理。

君熱心公益，不務浮華，歷任中華化兩兩校監察，對於社會事業僅能以精神物質方面之協助，偶有重任相加，輒以謙遜賢讓，誠一難得之人也。

抗戰軍興，君觀國之危殆，朝夕縈懷，乃對籌賑工作，竭誠以赴，惟羈於業務，未能出任要職而物質之捐輸，則甚有可觀矣。

君篤信基督，為二馬路中華基督教會長老，主編靈音樂刊，對教會文化事業作有力之貢獻，性好音樂，領導一般青年組織教會音樂團，歌詠隊，成績優異，為麻來亞各宗教教會所罕見。

一九四二年敵寇南侵，越年而馬來亞淪陷，僑胞俱成釜中之魚，良莠不分，任所烹宰，君於三月六日被逮，解押峇株巴轄，囚禁於舊中華校舍，備受酷刑，慘無天日，同月之十七日與峇株僑領趙厲生，麻坡林彬卿，林太宗及乃翁文炳公……等同遭射殺於新加蘭荒郊，是時君受微傷，僅以一彈斜穿手臂，原無性命之虞，立即炸死仆地，希圖俟機逃逸，無如趙麗生先生餘氣尚存，臨終痛罵暴敵不休，寇兵回首以白刃刺殺，君當趙氏之側，亦被連刺兩刀，一傷足肱，一傷足掌之上，疼痛難堪，及寇卒離去，乃忍痛起而密察，見趙氏與乃翁等俱告隕亡，哀悼莫致。遂與二同僑死裡逃生，君因傷處發炎，口渴如焚，俯瞰深坑之下，流水涓涓，乃倒身輾轉而下，不意坑深力倦，渴雖止而登岸未能，半身溺於水中，傷口為水所乘，幸於大聲呼救之間得獲一客籍割柘工人所拯救，扶之回歸茅屋。煮飯作食，並為設法通知家人，迨夫人獲訊，已逾一周，乃遣人送衣覓藥，然因憂傷過度，藥物不週，而於五月一日逝世，時年四十一歲，遺下四子八女。差幸夫人賢淑，治家有道，撫育孤兒弱女，他日長成，當記乃父死狀之慘云。

是耶穌信徒 是華僑良範

## 陳和尚先生史略

林巨栢

(四十八)

陳君和尚，閩之安溪人也，少有大志，性嗜學，家貧無以為計，入塾經年而輟，十五遂能負仰事之責，人皆賢之，乃翁諱性開，性溫和善忍耐，教子義方，論以處事宜忍，作事宜勤，非義莫取，君之得以成名，實乃翁之善教也。

君年十五，即離父母，謀食廈門為店夥，月僅一元辛金，而君不嫌微薄，唯恐無學進步耳，越年南渡，旅居蘇坡，耐勞刻苦，漸有積蓄，用百折不撓之精神，力展及披荊之苦鬥，經濟基礎，於焉奠定。

君具愛國愛鄉之熱忱，重視教育，以服務社會為職志，歷任森華籌賑祖國難民會副財政，救國公債財政，漳泉公會財政等職，為社會所倚重也如此。溯自抗戰以還，出錢出力，常佔人前，民廿八年，蘇屬漳泉僑胞發動建築漳泉公會會所，君被推為募捐主任兼財政，毅然就職，不避艱難，步行勸募，雖山林僻壤，君亦前往，又喜為策劃，畫獻樓圖，監督工程，未嘗一日稍懈，公爾忘私，君之謂也，迨建築完竣，會中佈置，及落成典禮，需款頗鉅，君為首倡，毅然捐獻，購置傢私，又躬自赴星者，至再至三，乃告厥成，今蘇坡之漳泉公會，巍然聳立，寬敞堂皇，凡蘇屬同僑，咸謂君之力也。其為社會人士所推許也又如是。

憶當日寇陷蘇時，君已挈眷避禍山林，不料惡徒蠱起，攻家劫殺，時有所聞，居處山林，朝不保暮，君為苟安計，迫而遷回蘇坡，詎之未數日，遂遭日寇毒手，嗟呼暮年晚景，終養未由，蒼蒼鬚髮，沉冤何伸，思之悽梗，幸君哲嗣，如碧桃昆仲等，皆英慧精明，克紹箕裘，足慰英靈，是君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也，爰就所知，略誌一二，敬為我同僑告之，俾之陳君未溪生報國之仁人也。

## 何益謙先生事略

李冰人

何益謙先生，字承志，乃閩之惠安人也。先生生於遜清末葉(時適光緒廿六年)，時適朝政日非，國勢岌，外有強隣之凌宜，內有憂患之交迫，民不聊生，士有憤志。先生年級及髻齡，莊若成人，當其就學蒙塾時，即懷司馬公：「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言，隱然有匡時濟世之志；故能砥礪志節，奮圖上進，而兢兢於學殖之磨研，以是學乃大進，人以班枚目之。

先生學成後，適國家鼎革，政治為新，有識之士，正以振興新教育相號召，先生乃渡海之金門，從事鄉村教育之提倡，先後創辦鷺山金沙兩小學校，樂育菁莪，凡十餘載，金門郡向孤懸海中，而獨得風氣之先著，先生與有力焉。嗣後揚帆廈島，創辦崇本學校，更以作育英才為己任，桃李春風，無慮萬千，其服務於南洋各屬之門生，為數尤多，所謂笙歌馬帳者，殆先生之所謂也。

一九二八年，先生應同鄉門生之邀，乃浮海而南，其動機原在周歷考察南洋之僑校，間做桑梓之聯絡。不意南渡，因同鄉親友之間留，遂設帳半島，首在蘇屬利豐港創辦培華學校，迨一九三一年，始應馬六甲惠安會館之聘，任該館駐辦，對興革之事多所策劃，嗣鑑於該埠惠僑子弟之失學，富創培才學校於三寶井焉。

一九三七年，先生應蘇坡惠僑之邀，復在蘇創辦謙光學校，尤其哲嗣何有章君主持，時適抗戰軍興，蘇僑爭效籌賑，先生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個人參加籌賑工作外，復號召惠僑，組織惠安公會，積極參予籌賑活動。時漳泉公會方在劃始建築，先生徇鄉僑之請，一度兼任該會坐辦，賜福建會館改組，先生復參予策劃，并兼任作辦，停頓多年之惠務，賴其苦心行籌，為之一振。先生以活動能力，除襄助社會事業外，赴任南洋商報駐蘇記者，從事翔實新聞之報導，而於籌賑之鼓吹，尤多貢獻焉。時峇株巴轄惠僑暨蘇坡膠業工友，均思團結集思，以增強抗敵力量，而苦無人指導，先生復以前輩資格，力與策勵，該兩團體，均先後賴以成立。因是，聲望日著，蘇峇華民提學司高廉威氏，正有志於中國文字之研究，因耳其名，乃聘先生為其私人教師焉。

先生熱心教育事業，期畢生精力亦皆盡瘁於教育，但辦教育端賴經濟，而先生所經辦學校，又每皆絀於經濟，當至經費困難，而志舉債度日，而先生晏如也，其刻苦耐勞之精神，又迥非常人所能及。

先生賦性醇厚，篤志和平，而又善於排難解紛，凡同鄉之有糾葛紛爭者，美因先生一語，化戾為祥，故友魯仲連之譽，為人敏於任事，勤於誨人，公爾忘私，不汲汲於個人之榮達，亦未嘗思計個人之生產；為家教甚嚴，於其子女從不稍予寬假。

一九四一年春即民國卅一年，日寇南侵，半島淪陷，先生以曾參予籌賑就國故，被敵指為抗日份子，歲於三月二日，與僑領張開川，林彬卿等；同為寇囚拘送峇株，備受酷刑，迫供抗日情事，先生知書識義，凜然不屈，遂於三月十七日，與蘇峇僑領，從容就義於峇株宋加蘭路，時年六十有三，夙志未酬，而慘遭毒手惜哉！

先生遺有二子，長子有章君，少年英俊，戰前服務教育界，今剛轉入商賈，計然有道，鴻圖可卜，孫輩成群，森如玉樹，多已入學。次子在鄉務農，亦能克承先德，稱譽鄉黨。

先生門生滿南國，其道德文章，他日自有傳之者，本篇所述，乃記其梗概，亦以表其義烈云爾。

## 林春農先生略歷

林孟權

林春農君，粵之文昌縣鳳會鄉人也。二十歲南來，天資聰穎。旋於商暇，補習英粵，遂精通英文。效子貢或殖設南洋公司，營中西雜貨店，首倡星甲長途汽車以以利旅行，代理各報紙，以宣傳文化，實商場巨子也。尤其是福國利僑，精誠團結，樂所好為。曾任中化南兩校董事，經武體育會委員，覺僑劇社社長，廣東會館董事，茶商總哩，南洋英屬窮周會館聯合會委員，蘇坡瓊崖會館委員，蘇華籌賑會等要職。對於社會服務，不遺餘力；救苦恤難，任勞奔波。獸軍南侵，軍以抗日之故，致被擄而囚禁於峇株，受盡酷刑，視死如歸，終不屈服，而就義焉。先生死年四十七歲，其家屬如乃母林符氏，與夫人鄭宛文女氏，暨妹龍林氏，

外甥龍興吉，長公子日鐵，次日鋼，三日和，四日暖，五日昌，六日明，長媛妹妹，次愛珍，書記徐家炯，內姪女鄭惠英，傭婦亞孀等十六人，

同被敵憲追捕，被突於巴力峇九山。夫人宛文女士，前曾任星吉教席，序後學法接生，曾任蘇華籌賑會婦女部主席，其服務社會之熱心，以視曹女木蘭，無處讓焉。內姪女鄭惠英女士，肄業於化南女校，畢業後任化南教員，為女界新進之人也，當君全家被擄，拘至豐興廊園圖殺時，哀哭震天，機動天地，當時雷鳴電閃，暴風狂雨，交相發作，捲倒屠場樹柅百餘欂，所謂冤含天地，神驚鬼號，殆此之謂。唯先生等雖壯烈殉難，而英風亮節，則已永留宇宙，而垂株史帛矣。

## 王金針先生史略

袁舜琴

王金針先生，福建安溪縣人也。自幼南來，即到吉隆坡錫礦廠做工，後再芙蓉經營建築業，是時，孫中山先生適來南洋，鼓吹革命，推翻帝制，設立同盟會。先生即予此時加入該會為黨員，舉凡社會公益慈善事業，莫不輸財襄助。厥後遷移蘇坡，承建政府各處工廠，勤儉耐苦，常以勞工神聖自居，迨至民國二十年，以年老退休，創設建豐發土產及出稅羅里車生理，藉養晚年。不料於民國三十一年，日寇南侵，三月六日，寇軍在蘇坡大行檢舉，先生竟被逮捕。因此殉難，行年六十有四，王朝聘先生即其長公子也。

## 鄭金龍烈士事略

張逸民

鄭金龍先生福建永春縣下埔鄉，南洋蘇坡僑生，甫週歲父即逝世，繼隨母歸國，至十二歲父與母弟南渡，種植為生，至七七祖國抗戰，憤日寇之侵凌，慨任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調查劣貨，熱誠奔走夜以繼日，公爾忘家，在當時，劣貨不得入，蘇屬有南洋模範區之稱，金龍之力也。奸商嫉之如仇，日寇第五縱隊姓山崎者知之最稔，願得之而甘心，迨日敵南侵，山崎為憲兵通譯，搜查甚嚴，無法逃逸，遂被捕獲，在本市區警察屬百般毒刑，先用吊打電灼，繼打頭部，鐵線撈而椿之以柴，當時適華僑銀行經理吳志賢先生亦被拿禁在鄰間曾窺其毒刑，倭寇所問金龍之口供，知其綦詳，倭奴問及汝緣何抵制日貨，與你何仇，金龍曰：國仇，日本侵略中國，於為中國人當然要抵制，聲聲日本必敗，中國必勝。至此倭奴更疊打至體無完膚，一息如絲口噴鮮血四濺，不能成聲，繼以沸水灌入喉中，尚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而終年僅三十五，痛哉！現存老母五十五歲，早年孀寡，金龍遺下三子，長十三，次十一，季纔七歲，經此四年之困苦，其妻劉氏無法維持生活，不得已至本年別嫁，遺下三子與祖母相依為命，家無立錐，幾難度日，如金龍者臨難不避，為國犧牲殺身成仁，有烈士之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如金龍者可以當之而無愧。查金龍早受三民主義之薰陶，信奉尤篤，故能視死如歸，雖血肉橫飛，早抱獻身國家之志，其願已償，吳君志賢欽其節曰：不可無傳，余執筆謹誌期略拜以為贊。

▲贊曰：

殺身成仁，為國犧牲，努力杯葛，不屈倭兵，血花四射，神志尚清，蔣公萬歲，中國當興，英靈長存，黨史留名。

## 陳金蕊女士傳略

李冰人

女士祖籍閩之同安，而僑生於馬六甲，乃故僑領李天賜夫人也。

女士系出名門，幼承母教，端莊儀淑，蕙質蘭心，有謝女風。稍長，入馬六甲天主堂女校攻讀英文，玉筍班中，姣姣出羣，人以薛鳳稱之，年雙十，歸李君，神明意審，儀軌自如，調御上下，逡巡街友方局，夫婦賓處，內外咸熙，皆贊賀得婦賢。

時李君頭角初露，而志猶未伸，女士則荊釵裾布，井白躬操；藿食賃舂，始共甘苦，真可謂賢媳孟光而德邁少君者矣。迨後李君得志，家道漸豐，女士益復恭儉，不以富貴炫人。故家居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

方李君之奔走社會也，夫人除主中饋，教子女外；復相夫為謹，而每以急公好德相助。凡李君遇災施賑，遇疾施醫，救國捐輸，教育贊助，或恤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生而扶養其孤，歿而經記其喪，入以告女士，必讚嘆相從，唯力是視，未嘗以纖蕃謝也。以故親友隣右，賢口碑女士德，而媿為女中絡秀，間內程嬰；其懿範有如是者。

李君自膺太平局紳後，政界接觸，較為頻繁，每有會聚宴集，恒裾布用旋於女眷間。又因女士嫻用英粵，遇有款宴外賓，每代李君申詞致述，無不尾尾（女旁）動聽。抗日聖戰軍興，蕙僑全體奮起，共組救濟會籌欸助餉；李君熙力呼號，女士亦襄與紆籌。舉凡婦女界之救國募捐，女士均躬親其役，大聲疾呼，不以女留自抑。蕙僑婦女界籌振成績之所以斐然者；女士與有力焉。歷任蕙坡籌賑會婦女部主任，公在抗戰，人稱巾幗，雖賢如曹女慧姬；應亦有過之無不及也。以故敵人銜之，日僑寇諜之在柔蕙者，尤特予注目，并潛將女士活動情形，列入黑冊，密告東京，峇蕙難作，女士與夫暨家人子女之被屠；即此莫須有之罪名也。

當寇酋佗美蒞蕙日，李天賜等首遭拘捕。時女士偕子女避難武吉巴西之膠廠，聞訊憂心如焚，急馳來蕙坡營救，并擬欽赴巴株緩頰。親友有阻之者，女士泣對曰：『愛國何罪，竟遭逮押。余以所天而生，躬所天偶有不測，於又豈能自活。敵寇固虎狼羣，亦復違計及此。設不幸為辱為戮，寧願相隨所天於泉下，又豈忍偷生哉！』卒冒鋒鏑，親赴巴株敵營求見寇酋，拜要一探夫獄。寇酋固峻拒未之見，而對女士之舉動，亦相顧失色，嘆為俠烈，女士既營救無門，不得以哀泣而返。當女士甫離峇株，寇兵即車尾其後，而女士不之知。迨女士歸抵膠廠，諸兒女方齊集問訊時，寇兵槍聲已大作，襲擊包圍，如臨大敵，女士倉促不之備，

遂與子女家人等，同遭逮捕。而於三月七日，一家就刑於巴力峇九山之陰，慘哉！方女士等赴義時，天地突然陰晦，風雨暴至，迅雷奔電，交相怒閃，而草偃如砥，巨樹為摧。豈女士等之冤，上干天庭而下震地靈，始鬼神為號，而山川草木含杯耶？嗚呼，何其烈哉！

## 許烈士惟一史略

劉子肅

許君惟一，字海峴，別號殘魂，粵之潮安人也，天資穎悟，工美術。為人疏財仗義，號交遊，遇善舉，莫不爭先恐後逆例赴之。

狀歲南渡，獻身教育，民國廿四年曾長柔佛麻屬玉謝培英小學。斯是該地風氣閉塞，校舍非正式建築，君以教育為百年大計，未忍因陋就簡，於是糾集當地華僑，發動建築校舍；經數年之奔走呼號，巍峨鬢宇，遂觀厥成。

民國廿七年抗戰軍興，君復以滿腔熱血，加緊救亡工作，時君任麻屬華僑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玉謝分會副主席職，玉射（口旁）蕞爾小鎮，而救濟常月捐之成績，竟佔麻屬第二位，非君領導有方；愛國精神感人之深，曷克臻此？

民國廿九年，君應麻屬五條養正學校之聘；而為之長，除勞力校務及籌賑工作外，兼為華僑抗敵後援會最急進之人物。平日不特從事抵制日貨，而且鼓動僑眾與日人斷絕來往。五條地方乃入哈逢必經之孔道，日人山崎常率其伙伴數人佯為賣藥商人，溯麻河上流入哈逢以偵查地形；秘繪地圖，時人多不之覺，獨君知其詭秘，乃聯絡操舢板業僑胞，勿以舢板資日人之用，由是山崎不能暢所欲為，恨君刺骨。果也，翌年日敵南進，山崎一進麻坡，遂帶其憲兵大隊直搗五條，大索反日主動之校長，時民國三十年農曆元月二十日下午二時也。君本不在校，宜其可以脫險，但敵急於必獲，竟聲言此鎮（五條）苟不將反日主動之校長交出，必將全鎮男女老幼盡屠而後已。君固威武不屈之大丈夫也，睹此芳張敵燄；羣眾相顧失色，自不忍因一己之偷生而犧牲數千之羣眾。乃自人叢中挺身而出，高呼曰：「反日主動者余也；彼等無辜，其速吾死可矣！」登時寇卒如虎攫洋，七手八腳，槍桿及皮鞭齊下，將君打至體無完膚，血流蓋面，然後以鐵線穿過掌心緊緊反縛，押上軍車，載麻而去。

軍之義勇，實常人之所不可及者，當遭毒手嚴刑酷打最慘痛之一剎那間，見者已面無人色，甚至有昏倒者，君獨不動容，且從容告大眾曰：「親愛僑胞！仍當不斷為祖國努力；抗戰必勝，吾死無憾，中華民國萬歲！」今日五條僑眾親歷其景者，偶一談及，猶不禁為君一洒同情淚也！

君何日就義，不得而知，有謂當日被執，在解麻途中遂告畢命者；有謂越兩日（廿二日）被害者，有謂與麻一班僑領再麻屬巴力峇九交圍內同遭殺戮者，真相至今未明。

遺屬有夫人陳士及三男二女計六人。敵於執君知次日午後。復派巫人警察再拘家屬，并限定是日五時需押到麻坡丹戎軍營集中，許夫人及其子女皆被押上囚車。可幸上天作美，霎時大雨如注。車中火炮機停，遂誤集中時刻，車抵麻坡，

已是黃昏時候。司機及警察皆巫籍，以不諳日語，未敢擅入駐軍地帶；又因誤了時刻，恐罪及己，固乃將囚車轉回麻坡警局，而繫許夫人等於拘留所內。數日後，敵酋已不提及，（原來日敵殺人家屬，全憑一時喜怒；不分皂白。事前既不審訊；事後亦不檢點，倘於集體屠殺之期過後，未死者能知逃避多不可幸免）而巫籍警長亦因有所顧忌，（貽誤時刻）并有君之摯友蘇科其人者，在外多方設法營救，固君知家屬因是得免於難。結果僅由蘇科央人具保在外候訊，遂爾了事。

許夫人自失所天後，悲憤填膺，日食無依，因滋養不足次年病歿於麻坡醫院。長子景生愚闇無識，無人管教則不知營生，至今仍過著其漂泊流浪之生活。次子景德殤，死因亦為滋養不足，三子景和，現年八歲，蘇科代為撫養，現就學於玉射（口旁）培英小學。長女因不忘蘇科救命之恩，以身事之，結為終身伴侶。次女尚幼乃君之同鄉收為義女也。

噫！君之生也，急公好義，公爾忘私，化已於羣之中，以國家民族之生命為其生命，故其死也，家貧如洗，後人竟無立錫之地，骨肉因之流離失所，亦云慘矣！不知世之有心人；將作何感想耶！

## 唐明達先生榮哀錄

林照英等

唐明達先生係廣東定安縣人也。少失怙恃，家無力錫，窮途四壁，立即抱有遠方謀生之志，冒險重洋，飽嘗風霜，歷盡辣酸，倣陶朱之作業，學端木之貨殖，初在峇株巴轄慘淡經營，未償志願、嗣抵麻屬班卒，再興基業，獨資開創現代旅店中西餐管匯兌信局，兼代理各種貨物分銷等。積年累月，克勤克儉，發展實業，種植樹膠，同僑咸以商界巨擘稱之。先生急公好義，如救濟祖國難民，協助華僑教育，發起建築愛華學校，慈善捐輸，莫不竭盡心力，慷慨輸將，及倡導之。先生勤勞，守身仁愛，處事和平，愛國尤殷，至日寇發動侵略戰爭，進兵祖國施行屠殺，哀鴻遍野，先生聞之憤氣填膺，隨即號召僑眾，羣策籌賑，捐款救國救鄉。先生天資聰穎，個性剛毅，不屈不撓之精神，尤為社會人士所器重，僑眾所愛戴。中國政府嘉獎之，乃委為中央僑務委員會名譽顧問，歷任中國國民黨南洋英屬柔佛直屬支部班卒分布監察委員，班卒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財政，愛華學校董事會主席，麻坡瓊州會館監察委員，及各社團重要職員等。先生效力黨國，矢勤矢勇，二十餘年如一日，貢獻良多，詎料寇軍攻襲馬來亞時，是有日寇名山崎富之助者，久往麻屬，假西醫為業，實為間諜。盡悉地方情形，及華僑愛國領袖之行動，先生知而絕期人，及抵其貨，故山崎仇之恨之，迨麻坡陷敵後，彼山崎忽出任麻屬憲兵，立即派對到班卒現代號將先生及子輝堯君網捕押登軍車，亂鞭拷打，不及解麻，即於途中十一條石英人膠園內槍斃，先生暨公子遂壯烈犧牲殺身成仁，嗚呼痛哉。先生殉難之日，為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五時，先生享壽五十有七，公子年三十有四。馬來亞光復後，先生家屬於本年清明節，將埋冤幾及四載之骨骸遷返班卒愛華學校舉行公祭禮，為安窆窆於班卒中華義山之原，建碑修塚以為永久紀念，斯亦可稍慰英魂於九泉矣。遺素行錄女一，媳一，男女孫各

一。同人等交誼既久，聊將先生平妻及女敬序如上，藉慰英靈，而永垂不朽矣。  
誼弟林照英，吳卓漢，王昌益，王濟民，蘇英拔，陳繼周 敬序

## 梁東明先生簡略 陳繼周

梁東明君，粵之新會河村石首鄉人也。性豪爽忠義，和藹可親，為中國國民黨麻屬班卒分布執行委員兼常務職。民國元年，在粵之佛山參加同盟會，為國奔馳，從未稍懈，民三年南來加坡，任職於河悅昌行。至民十年，始在麻屬班卒自創梁東明牙科店。曾任班卒愛華學校及中華義山交際職。民十五年反羊城，在中山大學考取宣傳班第四隊為宣傳員，奉命任新會江門宣傳主任。民十七年復回班卒，連任麻坡廣肇會館班卒區幹事，濟南慘案發生，君即挺身而出作抵制仇貨運動，復再領導該區同僑組織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歷任該籌賑會交際職。七七事變，先生憤日寇之侵凌，遂號召班卒華僑，展開抗日救亡獻金籌賑工作，對援助祖國，無不盡力以赴。屢為其隣店日人名山崎者所忌妒。時該日人係在班卒開設藥店，君之救國事業，進維山崎知悉，含恨在心。旋日寇南侵馬來亞後，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十七日，該日人山崎遂由麻帶領寇軍，前往班卒架槍包圍軍店前後然後衝入，時君適在內，遂被捕押登之軍車，載往班卒路十一碑英人膠園內，慘遭酷刑，先將雙目挖去，後再加以刺殺斃命，時年五十二歲。君遭害後，梁東明牙科店乃停業，遺下孤妻寡女，(妻羅氏女名萍萍)因無所依，不得已往新加坡為人用傭工，母女二人賴此度日，義士遺族，竟遭如此境遇。良可慨焉。

敬啟

## 余今錦君史略 張逸民

余今錦先生，字令秀，柔佛屬麻坡僑生，祖籍福建永春線白雲鄉人，乃父垂彩老伯，南渡種植拓展宏猷。家道小康，垂彩老伯較子甚嚴，素有義方之訓，昆季皆賢，人以難兄難弟稱之。怡怡如也，今錦先生，慷慨彬彬，脫盡習氣，好交遊，重然諾，有小孟嘗之號。七七事變，歷任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巴西分會重要職員，常曰…未能執戈衛國，殺彼倭寇，也應籌賑基金，救我災民，慷慨激昂，尤以抵制日貨，不遺餘力。一九四一年倭寇南侵，巫籍警員，名椰谷者，帶倭兵搜索愛國分子甚嚴，竟至武吉巴西路六個半時振美膠家園住宅，圍匝搜查，發現自用獵槍，指為抗日首領，立刻帶捕，酷刑至體無完膚。迫問籌賑委員，欲一網打盡，今錦先生不之應。令弟今鑑先生知其不免，拔足奔逃，彈如雨發幸得脫離。今鑑先生，歷任籌賑總會總務，更為重要，虎口餘生，亦云幸矣，今錦先生，抱殺身成仁之志，乃大罵蠢爾島國早晚必亡，吾心報國，此其時矣，首衝倭卒。砰然一聲，而君倒地，一息奄奄上呼 中華民國萬歲而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如今錦先生者，庶幾無愧。遺下妻一，子三，女二，蘭芽茁秀，他日當能繼承君

志，同時殉難者，有堂弟今佃先生，如此英烈愛國不可無傳。余知之稔，故樂表而出之以留紀念耳。

## **顏土庫君簡略**

陳永固

顏君土庫字廷瑞，福建同安縣港頭村。民國三年誕生於馬來半島檳榔嶼，七歲喪父，陪母痛哭不已，翌年(八歲)隨母回國，寄居集美村其舅父之家，遂入集美學校讀書，年十八畢業該校中學，品學兼優，為人重信豪傑，大公無私。離校之初嘗習職於汕頭市陳家庚分行。民念三年一再南來，先後任職於陳家庚有限公司及怡保義成樹柅廠迄念七年於麻坡新文化書局東翁故林光煉先生之聘，始詣麻坡。

君自小好學不倦，古文頗有成就，寫得一手好書法。對國家觀念至重，素遵從 國父遺教暨 主席言論，其矢忠黨國當毋待言也。

「七七」事變，麻坡諸僑領號召救國，組織成立籌賑會，君毅然參加，備獻身歸國 曾歷任該會調查股要員，籌款宣傳等救國偉業，莫不戮力以赴，尤以抵制日貨為最，厥功卓著，勤勞匪懈，深博同僑稱譽，誠難得可貴之一青年也。

日寇襲麻之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君與同學林處森君二人不幸被敵槍殺於麻市中。

君遺頭髮蒼白之慈母在祖國暨愛妻幼女二。雖雲國仇已報，家恨綿綿何時了，嗚呼！痛哉！英靈果有知將何以堪也！

## **林金權君史略**

邱清揮

林金權先生，號本仁，福建永春福陽鄉人；即林太宗先生之令弟也，曾受中學教育，秉性率直，見義勇為，理財有道，歷任聯成號財務職，於乃兄太宗先生受難之第二日，在聯成號內被捕，坑殺於麻坡巴利峇九山，同時遭害者有鄭文炳先生之次子明發君，及三女婿李約南君，暨鄭友專先生之妻及長子名節君與媳婦孤兒及諸僑民等約三百餘人。先生生前，待人接物，以誠以仁，任事果敢有毅力，亦且忠誠愛國，出自天性，七七抗戰軍興，麻屬華僑籌賑會成立後，君任宣傳要職，對籌賑救國諸事業，無不盡力推動，其弟金點君回國效命黨國，得其勉助不鮮，惟值茲民族復興抗戰勝利之今日，先生竟先壯烈捐軀，為國犧牲，未能快睹勝利，料碧血九原，英靈颯爽，聞日寇降伏之聲，亦當瞑目含笑矣。

## **羅美東夫人史略**

袁舜琴

夫人黃氏，閩字春玉，廣東省揭陽縣人，出身名門，早受德容之訓，天資歷質，備如言功之禮，自歸美東先生之後，內和妯娌，外睦親鄰，端莊淑嫻，堪稱賢妻，而以克勤克儉，約以待人，善德長修，蘭香芬馥，見貧窮而生惻隱之心。

哀孤寡而起憫恤之念，蓋為人所欽佩，而引為懿範也。

祖國抗戰軍興，華僑捐輸籌賑，美東先生，晝夜勤勞，棄私從公，夫人力持家政，井臼之勞，未輕言苦，如是而使美東先生無內顧之憂，專致力於救國之道，古人所謂賢內助者，夫人實當之矣，婦女亦為國家重要組成人員，夫人私之稔矣，故時於治家之餘，協同麻坡先進婦女，組織救國售花團，每逢紀念日，或公共假期，輒三五成群，於陽光炎炎之下，細雨霏霏之中，沿門勸售救國之花，按戶籌募賑災之款，成績卓著，美聲遠揚，麻坡榮獲模範區之名，婦女部的工作，亦佔一部功績也。

不幸倭寇南侵，麻坡淪陷，愛國同僑早招賊忌，魔手所至，屠戮無存，夫人亦於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六日，與其長子煥樓，次子煥江，三子煥儒，六子煥悅，小女阿妹等，一同被捕。而於翌日壯烈殉難於巴力峇九之野，時年四十五歲，株連戚族，冤慘無天，令人回思，不禁為了沛然下淚，丁茲史冊付梓，略記數言，以慰夫人在天之靈，而留夫人懿範於後世云爾。

## 李約南先生傳略 鄭天成

李約南先生，閩之金門縣人，為柔佛僑領李國華之季弟。麻坡殷商鄭文炳先生之快婿也，少年聰穎精通數理，肄業於暨南大學，學成南來，歷任麻坡中華學校，居鑾華僑學校教席，諄諄善誘誨人不倦，極為同事所器重，及後乃棄學就商，但仍不忘宣揚文化責任，故在居鑾創設居鑾教育用品社，營業頗稱發達，先生生平沉默寡言富有情感，尤篤友愛，當日寇南侵，北馬中馬相繼淪陷，殘局以成，始由居鑾攜眷來麻避難岳家茨廠，當臨行之際深以乃兄前途為慮，喟然長嘆悲不自勝。蓋乃兄李國華先生服務黨國熱心公益，而對於襄助祖國抗戰，尤為努力，深恐一旦落入敵人之手決無生望，故依依不捨，欲行復止者，迨後星洲淪陷，更怏怏不歡，每念乃兄，輒眼淚奪眶而出，曾於二月中沅冒險至居鑾探訪乃兄消息，其時尚遍地血腥，交通不便，至亞逸依淡無法通過，遂行折回，其友愛之情有如是者，詎意返麻之後，即遭敵寇拘捕，竟作壯烈犧牲，成仁取義，僑界同深哀悼，先生殉難時年三十六歲，遺下子女六人云。

## 羅煥江君史略 袁舜琴

羅君煥江，故烈士美東先生之次公子也。天資聰穎，體格健全，少受庭訓，為中華學校高材生，智力過人，殊博師友愛戴，擅長體育音樂，為一不可多得的人物，迨初中畢業後，未感母校培育之功，乃服務於中華學校，擔任音樂主任，立志為教育界效勞，甚得同僑稱譽，深為儕輩爭光，祖國抗戰軍興，君身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對於籌賑工作，盡瘁奔勞，不分夙夜，置寢食於不顧，惟國事以關心，麻坡宣傳部，得其助力甚詎，新中國劇團，與武漢合唱團，先後蒞麻，君莫不竭力協助，使義款如山，功蹟蓓蓓，如斯少年英勇，正期萬丈扶搖，

繼繩祖武，匡護宗邦，何圖年方廿八，正當龍蛇之歲，大志為酬，而於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六日，獸蹄蹂躪之下，竟招所忌，而與其母親及兄弟等，同時遭逮，越日，被屠於巴力峇九之原，一門中義，壯烈犧牲，聞是時也，天地興悲，河山嘆息，怒風傾壑，暴雨排山，黑雲蔽空，陰霾覆野，飛沙千里，閃電萬方，震義憤於九天，悼冤魂於四極，於今白骨長埋，雖青史永標，亦難消遺恨矣。嗚呼痛哉。

## 黃讓含簡史 黃君

黃讓含，生於民國二年，被捕時方廿九歲，福建晉江縣桐林鄉人，父禮果，母周氏，長兄讓墨，二兄讓地，三兄讓洗，姐二人，讓含居最幼者，父兄業農兼代辦商，為人均忠厚勤樸，素受鄉黨稱好，家業微豐，讓含天資聰明，秉性活潑，就學於西偶學校，卒畢該校之師範部，學藝以圖功見著，好動運，尤以球藝惟同學所崇，民廿六南來，執教於本坡中華學校，斯時本坡精武體育會聲譽隆起遐邇同欽，讓含踴躍提倡籃球運動，著力大焉，何料佳人命宿遭此荼毒，當日寇搜拿本坡僑領眷屬時，讓含以與林彬欽先生同住遂為混捕而去，迄無下落，想俱遭於巴二峇九山之慘殺矣。其父于和平後聞訊，痛讓含之死亦悲恨而亡，生妻張氏，遺孤天嶺瑩然子力，幸賴親戚給湊生活費，至本年杪托鄉人攜返，以存一脈。讓含一完滿小家庭融融和和竟歸日法西斯毀滅無餘，死若有靈終長銜不了之冤於九泉也，夫。

## 林處森君史略 陳永固

林君處森字馬稟，福建同安縣人，僑生於菲律賓，幼年隨母回國，就學於集美村閩南教育中心之集美學校，十九歲畢業該校高級師範並獲是屆福建省會考及格，成績列在甲等。曾任同安縣縣立中心小學教職。

君體格碩健，有武將之風，進取心甚強，啻任事則小心翼翼，責守始終，民念六年南來麻坡從事教育工作，嘗一度屈就班卒教忠學校(現改愛華第一分校)校長，悉心服務，盡力教導，從期學者無不品學優然，深得該校諸董事之愛戴，為南洋教育界不可多得之師資人才也。

『七七』事變後，憤懣日寇野心，目無公理，每逢課餘，輒奔走呼號救國，竭力宣傳，班卒同僑出錢出力之踴躍，得力於君非淺鮮。

日軍登陸麻坡之日，君與顏土庫烈士相隨同時遭離。殘酷日敵，無情子彈，竟使他一去不回頭，其遺在祖國望眼欲穿之老母知之必創痛萬分，嗟呼！老天！汝其忍耶！

## 鄭明發君事略 鄭金聲

鄭君明發，文炳翁之次子，明月君之仲弟也，僑生麻坡，為沉默寡言，好學

有素，雖未經任何學校畢業，然中英文字相當造就，惟因不擅辭令，故鮮交際，然期待人忠厚熱誠，殊堪稱許，任永復興副經理，助乃兄工作。十七而婚，未育男女，惟螟蛉二男一女，君年方而立，翼其他日鵬飛，為國族效忠，為祖宗克德，不意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於桃源俱樂部被倭寇所擄，即日就義於巴力峇九之原，是時天地震怒，萬里飛沙，為冤魂抱憤，為烈士呼號。嗚呼！桃源竟能避，是暴秦之尤甚歟。痛哉！冤哉！

## **鄭明節君事略**

邱清揮

鄭明節先生就義時，年廿九歲，係福建永春洋尾鄉人也，七歲時隨乃父有專君南渡，初居麻糲什廊，後遷移本坡經營樹膠商業，握算持籌，商場之傑子，凡社會公益，無不見義勇為，迨至日寇侵略祖國，先生義憤填胸，以愛國為貴志，歷任麻坡籌賑會調查員之職，日夜勤勞，明查暗訪，成績卓然殊堪稱頌，然先生年雖少，而任事果敢，膽略過人，乃父熱心愛國，為籌賑會常務，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焉，其德配林煦女士，慧忠賢淑，每當贊助先生效力籌賑。生有子女三人，詎意敵寇南進仇恨籌賑家屬，乃發獸性施以毒辣手段，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六日，將先生父子妻孥一齊捕去，斯時也愁雲慘雨，暗無天日，殉難於巴力峇九山，言之實為悲痛。嗚呼！身雖死而精神不死，其芳名可垂千秋。謹誌數言，聊表哀榮於不朽耳。

## **李斯苞先生史畧**

周祖慶

李公斯苞，字揮同，籍八閩永春縣五斗壠，岳父揮金公胞弟也。弱冠懷大志，負笈集美中學，及卒業南來從兄習賈，孝悌有恭，協力建樹，具古人風尚。

李公雖一介書生，唯任事剛毅，持籌握算，師朱陶之術，對社會公益事業，鞠躬盡瘁，歷充麻坡膠商研究社總務，該社諸子，素懷實事求是之心，不露面鋒，不苟釣譽，義囊解處，桃李滿蹊浴春風，輸財籌賑，嘗為祖國哀兵義戰而效力。

「迎吳獻金」雖曇花一現，是以明日黃花，李公經為國捐軀，而該社於今輸將之熱烈，如救濟難民，敬敷民教，壽蔣建校，以及殉難烈士公墓捐建等等，其欸即為李公暨諸君於是時熱心籌募者。噫！李公雖作古，而手創事業更加發揚光大造福社會，緬懷先烈，欽嘆系之！

李公本避敵鋒于峇屬張厝港自置膠園中，民國卅一年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攜眷返麻，同行者有其內地吳君等三十二人，乘自備貨車於途中被拘，羈巴力士隆拉鄰戲院內，三子裕後，得息兄訓，孝思所動急馳車往省，遂亦被執。翌日，李公與同袍數百人被戮于樹膠原忠，雖彌月取兒，盡遭魔手。

三子裕後前晚自鬆綁繩，臨危霎那，拔步飛奔，寇卒以步槍射擊，渠適為蔓枝半島，未中，躍身泅過彼岸，得虎口餘生。

李公就義年四十二，夫人吳氏，女秀蓮，秀專，秀青，于培秀，培文，培榮

(均中學化南學生)同時殉難。遺下孿生子遺對，極光前裕後，均能自立，長公子培德于敵南侵，接濟斷絕，勤儉而工讀參半，完成學業，為國立同濟大學醫科學士，次公子光前經返國投效海軍，三公子裕後即繼其父遺業而從商。秉筆於此，念無祖國金甌重寄定，可為諸先烈於九泉，唯國事凋唐(虫旁)，願後市須孜孜效先烈之遺志，努力前程。

### 林廷芳先生事略 林聖經

先生名玉馨，號廷芳，原籍福建永春福陽鄉大坵頭，賦性聰敏，好學不厭，其父靈宗君(現尚健在)，係一學者，家道不豐，以先生才堪造就立即栽培，迨畢業於福建省立第四師範，因經濟問題而南渡謀生，歷任麻坡中華學校教職，民廿九年秋，轉任麻巴西育仁學校服務，三十年秋季得該校當局賞識，升任為校長，循循善教，大有誨人不倦之風，民三十一年麻坡淪陷，暴敵到處搜捕愛國僑胞與知識分子，先生在僑領余金鑑君柁園內之難民所被捕，受戮于麻坡丹戎。

### 劉正權先生事略 李培琨

劉正權先生，字鼎元。閩永春達埔田鄉人，幼就學於鄉校，卒業後，因家境困難，逼迫棄學從商，緣民十四年下隨家南渡，僑居麻坡，任職於春源樹膠店逾二十年賴其精細持籌，深得東家倚重。

先生老成持重，為人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待人以忠以恕，樂善好施，故誠先生者，莫不敬戴，其於國家民族，更懷忠誠，歷任麻華籌賑會審計之職，宣傳抗日，策勵捐輸出力，不遺餘力，社會事業，亦熱心參與，歷任陶唐公所及其他社團要職。

先生雖一商人，然酷愛文學，每於公餘，手不釋卷，閱讀至深夜嘗抄錄心得，或輸日記，著作書卷，達數十萬言，盡與所藏書，於敵寇侵境後，付之一炬，於今人物兩亡，不幸至極，良堪浩嘆！

日寇攻馬，麻市遭炸，先生即與家人避難於張厝港，星島陷落，張厝港受獸冰圍剿，先生與妻王氏及三男和數百同僑同日殉難，時年三十四歲，身後遺下四男三女，歸乃父劉貼泉老伯撫養。

嗚呼！先生年少英俊，壯志未酬身先死，且曝屍荒野，胡不幸至是也！倭寇以降，光明重現，然白骨纍纍，冤魂遍野，沉冤未雪，遺恨難消，我後死之輩，何可鬆弛職責！

### 余垂謹略歷 余金鑑

家垂謹，五十六歲，余之族叔野，夙年南來，僑居麻屬武吉巴西營商，祖國抗戰期間，曾任籌賑會巴西分會宣傳股職員，竭力服務，頗著成績，日敵入境腥

風四溢，遍地被災，垂謹與諸同鄉二百餘人，共同避難於雙溪直納敞振美園，民三十一年二月廿八日下午，日敵少野隊兵十餘人到處圍捕愛國分子與青年，除家兄今錦及堂弟金佃兩人，被敵兵當場開槍擊斃外垂謹與鄭健(廿餘歲永春揚美鄉人)林廷芳三人被拘縛酷刑，繼帶至麻坡丹戎兵營從此不見蹤影，埋骨何處，今具未明，可勝痛災。

本紀念史，行將付梓，特為誌此血債，余心憤恨，則不知何日消平，中華民國卅三年四月為敵寇投降後，一年又八個月福建永春鄉僑余金鑑誌。

## 郭占魁占春昆仲事略

謝勳英

占魁，占春，昆仲為鄉僑郭石如先生哲嗣原籍潮安大龍坑鄉，幼隨父南來，經營樹膠生意，占魁君少年老成，襄助乃翁管理業務，夙夜匪懈，經之營之，獲利頗豐，堪稱克紹箕裘，占春君就學中華學校，為初中畢業生，多才多藝，時慨國勢岌危，強鄰凌逼，愧是商人，腔懷報國有心，效命無路，徒增悲感耳，迨抗戰軍興，麻華籌賑會成立，君以報國有機，獻身籌賑工作，聊盡個人天職，四年餘如一日，摘奸糾罔，多所建樹，同人稱之。民國卅一年一月十三日，合家避難峇株屬張厝港，意謂在彼深原野間，諒可苟延殘喘，庸詎知寇君踪至，大加屠殺，昆仲并占春君一子三女，一家六口，同羅浩劫，傷哉，想乃翁齡高，遽遭喪明之痛，遺下孤孀，情何能堪？悲夫！

## 白連德先生履歷

黃國泰

白先生四十七歲，他是福建省安溪坂頭市的人，少年時後，父母早就亡掉了，房親很稀薄，兄弟零零丁丁，家裡很貧窮，無力入學校念書，有時候，他很勉強學寫幾個字，可是像塗鴉一樣，他在民國三年跟著朋友南來，居住麻坡，由他的朋友介紹，就業建築界做一小小的工友，但他立志自成，不辭辛苦，一心一意研究他的工作，經過三幾個年頭，居然成為一個建築界的巨擘，但是他不自矜技能，常常下問求知，後來他自己做了工頭，常抱著博愛的態度，對他的工友是很和藹的，有時他的工人把工作弄錯了，他不但面無怒色，而且喜悅剖白指示，因此人人多樂從他，欽佩他，不幸他在民國卅一年三月十七日被日寇捕去，同日麻坡我們僑胞逮捕的百多人，因白先生平對社會公益熱烈襄助，救國工作很甚努力，所以他引起暴寇的妒忌，聞當時敵寇曾要引誘他做線素人，肅清麻屬激烈的分子，可是他雖少時沒有受過相當教育的人，但很深明愛國家，愛民族的大義，抱犧牲小我，全大我的心志呢，他即罵敵為沒有人道，我們的大中國的同胞將踏平你鬼子的三島，掃除你們的野種了，這寥寥幾語，引起了倭子的老羞，遂下了最慘絕人寰的酷刑，這時候白先生遂與諸同胞就義在麻坡丹戎海邊，噫！白先生真是威武不屈，臨難不避的人呀，我們因和他做了幾年的朋友，所以寫了這幾字聊作我們憑弔就是。

## 陳嘉昌先生事略

謝勳英

陳嘉昌先生：原籍潮安江東區，東洲鄉，南來有年，住居麻坡對面港，經營商業，生平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人多稱之，歷任對面港，培南學校董事長，麻坡潮州會館區幹事，中華公會幹事，麻華籌賑會幹事，尤以對籌賑工作卓著勞績，民國卅一年一月十六日，麻坡淪陷時，先生適五十人，眼見友人，搬運物質，殊感困難，乃為之助。不意寇君猝至，不及迴避，遂被慘殺，分成數段，投棄海中，善人不得善終，良可悲也，遺下男麟甲，湖銀，湖金等四人，女三人，現住對面港四英里，繼續經營萬利興什貨店，克父志云。

## 余今佃君是略

徐德燃

余君今佃，原籍福建省永春縣白雲鄉人，君年少英俊，富有熱情，任事果敢過人，為人慷慨，素為朋輩所稱許，君於巴西育人小學卒業後，曾任振美膠原管理之職，七七事變，麻屬巴西區籌賑分會成立，君毅然參加備獻身為國，並歷任該分會調查科要職，素對宣傳，抵制日貨，籌款等等救國偉業，莫不竭力以赴，卓著奇功，深得同僑之稱譽，成為難得之青年也。一九四一元月十四日麻坡陷入敵手後，巫警耶谷者於同年二月廿八日下午卒領寇兵至武吉巴西路六英里半振美膠園內住宅搜捕愛國分子，時君適與麻華籌賑總會總務余金鑑先生及余今錦君林廷芳等均在家，當時除余金鑑先生技警乘隙逃脫外餘均不克遁避，慘遭網捕，經酷刑後方遭槍殺成仁，君本視死如歸，早備獻身報國，今既獲夙願得壯烈成仁殉國，庶幾無愧，誠可為來者之範矣。

## 吳夫人戴潤娘女士事略

楊慎庵

戴女士潤娘福建雲霄縣人，為柔佛麻坡僑領戴金枝之次女，吳華山妻也，女士身出南洋僑生，曾受英文教育，知書達禮，性緘默，常微笑，無怒容，賢淑端莊，自適吳華山後，舉有男三女三，善秉家政，教子有方，事上以敬，處下以和，內外無間。其為人也，堪稱賢妻良母，如是吳華山君免于內顧，得以安心經營事業，嘗遇市情不景，生活窘迫，地稅催科，急如星火，女士慨然盡以素最珍愛首飾變償，克勤克儉，茹苦支持，則吳君之創業艱鉅至于成就，亦女士相助之力，且常告吳君寧以自奉薄，移作公益捐輸，庶毋負天之厚我焉，吳君本性慷慨，平時樂于施贈，更加女士以慈善相勉，益加興奮，為救濟祖國難民等等善舉，莫不盡力捐輸，似此惜福仁人，理應償享天年，壽終正寢，豈料日寇南侵，馬來淪陷，女士舉家疏散逃亡，月餘方返原址，適張開川先生攜眷前來，壑借宿共居，以避兇鋒，女士夫婦本側隱之衷，歡納接入，不以張開川先生僑領目標，有招日寇加害波及之慮，以之拒卻，且更盛情招待，同舟共濟，本可安然，無如日寇素之麻

坡華僑熱心贊助抗戰，有籌賑模範區之稱，視為深仇大恨，惟恐誅之不急，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六日，竟從五馬路挨戶嚴搜，魔王所至，屠殺無存，張開川先生情知向來報國公績所在，適難幸免，急不知擇，思以無宅與五馬路相距較近，恐遭禍及，立命通知眷屬與戴女士合家同徙二馬路其宅暫避，吳君華山聞耗愴惶，自身照料本宅，而戴女士並子女等同張居眷屬急奔，甫入張宅即為敵寇偵知，女士與長子國平年十四歲，次子國英年十二歲，三子國材年九歲，次女玉蓮年十六歲，三女玉金年十三歲，又其姪婦余舌年廿四歲，胞妹之子陳國忠年十五歲，又女陳玉鳳年十六歲，（即陳子三之子女）。幼其胞妹戴亞利年廿三歲，（即劉文輝之妻身懷六甲）共十人計十一命。與張開川先生並眷同遭兇寇所捕，翌日即殉難於巴力峇九之野，女士時年四十有三，嗚呼哀哉！伏查世界各國現律明定，罪且不孥，況婦孺何辜，距加殘殺，足見日寇之蠻橫報惡，毫無人道，傷哉。吳君岳翁，余之父執，因識吳君之緣，蒙不棄以忘年之交，於是其賢內助戴女士並其子女遇害經過，余知之，值茲冤錄行將付梓，謹附數言，藉旌懿範。

## 王流馨傳記

劉培仁

王流馨先生，名保艾。閩永春東熙人，父紹周，世代書香之家，母李氏，弟妹八人，先生行列居首，幼時隨父鄉校讀書，年九歲土匪王慶忠先後猖亂，先生令嚴被扣，勒索千金，出獄後。率眷難度，僑居麻屬東甲埠，日夜受父親親自教誨，至十六歲時，即出而助教，晝則自修教學，夜則自修英文，後獲父執輔助，入麻中華中學肄業，未幾，回國轉入永春省立中學，畢業後，深入集美高中再求深造，無奈經濟困乏，輟學南來擔任麻中華小學部教員，一九三九年加入國民黨，研究三民主義，迨日寇南侵，先生誓不為敵奴隸，奮志參加抗日工作，招集同志，宣傳抗戰，募捐接濟芭內抗日軍，事洩，於一九四二年八月間在東甲埠被捕，押進馬六甲獄中，慘行毒打，追究同謀及組織，但先生始終忠義始終不服，一九四三年二月遂載往不知何方殺害。嗚呼傷哉！先生竟因無辜而犧牲矣。

先生一生，為人和氣，誠實勤樸，秉性聰穎，文學頗佳，卒年廿八，因擇侶過苛，致終身未曾立家，知者咸感痛惜，惟望有所承繼後嗣已耳。

## 林清溪君簡略

何君

林清溪君，原籍福建思明禾山人也，於民國二十年南渡，寄跡麻坡，任何文皆君開創之經營五金生意之炳發號經理之職，林君年少勇毅果敢，經驗豐處，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溯自抗戰軍興，憤於敵仇同愾，對籌賑工作，莫不出錢出力盡其所能，竭誠以赴，其熱心愛國之忱，至堪嘉許，不幸日寇南侵，地方淪陷，卒被暴寇拘逮，與各僑領僑胞同日從容就義於麻屬巴力峇九山，殉節年卅四歲，可憐遺下萱堂妻兒子女四口，已失扶持，幸何君誼念戚屬，加以贍養，免羅飢寒，何君之仁，誠亦難能可貴者。

## 蕭少校德清先生 李冰人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抗戰勝利之後，由於新知舊雨的關係，使我頗關心到一些回國從軍的華僑青年的安全；而意外傳來的消息，卻說我們的空軍上尉隊長（陣亡後已升上校）蕭德清先生，已於緬甸上空為國犧牲了。

『德清兄已於民國卅一年出擊轟炸緬甸日寇，不幸因受傷流血過多不治，作壯烈為國犧牲了，此誠令人悲痛惋惜之事……抗戰初期，德清兄因抗戰受傷，治癒後調在校當飛行教官……自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安南，泰國，緬甸論入敵手，我空軍曾奉命前往轟炸，德清兄因戰績輝煌，未幾即被擢升上尉分隊長，想不到未久即聞此噩耗傳來，可哀也，……』（下略）鄭振良致蕭德永信。

記得民國廿八年，當我回國的時候，曾在成都勾留一個相當時期，期間曾因搜拍有關空軍的照片，住上空軍事校兩個星期，那時，華僑青年之在士校攻讀者，為數不過幾十人，包括菲律賓，荷印，安南，緬甸等地；而馬來西亞的則僅有幾個，其屬於教官方面，卻也有六七個，以菲律賓的最多，而馬來西亞的卻僅有一個，那即是蕭德清先生，而我之與相識，卻也從那時候開始，在一度傾談之下，才曉得蕭先生也是麻坡的華僑。在抗戰當時的中國西南內地，要碰到一個福建同鄉原非容易，要碰到一位操同一方言而又係同在一個地方居住過的，自然是更鳳毛麟角，就在這種關係下，我們談得最投機，而他恰好也寄宿於成都城內，在空暇的時候，我們幾乎天天見面，誰想到這一次的見面，竟是最後的一次：這怎不叫我悲傷呢？

那時，蕭先生年紀還很年輕，只有廿六歲，個子瘦瘦，不高不矮，不見得像一個空軍壯士，但他的精神和技術卻特別好，他在士校所教的科目，不是普通的練習機，而是卻繁難的轟炸機，在當時，我頗懷疑到空軍的體格，以為須如運動員那麼龐行大漢的身手。

「在你的想像之中，也許以為每個空軍的體魄，必須健碩如『卜生』台上的打手，」；他插著兩手，突然轉回來，翹著拇指笑嘻嘻地對我解釋：

「其實那是錯誤，最好的運動健將，不一定在空軍方面會有合理的體格，為什麼？因為運動員的體格，常是手大，腳大，或屁股大；而並非肌肉平均發展，」他滔滔地繼續說著。

「你得知道，飛機的機件，乃是最輕細不過的，」他特別睜大奕奕的雙眼：「當你操縱氣的時候，假如你也以投擲籃球或踢足球的力量和姿態，用在飛機上面的任何機件，那飛機準非不上，也許連機件還要弄壞的。」

他遞給我一塊糖漿，自己也塞進一顆，如像教師般的繼續說下去——

「有許多優秀的運動員，常因心臟或血壓關係，投考不上，或甚而中途被淘汰而去，原因就在這裡」，他略為抑頓一下。

「一個理想的空軍戰士，就須自頭至腳，以至五臟六腑都要健全，都要肌肉

平均，像我這麼一個體魄，算來並不特別，但卻符合了這個條件，這一點，你應該報導報導，免得有些海外僑青年有所失望。」

「說到我的體格，自從去年掛了一次紅，為流血頗多，已感大不如前了。」他說這話，真的有些感喟：「其實，人家說，空軍到像妓女，到了青春已逝，便就人老珠黃不值錢了，空軍人員情形，也還如是。」他似乎在憧憬著那凌空殺敵的一段光榮紀錄了。

我聽到他說掛紅的話，便好奇地追問當時的情形。

「那還是去年的事，時間是十一月八日，地點就在這大城的成都」，他興奮地開始縷述：

「敵人的飛機十七架，編成了類似『荒鷺』的隊形，首次襲擊成都，那時我奉令駕機迎擊，我駕的是一架驅逐機，就在這天空上展開對敵的游擊，」他順手輕輕呷了一口「諸山名茶」。

「敵機陣容雖是那麼齊整，去不敢單獨俯衝，我呢？可就興奮極了，根本也不知危險就像鷹隼的撲了上去，目標是想先擊敵人的領隊座機。當正在迫近的時候，突然，敵機的機槍都如雨朝向我發射了，這時，我的機已被擊中，幸而沒有著火，於是我只得打轉，不敢再取攻勢，但敵機卻仍跟著不捨，忽一彈中了我的保險傘，一彈打中了我的右膝蓋，另一彈中了左腿上，其他手足數處，亦都被彈片擦傷，幸而腹部並未掛彩，我便已受傷之機及人，繼續飛旋攻擊，終於敵機也被我擊中了。」說到這裡，蕭先生緊握拳頭，特別加重語氣：

「這樣的飛旋迎擊，約半小時後，等到敵機遁去，我才安全飛返根據地，為掛了彩，便入醫院療治，在醫院留兩個月，雖則傷處都已痊好，但深入膝蓋裡的子彈，至今仍無法取出。」說著，他還指著他那受傷的地方。

上面這些記述，那是蕭先生唯一的空戰紀錄。此後蕭先生是否曾在出擊，因在淪陷期間，消息斷絕，也就無從打聽。而在緬甸上空的戰績，大約也是他駕機報國的最後一次紀錄了罷。

蕭先生，係福建德化縣人，如果活到現在，已是三十四人。他父親蕭到滿，早已逝世。是麻屬武吉巴西埠的一位華僑，經營膠園及椰園，母徐氏，還健在，有弟妹各一，妹已嫁了，弟德水君，還在武吉巴西埠經商，蕭先生係麻坡僑生，曾在武吉巴西攻讀私塾，到了十四歲，才跟他的母親和弟弟回國，在德化讀明倫小學一年，其後則轉學到永春培才學校，畢業後即負笈廈門集美中學，那時恰在民國廿年，初中畢業後，因志在從戎，便即投考南京中央軍校第十二期肄業，受訓約半年，即轉學杭州笕橋中央航空軍官學校，廿五年三月才為航校正式生，在航約十六個月，因七七事變，抗戰開始，便即搬遷雲南昆明，繼續攻讀，直至廿六年二月廿六日，這位空軍戰士終於順利地畢業了，畢業後留校見習訓練轟炸機一個月，即又來成都繼續受訓五個月，始正式被認為空軍士校教官。

蕭先生除駕機而外，也還嗜好游泳和攝影。在運動方面，他也喜歡網球，籃球和足球，但這僅是玩玩而已，並無特別擅長，他為人和藹沉默，卻不大與人交際，也很少結交女友，在成都，最為女性追逐的是空軍人員，而他卻頗矜持，也

從不計畫結婚，他曾對我表示，要在勝利後才結婚。現地是勝利了，而蕭先生卻便就作了國殤，這實是絕大損失而又令人悲悼不能忘懷的事哩。壯志未酬，

## 為殉難僑領僑胞集體鳴冤告麻屬僑胞

我親愛僑胞呼！

君等光復之後，勝利之餘，廢墟建設之中，猶憶及四年前吾麻之空前大屠殺乎？方其實也，敵寇以所謂「天子樣軍隊」侵略此地，鐵蹄所踐，鐵鞭所臨，幾始吾人皆陷絕亡之境，而吾麻之一班愛國僑領及無辜僑胞遂在敵酋猙獰盛怒之下為國殉難。夫敵寇之橫暴，舉世皆知，婦孺揭曉，史不絕書，報不覺戴，電影映於前，戲院演於後，吾人正惴惴其鋒鏑將及吾人身上，不幸此慘絕人寰之屠殺果焉終及吾僑，且較諸史書報載影映劇演尤倍加慘酷；雖古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猶不能及其什一焉。

夫愛國無罪，列邦皆然；而敵國僑民，亦例作俘虜，不料敵寇竟豺狼其心，一入麻坡，不俘虜吾僑，卻以「抗日」罪名加諸吾僑，更以「抗日魁首」，加諸僑領。方寇諜山崎潛入時，及列吾愛國僑領於黑冊，敵酋佗美踏臨之日，竟囚吾愛國僑領於檻車。藉開會訓話一網打盡，乘檢證查問幾次逮捕，僑領拘後，繼搜眷屬；父兄檢了，終極婦孺。張厝港之血未乾（張厝港被屠五百人麻僑佔半數），峇九山之禍旋作。丹戎難屍未掩。峇株冤殺又同（麻坡僑領皆死於峇株）。以集體之刺戮，成危城之枉死，其後復於山頂芭內，大肆焚戮；四鄉八鎮，重加刑屠，禍殃及於窮僻，死事烈於亙古，殺機出自寇酋，幫兇成乎漢奸，遂使千古之奇冤沉於一旦，旋睹萬人之亂塚黯乎三春，迄今白骨纍纍，頻聞秋秋（口旁）泣之聲；青燐點點，散作歷烈之魂。嗚呼！敵國以降，寇酋兇手尚逍遙法外；盟軍雖至，敵諜漢奸猶匿處人間，佗美之頭未購，王逆太原在逃，殉難僑領之冤莫雪；山崎之踪猶潛，太保粟原尚在，死難僑胞之恨莫伸。同人等追念前烈，涕與淚俱；痛憶諸兇，憤隨恨至，爰成立此會鳴冤，即欲為死士昭雪。尚望吾麻僑胞，細訪冤塚，詳查殉難年時；重檢冤骨，明指死者姓名，至於遺孤遺孀如何善後，兇手如何控訴，尤盼吾僑提供意見，蒐集證據，藉作參考，務使其冤得鳴，極凶得正，上維天地正義，下慰烈士英魂，謹啓

麻屬華僑集體鳴冤委員會

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 日

## 麻華集體鳴冤會工作紀要

日寇侵略馬來亞時，吾僑受其殘害者，為數甚多，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日寇投降，盟軍勝利，吾僑得有重見天日，去年六月間，本坡僑胞李尚賢，羅純興，邱瑞隨，顏玉文，顏友道，顏高文，陳期爾，林秀月，郭東海，陳炳祥，陳

初澤，顏宣，顏其英，顏奮堅，林邦羣，劉傑民，顏悅文，羅天民，羅光然，顏邏文，劉國七，劉在川，李定業，劉務漢，黃秋嬌，張智超，張逸民，林敬，馬綸潭，李烏文，李源德，蔡東球，鄭明泰，劉輝，陳柏桃，劉時清，吾戒三，黃買來，沈連城，何君佐，林巨栢，鄭天成，陳時試，劉正溫，李冰人，李壽仁，陳必梓，余金鑑，傅碧泉，余輝，鄭秀專，鄭世烈，林貽奏，林廷柳，黃振元，鄭成勛，張南皇，林照英，余文淵，李鏡初，劉維謙，許坤炎，許峻親，劉怡性，林雅碩，劉培仁，劉南簪，劉注侯，李玉團，李培德，郭石如，吳志賢，孫木水，王朝聘，袁舜琴，王敦尚，陳大涼等七十七人，發起組織麻屬華僑為敵寇入境死難僑胞鳴冤大會，於同年廿七日，假座中華公會禮堂，開籌備會議，公推劉在川主席，討論結果，定名為麻耀華僑集體鳴冤委員會，選舉職員，正式成立，計正主席林雅碩，副主席劉在川，正總務王朝聘，副總務陳栢桃，幹事劉務漢，余金鑑，中文書鄭成勛幹事張逸民袁舜琴，英文書廖裕俊，(後廖辭職，陳大涼代之)財政羅純興，正調查李尚賢，副調查劉正溫，幹事王敦尚，鄭世烈，正交際陳時試，副交際劉國七，並致函向中化公會請借為本會辦事處，第一次職員會議，添設殉難家屬聯絡組，致函受難遺族代表李文龍，劉培仁，林金麥，陳秀珍，羅福明，林廷柳，鄭明泰，顏其英，劉輝，吳華珊，傅碧泉，鄭秀專，郭東海等於每次會議時列席參加，推派劉在川，張逸民等為代表，赴新加坡請總領事及鳴冤大會主席鄭古悅，予以指示機宜，及取聯絡，一面印發為殉難僑領僑胞集體鳴冤告麻屬僑胞書，通告僑胞，請填報被日敵慘殺慘狀，及蒐集人證物證等，送交本會，以作控訴證據，此後請各電影戲院報效，代映幻燈，藉作宣傳，陳列寇酋肖影，供人指認，與被慘殺地點，牽線掛圖，附書被害人數日期，見者莫不義憤填胸，而派員到沙益撈攬，武吉甘密，東甲三十二牌，巴莪，新港各地調查，被殺狀況，切實進行，計得確實證據者十餘宗，以呈交第七區戰犯調查團，備作控訴侘美，山崎，少野諸戰犯之證據，計本會得本坡僑胞前後捐助經費共八百餘元，及中華公會暨各區分會與麻行政長官，警察署長等，多隨時幫助，是本會進行順利，熱情不可忘也，本屬僑胞被殺於巴力峇九山者凡有五十人(謝炎一人得倖不死)遺骸有本會職員余金鑑，李尚賢，劉國七，負責召集工人，於去年八月廿五日，前往開掘，得遺骸百餘具，分儲七大甕，寄厝於福山亭，至本年三月十六日，舉行公祭，運送至峇株巴轄，次日公葬於亞逸依淡，以慰忠魂，至被集體殘殺詳情及本會辦理經過等項，各報多有揭載，茲略之，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麻華集體鳴冤委員會席林雅碩記。

## 日寇萬惡令人髮指

### 死裡逃生十僑胞痛述集體屠殺慘狀！

日敵入境後，各地僑胞被害甚多，麻屬一區，被日敵集體慘殺者，達十餘處，如巴力峇九山，芭莪陳江海園，沙益緞懷園，東甲三十二枝，利文達十六枝，巴

力士郎，沙益撈覽頂南落園，及班卒什廊各地，或殺或焚，或割喉取血，其蠻橫處，有至不可令人置信者，惟其證據確鑿，誠天人共憤也，茲將當時慘情分別探置如次：

巴力峇九山慘殺，此案得被殺未斃命之大埔人謝炎述稱「余謝炎男性四十四歲，廣東大埔人，現住麻糴武吉甘密，前任麻坡四馬路順利鐵店苦力，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上午十時，被駐麻日軍少野部隊拘捕，押上羅里軍車，先至中華學校，見被拘之男婦老幼，約千餘人，下午三時，被挑出數十人載至丹戎海濱洋樓外廊，見有已從他處載來者頗多，夜有兵二十餘人，驅諸人入屋內，且嚴守之，次日中午由著軍服，帽後垂有布條之日兵，挑出男婦老幼共一百五十人，一一加以繩縛兩手，每三十人為一車，以日兵四人堅守之，計分五車，載至巴力峇九山砍殺，先載三車，婦女在前，約經半小時，再載二車，余在後一車，至受刑場，見開有長溝數條，溝係修掘者，深二三尺，寬約尺餘，斯時日兵解諸人之縛，驅入蹲於溝內，戰慄之間，只各嚎啕大哭，須臾，前面溝內先下之第四車諸人，被日兵開槍射擊，慘哀聲震天，與卜卜槍聲之並聞，繼見日兵親自掩蓋新土。

余與同難者，被驅下車，先解繩縛，列蹲溝內，日兵漸由後面溝，喘其即未死者，或發「烏烏」之聲，旋又聞一二槍聲，蓋射殺尚在掙扎而發聲者，霎時，刀乃落於余頸後，彼時我又兩手，低頭按其上，右手亦受傷，因詐死，少傾由後掩土，胸前有兩手叉拱，稍有空氣而頭上之土，幸不厚，未致窒死，猶覺上有兵來往視察之腳步聲，十分鐘後，忽雷雨大作，我以左手撐出撥土，先露頭面，見有巫人，以手招之，彼問何種人受殺，答以華人，不顧而去，乃自撥土，約歷半小時，始得爬出，蛇行至一華人屋門口，自取水喝之，精神頓振，屋主人另易被雨濕透之衣服，而給穿上半舊之白衣黑褲，且承贈銀五角，及紙傘一把，余冒雨而行，途中風猛手傷不能穩持，傘數跌而破，雨旋止，棄傘躲一大樹下，附近華人有贈食物及銀者，夜間蚊多，徹夜未合眼。

晨至五馬路尾，坐人力車回店，付車資兩元，店東張求(憑音)給予銀數元，令逃避，余乃作人力車至巴力洞葛，姑母家，見余妻及子，於是三人同車至政府醫院求治，假名李從，在芭莪被盜所傷，時八日下午三時矣。翌日上午醫生求診，先夾取傷處之泥土，及洗清污血，斯時乃敷藥包紮，右手更附紮一板以承之，日人來時，余則避其視線，經四十日，創愈出院，憶同受難者一人，跟我爬出，但聞不久斃命，認得同難者有鄭明發，羅美東一子，及一店員，與三利號之楊山，正利號之陳聰，而張開川，李天賜，則曾初見於丹戎洋樓，後被戴他住。(按謝炎警受刀砍，創痕甚深，右手傷痕亦顯然可見。)

## 吳延慶口述

(民國卅五年八月十日記)

吳延慶，男性，年時五，永春達埔鄉人，現住張厝港，通訊可由林振泰轉交，父吳居，母名對娘，弟吳南益等四人，於一九四二年古歷正月十三日，被日軍清鄉隊，(聞係松井)到巴力四隆，慘殺同僑數百人，延慶之父母及弟，與諸人同殉，

茲將吳延慶口述如下：

我(延慶自稱)記得日軍於一九四二年古歷正月十二日，將被捕之婦孺，同禁於巴力四隆戲院後之沙厘屋，次日朝陽初上未久，日軍數十人，壓驅婦孺至碩莪園內，與從他處拘來之人，計分數隊用槍尾裝刀，一一向被拘之男婦老少刺殺，那時只聞哭聲與哀呼，震天動地，我與母弟，同在一處，日軍先以布條縛個人兩眼，母弟被殺時，母傷胸，弟傷腹，慘呼而亡，我繼被刺十一刀，倒地暈死，迨至次晨，我忽甦醒，耳聞雞鳴，天明時我見母弟已在血泊中，我忍痛強起，步行約一英里，被劉菊，梁丑，救入樹膠園內，以所拾得英軍退去時所遺棄之藥布，代為包紮，經數月始得痊癒。

### 李福供證

(民國卅五年八月廿六日記)

李福，男性，卅六歲，廣東信宜縣人，現住麻糶沙益英人緞懷樹膠園內，通訊猶沙益黃熙業轉交，由祖國來洋經歷二十餘年，任割樹膠工。

戰爭爆發，日敵入境，我(李福自稱)與華僑七十多人，移居於沙益金山腳芭邊，種植避亂，一九四二年中甸，某日午後，雨止天晴。約五時。有日軍二百餘人，至沙益街場，分成兩隊，一隊進仙噠，一隊入金山腳，到兩住屋中，拘捕黎文一名，又一屋中拘捕十人，及途中拘捕生番一人，計共十二人到籬笆邊不遠之樹膠園內，將上述十一人以繩反縛兩手，由日軍槍刀刺殺，我與一幼子，亦在被捕之列，被驅至受難處，另放稍離一邊，惟未被綁縛，詳見日軍中走出三人，舉槍刀先後刺殺黎文，梁榮，以次級海豐籍四人，次及鐘標，李星，李軍，呂文，封世，最後殺生番，諸人被殺後，日軍退去，我攜幼子，於驚悸之餘，如夢如癡返回原處，報告同居之人，再隔兩天，由沙益黃熙業，唐賜珍君等，僱工到處掩埋屍體至今未再遷葬。

### 顏愛玉供證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記)

顏愛玉，男性，三十一歲，原籍福建南安，現住麻屬十廊(通訊新發興)由祖國來馬來亞，歷廿一年，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下午一時被東甲華人偵探明劍者，傳至冬甲警局，繼轄禁於麻坡警局，至十三日下午三時許，與同禁者七人共八人，被日軍數人，用羅里車載到丹戎椰園內，開槍射擊，諸人悉斃，我(愛玉)槍聲初響急奔而逃，日君隨後直追，以槍刀由後刺及右頸，以未中要害，繼續狂跑，約百步外，日軍停足，我得脫身歸回匿避，購藥自治，經一周後，而告痊癒，及今回憶，猶有餘悸。

### 覃忠供證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一記)

覃忠，男性，現年四十八歲，廣西容縣人，住麻屬沙益撈覽頂，南落園 33

號山桂林公司，歷有十年，任割樹膠工。

民國卅一年古曆七月廿七日即洋歷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我(覃忠自稱，下同)和陳昌，盧振，黃真等三十多人在本處芭邊掘茅草，是日上午九時左右，有日本軍約百餘人，由武吉甘密十九碑，步行而至，即分開包圍，招令所有掘茅工人，集中蹲於地上，隨軍有一不知其名之華人為傳話，首先檢驗日軍前時所發給之工人證，由被稱為假冒者，於是將三十多人，分別男女，高低及男人有長髮者令分蹲下，不許走動，隨即就中抽補，駱杰，徐東，黃桂珍(女)陳二嫂(女)謝桂新，賴治，王生，梁鳳，良方，李啟，李端，李洪，陳瑞，陳文，陳瑞嫂(女)羅照等十六人，用樹上樹膠之鉛線或縛兩手或否，聲稱要帶住麻坡問話，押驅而去，但隔些時，即聞槍聲，我和諸人，因驚而回住處，在隔約半小時當諸人在驚惶談論中，忽見羅照帶傷而歸，極詢詳狀，承羅照云，諸人被日軍驅至受難地，遂揮刀殺人，每人被刀後堆入茅屋內，繼即將門關閉，放火焚燒，羅照傷頸不深，於火勢未盛時，乘機逃出，拔足而奔，被日軍由後面槍射擊，傷及臀部倒地未起，迨日軍去後，乃負創而歸，斯時血流滿身，喘急色變，乃由公司中級寧財副送其入冬甲政府醫院受治，數月後創痊時，由日軍領出，在押至隆泰山路邊殺死。

上述諸人被殺焚後，次日，本公司召集人工，前往收埋，但見遺骸慘狀，當不忍觀，大都手足都被焚燬，頭面不能認出何人，頭髮衣服，則焚燬已盡，當時為收埋工作者，有黃真，盧振，黃全，陳昌及覃忠等現均健在，並已將該地插誌矣。

### 鄭文縛供證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鄭文縛，男性，卅二歲，福建莆田籍，現住麻屬什廊容芳理髮店，由祖國來南洋，以歷十一年，當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在武吉甘密十九枝店內，為人理髮時，見有日本軍二十餘人，由印度人引導由沙益英人數柅園乘腳踏車而來，一見華僑，即抓捕驅至店後，令均蹲下，遂開始用槍刀刺殺，在其外圍者則有機關槍防守之，一時哀呼聲與槍聲並作，我(文縛自稱)因逃至附近大芭，聞槍聲數十發約經一小時，逡巡而來，見全街住民，均逃命一空，繼而住民漸回，前往視察，見黃仕，陳才等倒斃路旁，深受刀傷而死，附近百步外，倒斃數人，係逃跑時，被槍射殺而死者，我曾數死難者共三十一人，多有認識熟面而不知其名，下午一時左右，人更多，趨視後由受難家屬自往收埋，而無人收埋者由玉射種植公司派人來代就近地掩埋之。

### 葉添興鄭德敬供證

(民國卅五年八月九日記)

日寇駐麻憲兵山崎富之助，站前久往班卒行醫，深悉當地情況，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有敵軍六名隨帶翻譯員，到麻屬班卒，擒捉唐明達，唐輝堯父子，即梁東明，與其親戚母子兩人，林世明，混種西醫三位，鄭德敬，葉添興葉鐘靈父

子共十人，當敵寇到班卒時，葉添興之家，被搜劫首飾現款，酒枝值時價六千餘元，諸人被捕後，以車載至麻坡路十一英里英人樹膠園(前夕顏典園)先行問葉添興關於班卒籌賑分會職員姓名，當即答以鄉村地小，只由個人負責，寇兵怒，以木棒毒打，繼驅押於羅里車後端，次押唐明達住另一室，訊問共廿分鐘亦驅押於羅里車後端，再後見日寇隊長，於衣袋中取出一名單，末有署山崎字樣，旋呼點唐輝堯，西醫三位，梁東明，即唐明達，四人以繩反縛雙手壓住屋後樹膠園內，不久，就開長短槍聲十三發，蓋以上四人被槍斃時約五點餘鐘，而未被槍斃者仍由敵兵拘在羅里車道麻坡被囚於警察署(除梁東明之親戚母子兩人未下車外)次日山崎來監禁處巡視，閱二星期由保釋放，而梁東明之親戚母子兩人，至今尚未名其死所，唐明達等四人屍體，由陳亞煥(住美成園)唐南斗(已病故)諸人為埋葬，至一九四六年清明日，為拾骸骨安放於公塚。

(記者按：鄭君已於本年一月三日逝世)

### 陳江海供證

(民國卅五年八月廿六日)

於(陳江海自稱下同)於距離巴莪市五英多里處，置有陳江海樹膠園一所，自日寇侵略馬來亞後，就於該園內招集壯丁，組織自衛團，以防不良分子，即匪徒趁機打劫，當戰事緊張時，余曾數次以糧食接濟由昔加挽向撤退之澳洲軍，即引導被等出山林之路，因此兩層，遂引起馬來人不滿，而向日軍報告。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余由本園山路前往距離約十六英里之峇株張厝港訪友，十七日中午返回，約離本園公司一英里，忽聞槍聲，余快步趕回，離家不遠，聞有極可怖極淒慘之哀聲，余知勢有不妙，小心前進，在叢密草木中，隱藏偷視，見本公司之東西兩面，均受日軍包圍，數十人之華僑男女，有十多名已被日軍拘捕，雙手以鉛線綁縛，繼見馬來果多名，與日軍同來，當時所聞淒慘哀聲係由被捕獲之工廠所發出，有日軍能操閩語，問該工人陳桂南曰「陳江海往那裏去」桂男答以陳江海是我的頭家，他往那裏去，我不知道，你要打就打，打死也是一樣。日軍大怒，以短棍亂打過後再跳上其腹部踐踏說，你若指出陳江海之藏身地方，我就放你，陳桂南三次失去知覺，每次日軍放入她口中，不知何物，使他甦醒，醒了又打，打了又問，但陳桂南都推不知，至第四次催殘，陳桂南竟死於日軍之毒手下，繼見日軍捉住陳桂南之子年三歲，以利刀割其喉，取杯盛血以麵包蘸血而食，在約經二小時，日軍又將他處捕來之華人，推入屋內，先以槍刀刺殺，然後放火燒屋，當時在本園所有被捕之華僑，若說不識江海者完全得釋，若說與陳江海是其東家或親戚者，則被毆打至斃，五時許天忽下大雨，日軍退去，余隨後向前調查，知被屠者，有男十六名，女一名，男孩一名，其姓名及住址如下：

張生約四十歲客籍，陳江海園工五人，陳桂南曰四十歲廣西人及其妻約三十歲懷孕臨產，與其子三歲，張金亭十九歲永春旦嶺人，鄧占約六十歲廣西人。

巴莪新港港腳三名，馮安利約六十歲瓊州人理髮匠，陳生約五十歲永春人，雜工，陸潘伸約六十歲，潮州人種植，李樟園工人二名，許友三十歲廣西人，王

靜全上，鄭榜園四名，郭任安約三十歲瓊州人，鄭源芝約三十歲潮州人，劉光文約三十歲瓊州人，岑保約三十歲，客籍，李天賜園工人(未詳知者僅一名)，吳源約四十歲，潮州人。

### 徐雄供證

(民國卅五年八月廿六日記)

徐雄。男性卅一歲。福建德化縣人，現芋麻屬東甲卅二枝，種糧食為生，日寇入境後有華僑十餘家，老少三十餘口到附近金山腳新芭，開墾種食，一九四四年陰曆二月十六日天甫明時，有兩羅厘。一汽車。滿載日軍，由野新抵達該地，隨帶有一翻譯員及華探龐石糧(譯音)向路口紅毛園，借帶鋤頭二枝，到新芭園捕僑胞二十餘人，驅押至尤雲之屋，問明姓名，指分集兩處，前處原集十一人，即除外，殞渠，尤雲，林業，潘煙霧，林概，黃亞峇，鄭堆，鄭禮，徐甲已及徐雄本人，林樹一名，則因於被指定分集後，欲抽香菸而走過來者，繼由日軍釋回後一處十餘人，遂再將前處之十二人帶至十二公司紅毛園之房邊，嚴格監視，為未被縛，已一日兵右手持裝刺刀之槍，左手握一華僑右手而至前面約三百步處以槍刀刺殺，由巫人兵補先握鋤掘土候為埋屍，最初被殺者，係除外，林樹，第三人及徐雄本人，走至半途，用力掙脫，向側面拔足飛奔，日兵由後跟追，且開槍十餘發，均幸未中，約數百步後，日兵停追我(徐雄自稱)隱避於巴仔內，約經半小時，聞呼嘯聲，知軍退去，乃返新芭，聞該刑場邊菜園內僅離數十槍步，有一印度人伏身隱窺見殺一華僑時槍刀刺去，人倒復起，再刺且踢以足，倒後復起，日兵以拔刀砍其頭，厥狀甚慘，事後附近人往視埋屍處，蓋土不厚，繼於清明日，當地人士再為添土加蓋，當諸人未被殺十日兵指名索捕同住僑胞蘇慶雲不得有告以在東甲病院治病者，後日兵到醫院捕出死害，總計是次，除徐雄本身得脫不死外，共被害廿人。

### 吳木供證

(民國卅五年八月廿一日)

吳木，男性四十九歲福建永春蜈蚣嶺人，現住麻冬甲利文打十六枝，利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因十六枝通昔加末大灰橋，於數日前，英軍退卻時炸毀，日本軍隊，至此不得通車。(聞係宮兵團某部隊，乃召集附近人工，以什枋木料從事修理，到夜九時橋可通車，即告停工，約十時左右，乃開機關槍聲，卜卜而響，次早發見修橋工人陳實，陳逞，陳城，陳噠，王雙，阿祈，黃三，田潤，莊勇，林興，林世，曾託，劉輝等十三名，被繩繫於膠園，或樹一株縛一人，二三人至四人均係被槍彈射死，有直立不偏者，有稍俯身者，有歪頭低垂者，厥壯至慘，屍羣中陳噠中彈，由耳後穿出腦髓突露，黃三，王雙兩人中彈傷胸及腹，吳木本人為割屍上之繩共十一人，屍倒地後，或二三人，或一二人，或四人，均就近修掘舊溝而掩埋之，其領導招人為義務埋屍者吳然，應招而工作者有許勝，關芭，吳餘八潘挺，郭波夫婦，紀琴，李發，及吳然吳木等，上述受

難十三人，於三年後，拾骨歸葬於公塚。

## 麻坡峇株血案與集體鳴冤

馬來之虎的寇酋山下奉文在菲律賓已經應得其報被處極刑了，然而山下之死是否足以洗掉在馬來亞十多萬華僑的血債？這巨大「檢證」的血案已經昭雪了沒有？不！除了山下之外，還有憲兵，特務，先鋒隊，漢奸，走狗這些幫兇，這些劊子手，這些戰爭罪犯，他們卻仍在法外逍遙自在，所以這些被毒殺的僑胞，於今仍冤沉深海申雪無由。

在從有關當局發展前敵軍駐憲兵正兇大石氏將解來星審判後，星洲方面即由鄭古悅等君子開始組織集體鳴冤大會，專由僑胞被日寇檢證及要受害者申冤雪恨，這樣為被難僑胞家屬服務，蒐集證據，鼓勵僑胞出庭指證，並得總領事竭力幫忙，而在大石元凶將引渡來星審判之前來組織相信必定具有成效，而且適得其時。

星洲因「檢證」血案被害的僑胞的數目是相當可觀的，並且各階層的人都有，只要較年輕的，或敵憲認為「抗日分子」都一律加以殺害，可是在這裡我們不能忘記另外一件麻坡，峇株僑領和僑眾受戮殺的血債，同時希望麻坡峇株等柔屬的華僑領導者，僑團，黨部等機關應當義不容辭地從速起來組織集體鳴冤大會為被難家屬洗雪報復這深仇沉冤吧！同時並希望星洲的「集體鳴冤大會」諸公應起來提倡，催促指示，更希望總領事為這事而指導進行。

麻坡的僑領為什麼死得這樣多，這樣慘，如果把他分析起來有下列幾樣：一·中日戰爭發生後麻坡籌賑會成績極優，為馬來亞籌賑模範區。二·麻坡籌賑會領導峇株附近日人礦山罷工運動，使該礦場陷於完全停頓。三·麻坡籌賑會曾設法宣傳並突行杯葛抵貨。四·寇兵未入境前麻坡日本特務人員後任憲兵隊長山崎富之助曾受麻坡僑眾抵制，甚至欲吃無菜，與過渡無舟子，及其得勢時一般烏氣便在這些僑領及僑眾身上發洩。五·麻坡籌賑會不但主持抵制仇貨，且連與日人來往意志不明的份子均加以攻擊，致這般小人於得志時老羞成怒公報私仇者，如台灣戲來麻表演時曾被愛國者塗烏油，該戲班因之解散，班主王太原厚任日本憲兵時曾指名逮捕，而這些僑領之死係他的計畫。由於這些「罪狀」之下，麻坡籌賑會之七位常務委員僅有一人得免於難。

由於上列種種關係，這些僑領就在這有計畫之下犧牲了，主持這慘案的主兇可說是山下奉文，據說山下奉文是峇株石原鐵山的股東，是故對主持他的工廠的工潮鼓勵者籌賑會常務必親自辦理，所以當敵兵入境那年的三月八日峇株巴轄及麻坡僑領在峇株華僑中學對面附近之膠園半山坡處被害還是他親自主持哩！

另外一個兇手是被稱急先鋒的佗美少將，他是駐峇株巴轄的警備司令年紀約五十左右矮肥身材，留有傳統的仁丹鬚鬚，二月廿八日假開會名義把籌賑會七常委檢去，並破口大罵我最高領袖，其兇惡臉孔，令人不寒而慄。

山崎富之助，這是一個慘案中的主要腳色，當局如要決心辦理這血案，只要找到這個東西，就可水落石出。原來這山崎是個麻坡通，十多年前任三馬路中村

醫生的助手，現年約四十多歲，原為日敵駐麻特務部人員，深知麻坡華僑社會動態，與麻坡某僑領頗有交情，常將探得情報報告日方，報紙上所到籌賑組織情形及成績，一一蒐集剪交日方，彼且諳巫語及戰事發生後，山崎則逃匿麻屬班卒某巫人膠園（一說匿於華人膠園）始終未被英方捕獲，及敵軍入麻後，即出任日憲耀武揚威，奸淫擄殺任所欲為，麻屬班卒埠之僑領梁東明君於戰前曾作抗日之言論及揭發山崎氏為敵人之暗探，即麻坡籌賑會仇貸檢查員（籌賑會職員表為宣傳組委員）即唐明達等均被山崎親手逮捕而於麻坡自來水池附近被槍殺，此外上有混種人醫生某氏因與山崎有仇恨，山崎於得勢時親將該醫生及其一家子女數人槍殺云，又據云巴莪路五條養正學校校長某君為一個愛國份子，曾鼓勵附近華巫舟子勿使山崎渡往對岸，及後某君去任，許唯一繼之，山崎重來麻時不問黑白乃將養正校長許唯一君槍殺誠大枉事。

少野少尉為駐麻坡兵站站長，敵兵入境未久，山崎大約剛從山頂「避難」下來囊空如洗，請諸僑領美其名曰「獻金」，實則欲敲竹槓，飽私囊，少野少尉參與某謀，後在麻較久，得某二奸介紹，妍識麻坡女子學府校長某氏，納某氏為妾，後少野換防北馬，最後調任蘇島，該犯現或留蘇島。

古賀大尉，二月廿八日召集僑領開會時即為持紅鉛筆點出籌賑會七常務，並押七常委往峇株司令部。

粟原少尉年繼甚輕約廿餘歲似為特務人員，善化華巫裝以利其偵探工作自備有汽車一輛每夜四出搜索女性，任其淫辱。

松本繫太郎囑託，通巫喚，個中精通彼當亦能知之。

王太原台灣人一無賴漢，台灣戲班主，因來麻演戲被人抵制，懷恨在心，後任「昭南島」憲兵，於戰爭期間藉其特種勢力在馬六甲開有久八行云。

至於在敵軍佔領期間那些「袍笏登場」的無恥之徒，他們卻仍是優哉遊哉過其極樂生涯，流線型的汽車載著妻妾在兜風，「奈我何！」這些死去的僑領，為什麼當時那樣「堅貞！」為什麼不當時順風駛舵，嗚呼！汪精衛也是愛國！卻如秦檜夫婦給人鑄鐵像跪在總理陵前，林柏生，褚民誼亦是為民族為國家且也是地下的工作者，然最後免不了是遺臭萬年的死刑！

麻坡的社會素來是走在人家的，沒有人步跟先烈的血債嗎？不要令兇手逍遙法外，保持著過去的榮譽「大麻坡精神！」

（此篇為心由君作轉載南洋商報卅五年六月十七日）

## 中央撫恤委員撫卹 麻殉難僑胞家屬

祖國抗戰期間，武漢合唱團蒞麻演唱時，本坡僑胞，熱心愛國，慷慨捐輸，成績冠蓋全馬，奪得馬華『籌賑模範區』之榮譽，故於日寇難侵馬來淪陷後以後，本坡僑領遭敵殺害人命財產損失之慘重，全馬無出其右，尤其以國民黨員為多，其忠貞義烈，足以泣鬼神而驚天地，光復後，此間國民黨分部，特將被害慘情，稟報柔佛支部轉中央撫恤委員會，予以撫恤，以昭忠烈，茲悉本坡國民黨第一分

部，接奉柔佛支部中央撫恤委員會核准特給一次撫卹金及年恤金，通知書五紙，繼張開穿得特給一次恤金二十萬，及一等年恤金九百元(十年為止)林太宗得特給一次恤金十五萬元及二等年恤金七百五十元(十年為止)鄭友專得特給一次恤金二十萬元，並有 總裁唁慰故羅文漁，林金欉二同志家屬代電各一份，茲將原文錄下：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電，渝(35)人自第一零五三八號，羅文漁，林金欉，同志家屬禮鑒：

查同志於抗戰期間，本主義之昭示，求國家之獨立，爭民族之生存，艱苦奮鬥，始終不懈，忠貞亮節，至足矜式，罹茲不幸，震悼同深，除專業從優撫恤，以彰忠蓋外，特此奉慰，並候禮祺。 蔣中正 午號人印(轉載中南日報)

## 麻屬華僑紀念日寇入境 殉難僑胞追悼大會紀略

中華民國卅五年，二月十五日，麻屬華僑紀念日寇入境殉難僑胞追悼大會。是日也，天浪氣清，似仍風習習，有如耶穌復活一樣，一早起來，各商店住戶，即下半旗，隨風飄展，以誌哀思，迨鐘鳴十二句，各社團代表，各界人士，中華化南兩校員生暨殉難家屬等，素車百馬，絡繹齊赴會場，地點設在彰泉公會，門口則綵以生花橫額，上書華僑紀念日寇入境殉難僑胞追悼大會，旁掛一聯云：『血濺寇營，一縷忠魂歸故國，心傷華族，萬家雪涕洒麻坡。』禮堂中間，則懸麻屬殉難僑胞靈位，兩邊襯一聯云：經浩劫而竟起海天，憶諸公義膽忠肝，名留宇宙，對春風以追懷烈士，痛我輩招魂剪紙，淚洒英雄。其餘各界輓聯甚多，靈前堆放花園，黃黃白白，排列整齊，但花雖香豔，卻帶無限愁容，司儀為陳達三先生，主祭為鄭天成先生，讀祭文為陳人浩先生，行禮如儀後，演說者，有劉在川，陳人浩，李尚賢，婦女協會代表等。大概多述各先烈當日殉難情形及其事迹。激昂慷慨，淚隨聲下，全場為之默然，兼之中華公會銅樂隊，在場哀奏，更加悲痛，二時始告散會，嗚呼！天道循環，善惡到頭終有報，日寇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先烈有知，殆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

## 柔佛邦公祭殉難同胞記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是日寇揮動屠刀，慘殺柔佛邦華僑的一日，這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熱心公益，忠勤為國，作為華僑中間的僑領，如張開川，趙麗生，羅美東，李天賜等氏，與及許多赤誠愛國，忠義不屈的同胞，在機關槍橫掃之下，在軍刀亂刺之下，一排排的倒下去了；他們的熱血洗染了峇株巴轄，這是四年前的事情，也是同胞永不忘記的事情，為了紀念我們英勇殉難的民族戰士，中國國民黨助柔佛直屬支部領導下的殉難同胞紀念籌備會，決定在先烈成仁取義之日，在峇株巴轄舉行隆重的公祭。

公祭地點，是城南一里許的福山亭，十七日正午，參加者六百餘人，冒著炎熱的陽光，掛著一副沉痛的面孔，齊集亭上，他們之中，有九十幾個社團代表，有死難者的家屬，男女老少，都來自星洲，新山，居鑾，麻坡和其他許多地方。

祭壇正面橫題一塊白布黑字牌額，上書：「柔佛邦公祭殉難同胞大會」七字，兩旁有副對聯，壇正中陳列兩張方桌，後面一張桌安置一塊長約三尺濶約一尺的白底黑字靈牌上寫『柔佛邦殉難同胞之靈位』等字樣，靈位的後面，橫放一張長桌，上面有三十二個金銜盛在裡面就是四前死在敵人刀槍上的先烈底遺骸，十二時，主祭李國華先生和七八位陪祭，默默地步抵壇前，排成一自形，這時，會場鴉雀無聲，但見桌上爐香嫋嫋，兩旁男女，已拭淚不語，奏過國歌，主陪祭把一面八九尺的大國旗覆蓋在先烈遺骸上，然後依次獻香獻花，奏哀樂，恭讀祭文，使全場沉浸在悲壯的氣氛裡，沒有了兒子的父親，見不到爹爹的孩子，永別了丈夫的妻子，情不自禁地開始飲泣起來，起初只是低頭拭淚，其後哭聲越來越高，越傳越多，最後，只聞一片嗚咽之聲了，過半小時始禮成散會。除了舉行公祭外，籌備會還要為先烈們擇地建築一座公墓和一塊紀念碑，並且將墓地的附近，劃為風景區。加以建設，以供後人憑弔，此外又蒐集了各種材料，編印一本特刊以為永久紀念。

錄民報 卅五年三月十二日

## 麻坡中華公會公祭殉難僑胞詳情

——一州之表 萬世之英——

麻坡僑眾揮淚祭忠魂

劉培仁女士痛陳附敵敗類仍多逍遙快樂

溯自暴日南侵，馬來淪陷以來，當地各民族遭其殺虐最烈者，莫過於我華僑，而全馬各地華僑受害最慘最重者，又莫過於麻坡，蓋麻坡雖為柔北一小鎮，惟抗戰軍興，首倡捐款救國，嗣各地成立籌賑會，謀作抗敵久計，而麻華捐輸踴躍，由輒冠全馬，素有籌賑模範區之稱，是故日寇對我麻華，懷恨被深，兇燄甫至，則開始大事屠殺，全馬僑領，被害殆盡，其屠殺地點，為離市區約四英里之巴力峇九豐興山，從此白雲茫茫，清塚壘壘，忍著忠骨英魂，曝露無歸，迄乎去年，本坡鳴冤會成立，始僱工發掘，僅豐興山一處，共得頭顱骨一百零三顆，後又在他處收拾廿三顆，共一百廿六顆，分裝七大甕，暫寄於福山亭，前日(十七日)為柔華紀念敵寇南侵殉難僑胞委員會在亞依淡舉行全柔殉難華僑公葬之期，本坡中華公會特於十六日上午八時舉行公祭，地點在四馬路兩校運動場，會場布置極簡單。嚴肅：七甕忠骸，至於一長方桌上，上覆一巨幅國旗，下滿堆花園，後即遍懸各界僑團輓軸數十幅，靈前置一長案，上列遺囑祭品，是時烈日當空，各界人士前往興會者，人數甚多。

社團代表：計有中華公會，精武互助會，雷州會館，茶陽會館，瓊崖會館，興安會館，自由車商會，廣西同鄉會，覺僑劇社，永春會館，廣東會館，金銀工業，京菓雜貨商公會，福建會館，麻華建築工友互助會，啟智民眾夜學，新青團，退伍同志會，中醫公會，華僑婦女協會，麻坡鳴冤會，漳泉公會，惠安公會，膠商研究社，中華基督教，中華商會，利豐港培華學校，什廊中華公會，中華學校，峇吉里培正學校，巴力苦麻育英學校，巴口輔南學校，南益園勤德學校，什廊二條頂日新學校，巴力生啟賢學校，武吉甘密建國學校，中華公會，什廊七條真如學校，益民學校，芭莪訓蒙學校，老港中山學校，巴冬中華公會，華育學校，華明學校，坤蘭中華公會，公孺學校，峇吉里勤德學校，土油棧醒華學校，巴西中華公會，育人學校，東甲啟明學校，永春會館，十支華英學校，班卒中華公會，愛華學校，沙益啟羣學校等，及殉難家屬，各處國民黨分部，三青團，暨中華化南兩校員生共千餘人。

## 致祭儀式

司儀周祖慶，首由覺僑劇社銅樂隊奏哀樂，繼主祭林照英，陪祭林雅碩，陳時試，沈連城，黃振元，鄭天成等就位，再次向國旗致敬禮默哀，獻花圈，(林照英)獻果品，(仝上)讀祭文，(陳人浩)致祭畢，主持人起立致詞，(此時遺屬多有掩面而泣或放聲號洵)略謂：吾人今日公祭諸先烈，應知彼等為何遭害。彼等係為國家民族犧牲其精神殊堪萬古長存且有頗多足使各人學習，今日緬懷往事，實倍覺悽惶，無人應永記諸先烈殉難之慘痛。而警來茲云云。繼殉難家屬代表致詞，代表劉培仁女士(前僑賢郭詩善夫人)以沉痛語氣稱：今日蒙全麻僑胞舉行公祭，殊堪告慰死者之魂，吾人謹表謝忱，茲有兩點，希諸僑胞明之：

(一)和平迄今年餘，附敵敗類，仍多逍遙自在，此最令人憾憾，諸殉難者泰半過去多屬熱心籌賑份子，彼等為救國致罹殺身之禍，附敵敗類乃害國害民。今多逍遙快樂，豈真無公理耶。

(二)今日遺屬過去忍淚吞聲數載，今雖重見天日，仍多困苦貧窮。望諸僑胞毋盡忘云。言簡意賅，語多沉痛，至是儀式告終，哀樂再起，觀諸眾遺屬，均已珠淚綜橫，泣不成聲矣，忠骸班上一羅里車，開始發引，全體與會者，三人一排，隨後步送。行列首為靈車，次遺屬，再次銅樂隊，三青團，兩校員生，各社團代表，一字長蛇，由砂香街轉三馬路，經峇吉里錄再轉二馬路，直至士蘭曼路，始散，沿途路人，皆肅立誌哀，情緒極為嚴穆，靈車旋逕峇株，備明日公墓，于亞逸依淡之麓。

錄南僑日報

## 柔佛邦殉難僑胞公葬禮紀祥

鄺領事親臨主祭哀聲震山岳 公墳工程浩大長留後人憑弔

五年前日寇入境時慘遭殺害之柔佛數千殉難僑胞，其忠骸昨經在淒風苦雨中

公葬於柔佛之亞逸依淡，此空前未有之哀典由柔佛邦紀念日寇入境殉難僑胞籌委會主持，我駐星總領事館並派鄺達領事親赴主祭，本報昨特派記者前往爰將公祭詳情臚述如次

**全柔誌哀** 昨日全柔各地均下半旗誌哀，學校亦多停課，悲傷肅穆之空氣，充溢各處，各地忠骸，除直接運赴亞逸依淡者外，大會定十時在峇株中華商會集中，並於運赴亞逸依淡前，在峇株市街舉行送殯巡行。

記者昨日上午抵峇株時，但見中華商會面前萬頭攢動，各校男女學生亦已在草坪上列隊待發。滿載花圈輓聯及難屬之汽車數以百計。鄺領事，唐隨習領事及余主事等一行於十時抵峇株，載副部長代表載佑志，黨團代表盧仰林，黃天碩，亦先後到達，送殯巡行旋即開始，大會旗領隊，繼為樂隊，靈車，(除張開川，趙麗生諸先烈遺體者外，尚有靈車共四輛均為大型卡車，并各覆蓋鮮明大國旗一面)再繼之為殉難家屬，鄺領事等及外地代表，大會職員，各區社團代表，峇株社團代表及學生。總計參加社團壹百壹十餘單位，人數過萬。由中華商會啟程沿大馬路，海墘街繞蘇丹那街直轉入居鑾路，像亞逸依淡進發，行列蜿蜒約一里許，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負責糾察，沿途僑眾圍觀如堵。而殉難親屬，由且行且哭，情況之淒切，誠令人不忍言述。

下午衣食半抵亞逸依淡，大雨傾盆，正所謂：「鬼神同哭，天地亦悲。」

**公葬坟地** 公塚位于離亞逸依淡半里之山腰，面臨亞逸依淡市街，佔地約十五畝，二周來經數十公人日夜趕築，至昨晨始甫完工，五壙連城成排，均以紅磚砌成，墓場大門橫掛載副部長題詞約『浩氣長存』兩旁對聯為「熱血灑空林，沸湯含笑三王塚，青岡埋毅魄，黃鳥哀歌百夫防」，祭壇上置一「柔佛州殉難華僑公墓」靈牌，灰白底色加藍邊，清香三炷，並滿陳情花鮮菓，尤為特出者，為當時身眾六槍死裡逃生之周細粒均所獻心型花圈，中間「哀哉」二字係用殉難烈士遺像嵌成，並附聯約：「亦患難相隨，白骨而今安淨土；悵幽明永訣，赤心最後奠忠墳」祭壇後面為滿貯忠骸數十甕之公塚，背後高懸各界花圈輓聯，伍總領事題詞「正義千秋」高掛中間。

記者抵公塚時，殉難家屬正分別拜祭，香菸環繞全場，怨痛哭聲不絕于耳，而淒風飄拂，細雨霏霏，益增怨切，此情此景，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也。

**祭禮肅穆** 祭禮開始時，左旁排列殉難家屬，右旁為各校學生代表，全場四周滿佈吊祭僑眾，各人迴想往事，念及先烈無不怨痛欲絕，主祭人為鄺領事，陪祭人李國華，黃樹芬，鄭天成，李文及，洪肇閃，林有諒等人，先奏哀樂後，全體肅立，由鄺領事獻花獻菓，余壽浩主事宣讀祭文，全體向先烈行三鞠躬禮，並由學生唱追悼歌，最後由殉難家屬代表董元階致謝詞，二時廿分禮成。從此青山埋忠骨，數千殉難僑胞，諒當能瞑目長眠矣。

**家屬致詞** 殉難家屬董元階致謝詞稱：今天是柔佛被難僑領忠骨奉安的大典，荷盟 吾國駐星加坡總領事館伍總領事特派鄺領事，全馬華僑社團代表，社會賢達士女，遠道蒞此，親弔祭，似此高情厚誼，不特使生者涕零感激，而死者之英魂，定必安慰有加了，司馬遷文有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

鴻毛，看今日被難者及其家屬之容哀，更證明其死期已得所也。回憶五年前今日，正時先烈在暴戾兇狠的日寇手禮，用盡嚴刑酷拷之下，不撓不屈，悲壯為國而犧牲，忠肝義膽，矢志不膩，如此堅貞的節操，崇高的精神，不但永為我中華民族衿士，甚且可與日月爭輝映，今幸正義伸張，法西斯終於戰敗屈膝在英勇的聯軍掃蕩之下，全世界，東南亞的人民，得以重獲光明與幸福，法西斯之兇犯先後伏法，雖稱為馬來亞之虎，下令屠殺吾僑之山下奉文，已於去年在菲律賓行刑，而現在正在新加坡軍事法庭受審之日敵寇酋，不久即可完讞，從此血債清償，深仇湔雪，使我被難先烈之英魂，可瞑目安息於地下矣。

敝忝為被難者之遺孤，謹代表柔佛諸先烈之家屬，向我駐新加坡總領事館主祭官伍總領事，全馬僑團代表，社會賢達士女，以及主持公葬諸公主雲情厚誼，深致謝忱，並祝幸福無疆。

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十八日

(轉載中南日報)

## 各界輓聯錄

鐵騎抵麻坡。可堪血肉橫飛。黃種摧殘泣同類。  
泰山崇海國。留得精神抖擻。青年模範有完人。

三民主義青年團麻坡分團部輓

豈不壯哉。臨刀鋸無驚。臨鼎鑊無驚。贏得人  
間紛兩泣。

上大星沉。

寧不悲呼。為國家而死。為民族而死。劇憐天

中國國民黨駐南洋柔佛邦直屬支部麻坡分部輓

三載當中痛是時相與殉身南島。

四強居一惜今日未同飲馬東京。

麻坡中華公會輓

國際公法已伸。君等靜觀用絞罪刑去結果

山下奉文狗命

民間私仇未報。吾儕動議以大理石來雕刻

東條英機獸形

麻坡 中華精武互助會 全輓  
雷州會館

回想當時悽慘。聲音猶在我耳。

反觀今日英靈。正氣以墜仇頭。

麻坡對面港二支半籌賑分會輓

身遭禍戮。戴天冤仇今已雪。

血染青史。遍地追悼慰英靈。

麻坡潮州會館輓

殺身無咎。家破無由。恨豺狼狂噬君遭地獄。  
敵寇已殲。國籌已復。幸全馬英靈同登天堂。

麻坡業餘儒樂社輓

殺身成仁。君死弗憾。  
無辜血流。敵惡難容。

芭莪全體同僑輓

萬死復何辭。終殲醜虜。還我山河，擲此頭顱真有價。  
九泉切莫憾。長祝英靈。化成正氣。留於天地永無休。

麻屬中華總商會輓

十二八。暴寇侵來。初登峇魯。繼入蘭莪。再到麻坡。愈逞  
愈兇。我僑不堪同歸一死。  
自滅。諸公亦可含笑九泉。  
三年半。妖氛掃去。始敗大洋。再潰菲濱，終殲本土。自生

廣東會館輓

回首溯當年。劇憐暴寇來時。竟對麻坡大屠殺。  
傷心弔先烈。最惜招魂何處。空餘芳草哭淒涼。

麻坡客屬公會輓

無端入枉死城中。恨倭寇毒辣。放火殺人。麻屬一區偏慘酷。  
不幸墜共榮圈裏。痛領袖淪亡。風流雲散。茶陽萬眾倍傷心。

麻坡茶陽會館輓

毒素竟遺留。痛矣僑胞。不幸私仇遭異族。  
糾紛難解決。哀哉死難。能無追悼慰幽魂。

麻坡難民救濟委員會輓

不願苟生。遺羞萬代。  
寧甘一死。足範千秋。

李玉衡 黃民立 張醉六 何六卿 仝輓

美東 向華 彬卿  
開川 天賜 友專 諸先烈靈右

同事緬諸公。豈圖日寇南來。取義舍生完大節。  
招魂賦此日。忍登峇郊西望。風流雲散倍傷心。

袁舜琴敬輓

生則為仁死則成仁。二者得兼是其難事。  
存以制敵歿以敗敵。千古不朽夫復何悲。

麻屬(口玉)(口射)全體同僑輓

愛國本熱心。君為熱心殉愛國。  
同人貴知己。我因知己哭同人。

又



為國爭光  
丹心千古

殉國捐軀名留青史。  
殺君兇手判上絞臺。

又

好語報君知敵寇今為戰敗國。  
忠魂應自慰屠兇早上斷頭臺。

麻華殉難諸烈靈鑒

碧血濺千君快此日敵國淪亡相囚帥斬。  
精忠昭萬代痛當年集團殉難海泣天悲。

大義凜然  
雖死如生

浩然之氣  
萬古流芳

引頸就戮完壯志  
捨生取義見忠心

敵寇兇慘冤沉白骨。  
國軍勝利慰及黃泉。

縱倭奴已來。縱極權已來。意志不屈血濺赤萊勵  
來昭往。  
為黨國而死。為民族而死。精神長存名留青史雖  
死猶生。

生前救國不辭勞常使英名昭史冊。  
地下先賢應記得須教倭鬼獻降書。

為國犧牲

巴西新民主青年團

巴西籌賑分會

林貽奏

羅秉中  
鄭育文

巴西職工聯合會

巴西人民委員會

什廊區全體同僑

麻坡 永春會館  
桃源俱樂部

鄭天成

劉守潛

麻屬班卒區全體華僑

浩氣長存	麻屬華僑建築工友互助會
浩氣長留	廣肇會館
痛失僑賢	麻屬土油棧公立醒華學校
浩氣長存	麻坡漳泉公會
天留正氣壯山河	麻坡 中華 兩校全體員生 化南
英氣凌雲	沈連城 黃振元
海外忠魂	林雅碩 延壽藥房
英靈不朽	利豐港培華學校暨同僑
為國犧牲	麻屬隆芒全體同僑
光榮犧牲	峇吉里七支半華僑
熱血忠魂	東甲中華公會
精神不死	武吉港腳同僑

### 追悼會獻送花圈各社團名稱

莫昌盛，班卒愛華學校，麻坡司機聯合會，興安會館，惠安公會，東魯號，春盛山，麻華籌賑會，中國國民黨麻坡分部，三民主義青年團麻坡分團部，膠商研究社，馬來亞共產黨柔佛州委員會第一分辦事處，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峇吉里二支半牛車路籌賑分會，麻坡瓊崖會館，麻屬咖啡商公會，峇吉里勤德學校，峇吉里七支半全體華僑，滿春園，巴西職工聯合會，巴西人民委員會，巴西商業公會，廣肇會館，陳時試，峇吉里區華僑，麻區婦女協會，麻屬各民族各業總工會及各工團，永春會館，桃源俱樂部，峇吉里公立輔南學校，峇吉里巴口區全體華僑，巴西新民學校，巴西籌賑分會。

公祭殉難僑胞各界輓聯

讞案為平巨魁未伏。情誼理法使英靈永不瞑目。  
暴骨如山血流如渠。悲傷怛惕問日寇是何居心。

過港區樹膠公會 輓  
利豐港培華學校

追事紀功熱淚兩行慚後死。  
悼亡念舊心香一瓣慟先生。

中華精武互助會  
雷州會館同輓  
覺僑劇設

招魂賦楚些衰草白楊恨遺地下。  
成仁悲壯士淒風苦雨血濺南天。

建國學校  
武吉甘密中華公會同輓  
三育學校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雲憑弔哭英靈。

廣肇會館輓

義氣捐軀六載遺骸悲暴露。  
忠貞為國此日祭奠倍淒涼。

峇吉里滿春園輓

吾黨失長城死國羣公真壯烈。  
豐碑巍半島招魂此日倍淒涼。

余金鑑  
沈連城 同輓  
鄭天成

驚天地泣鬼神憶昔日暴風狂雨  
碧血千秋成壯烈。  
丹青十族有褒榮。  
還河山犁庭穴看今朝素車白馬

黃則健輓

化厲擊扶桑百萬英靈跨海去。  
忠骨埋柔佛三千人士弔歌來。

黃振元 黃則健 同輓  
馬綸潭 李壽仁

赤膽赤黃土黃大義大忠垂萬古。  
青山青碧血碧為難為鬼總千秋。

李冰人  
袁舜琴 同輓

一世梟雄問豺狼虺蜴狂風安在。  
人孰無死祝丹心青使浩氣長存。

幸有青山埋忠骨。  
當無白鐵鑄倭人。

威武不屈。忠烈可風。  
民族精神。薄海同欽。

殺身成仁。諸公生可無憾。  
殘民以逞。寇酋死有餘辜。

為國犧牲氣節千秋留簡冊。  
成仁取義心香一瓣弔先賢。

殺身以成仁。死亦何憾。  
訪舊半為鬼。悲從中來。

壯烈犧牲浩氣長存天地老。  
賢良流血腥風遠播鬼神哀。

海峽有遺悲劇憐鐵騎南來全島賢良成烈士。  
柔佛無限恨忍唱銅琶東去麻江豪傑各千秋。

傷心共痛埋忠骨。  
洒淚同悲哭義魂。

忠秉丹心萬古流芳傳國史。  
冤埋白骨千秋遺恨痛英靈。

義薄雲天

黃國良

潮州會館 同輓  
業餘儒樂社

新港十九支國民學校

峇吉里輔南學校

玉(口射)培英學校

中南公司 萬山濟 陳阿福  
新光公司 海通公司 劉萬興

勿林望中華學校

四條羣英學校

吳智生 李玉衡  
張醉六 黃秋鵬  
何六卿 楊洞和

中醫公會

漳泉公會

國民黨駐麻第一二三四分部  
三民主義青年團麻坡分團部

啟智書報社  
啟智民眾夜學

痛士僑賢

三民主義青年團東甲分團 啟明學校  
中國國民黨東甲分部 中華公會  
永春會館 公民學校

## 公祭大會獻送花圈各社團名稱

清華俱樂部，中華商會，建築工友會，三合成，協成興，瓊崖會館，廣東會館，金銀工業分會，廣肇會館，育英學校，培正學校，培才學校，啟智書報社，中央海外部函授學校同學會，莫昌盛，華明學校，華僑學校，華育學校，巴冬中華公會，巴冬國民黨分部，國民黨駐第麻一二三四分部，三民主義青年團麻分團部，峇吉里輔南學校，武吉港腳南華學校，班卒中華公會，理髮工會，興安會館，自由車商會，芭莪訓蒙學校，老港中山學校，茶楊會館，天春堂，京菓商，麻坡佛教會，膠商研究社，麻坡中華公會，二南育英學校，二南國民黨分部，勝利戲院，潮州會館，業餘儒樂社，咖啡商公會，巴西中華公會，育人學校，劉輝無華山，鄭明太，醒華學校，桃源俱樂部，永春會館，永春會館互助部，福建會館，麻華集體鳴冤會，國民黨巴西分部，麻坡退伍同志會，新民主青年團，店員互助會，婦女協會。

## 公葬殉難僑領長歌當哭

君不見，明時日寇寇邊疆，讓逐端賴戚繼光。又不見，清時甲午軍全覆，國家岌岌怵心目。瀋陽乍重見入寇師，不宣而戰逞凶威，烽火連天日夕急，情勢有如卵石危，曾幾何時東北失，不抗之禍亡可必，志士救亡不顧身，抗戰廬溝始七七，同愾敵仇憤南僑，捐今紓難夕繼朝，涓滴輸將祖國去，購械行必殂彼獠，時禍購機壽元首，或捐一元贈戰友，或從唱團籌巨資，或從劇團分財守，此時熱血方沸騰，國爾忘家出至誠，豈惟助邊效卜式，捐軀歸投細柳營，搶運尤需機工健，健兒批批赴緬甸，日機大事炸與轟，免脫奔馳如逝電，噩耗傳來為國殤，或在空中或戰場，或在槍運時遭炸，精神不死薄九蒼，抵制日貨時孔亟，敵資源絕敵命革，不亞鐵血與飛機，勝利終需此一策，忽傳珠港報襲聲小賊，大膽竟稱兵，一舉偶然操勝券，益無忌憚自縱橫，東亞堡壘衝劫火，馬壯星南樊籠鎖，由北而南次第催，身無翅翼避無所，華僑際此奈何天，飲泣吞聲慘諸連，戰火纔霸屠刀繼，頭顱橫拋累萬年，柔屬籌賑曩居冠，籌者為誰皆入算，如今敵寇入境時，焉能避免脫禍案，虎俛獻媚索羣英，維持治安強貴成，還須籌開祝捷會，東亞黃種應共榮，群英階下身為質，但矢一死不屈節，孽俛此時求虎歡，紙上圈名暗加乙，鼎鑊悽慘炮烙紅，酷刑毒厲未有窮，則劓則割則與磔不如彼獠虐法工，三月七日大

禍至，百力峇九騰殺氣，眷屬一車又一車，割乳剖腹孩顛碎，斯時哀聲上達天，霹靂斷柯豈偶然，石雹紛飛震盧魄，縱橫淚兩濺血斑，百力士隆亦遭劫，千屠萬剿屍覆壓，濺崖沾壁血殷紅，鬼哭神號愁山峽，十七之日天地昏，志士不屈膏斧斤，峇株山青江水碧，萬古浩氣長氤氳，三年八月苦未盡，計欲存者悉夷泯，頑族昏冥任驅馳，華胃危殆鼠逢隼，百里之內無人煙，百里之外心懸懸，逃生羣聚萬千數，於今談虎尚變顏，吁嗟乎！古來浩劫未及此，志士軀捐名留史，氣化長虹貫九天，千秋萬古爭廟祀，日月爭光遜昭明，此生雖死死猶生，年年歲歲如常在，松竹比貞自菁菁，靈車迢迢出殯矣，今日奉骸葬黑水，黃花燦爛徵黃魂，明日山前雜紅紫。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十六日

### 悼鄭烈士金龍（有序）

李冰人

鄭烈士金龍，閩之永春人也。奉母僑居麻坡，業賈。「七七」事變，君任籌賑會調查科之職，對抵貨肅奸，執行獨厲。迨麻坡淪陷後，君為寇諜所告密，遂被執焉。寇繫之於獄，而日事刑虐脅誘，終不稍屈。後為寇憲槍殺，臨刑猶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至聲嘶力竭，寇憲亦為動容，本篇所寫，乃紀念鄭君壯烈事實也。

蘆溝鑿鼓淵淵起，島夷長蛇肆封豕，匹夫一髮爭存亡，裹屍誓向沙場死。警耗邊烽日夕聞，檄書初詔下將軍，黃魂有裔皆披甲，赤燎何人共策勳，物援軍前催日緊，麻僑慷慨爭籌賑，子文一擲萬千金，卜式磚拋更玉引。杯葛有人議制裁，衝冠眾怒山為催，鄭君走緝獨嚴厲，從此倭夷窮貨財。驀然一陣喧聲鼓，何物叢爾又黷武，諸港纔聞襲千艘，暹馬旋驚張萬弩。「擊退」前淵「太子」沉，馬來寇騎勢駸駸，名城喋血斑斑淚，國士哀時耿耿心，破竹鞭蹄初踐境，鷓鴣豺虎紛魅影，髡鉗錮法悛張湯，（豸甯）魔叉牙森鑊鼎。十日未已復三屠，作佞何堪又鼠狐，志士自茲攬罪戾，輕遭灌摔重 醜。麻市「懲膺」獨慘重，屠們夷族驚旋踵，峇株屍血伏邱山，豐興烈厲泣冤家，網羅無計避鄭君，緹騎汹汹忽到門，此際君親慟欲死，此時天道杳難論。凜然神志轉自若，刀鋸當前不屈服，怒目曾無一語他，叱敵但求欲死速。收錮先教嘗虎牢，嚴刑炮烙日三遭。所志如虹心如鐵，志不可奪心不滅，此頭已許國門懸，此心詎肯為敵折？束髮略知聖賢書，平生最慕義興烈，破口罵挫賊車威，一息尚存若水舌。獨嗟寇賊心如狼，餓君忽斷君之糧，君亦義不食周粟，寧甘餓死首陽旁。赫焉彼虜羞還怒，拷問更番朝復暮，若飴君視死如歸，一字昏迷堅不吐。遍體鱗痕痛不支，遊魂釜底命如絲，鐵窗淚雨愁兼灑；如此肝腸付與誰？滿地疾風知草勁，丹青幾許留名姓，黃龍未搗一暝難；赤血如泉鳴咽迸。謾謾陡聞江上風，死國君真作鬼雄，力竭猶高呼萬歲；聲嘶尚欲壽元戎。如君之生生而采，如君之死死猶在，冬青人拜松柏貞，血碧冤深天似海。祇今野草綠芊芊，一坯何從弔墓田，墮淚忍看碑上字，招魂無那月如煙。麻山山青麻水碧，烈士英靈天地魄，自古浩然氣長存，不獨日星為辟易。君不見，閣部文山死國名，千秋猶自垂史帛。

## 悼殉難僑賢詩五絕 (有序)

林貽奏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各社團為麻坡峇株巴轄兩地僑賢，於一九四一年日寇佔領時，殉難紀念羣集峇株殉難地方開會，追悼親屬泣認骸骨，余因職務未能參加，傷悼之餘，爰成數截聊當遙輓云爾。

且喜天公眼已開 漫山兜女哭君來  
殺人日寇今何在 兇手也應上絞臺

又

一朝殉難痛何如 此日青山盡素車  
地上先賢應記得 須教倭鬼獻降書

又

殺身為國死如生 青史長留萬古名  
寄語諸君休飲恨 倭奴從此做編氓

又

拚將熱血灑荒園 白骨累累千古冤  
在世精神須繼續 泉臺應結黨人村

又

萬千民命委蒿萊 覓遍青山認劫灰  
他日豐碑留海外 行人憑弔有餘哀

## 悼詩 (有序)

黃則健

麻坡淪陷後吾僑被敵蹂躪，慘狀難宣，其時恐怖之氛，亦難以形容，余與李冰人先生嘗閒坐相與嗟嘆，謂『總有一天』若幸而生存，須為受難同胞登記紀念，今果得之，爰草此以塞篇幅。

晴天霹靂寇南侵 一霎時間痛陸沉  
無數荒邱成血海 幾多烈士化冤禽  
相期有日修青史 果得今朝表赤心  
待罪元兇將授首 英名自足凜森森

## 發掘遺骸有感

張逸民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廿五日，余與劉國七，余金鑑，林雅碩，李尚賢諸先生及東南亞第七區戰犯調查團主任——政府醫生等，隨帶工人驅車往巴力峇九豐興山發掘殉難烈士遺骸感作。

乍見骨骸骨亦香 殘骸碎節忍心傷  
荊卿能碧千年血 秦檜造成六月霜  
霹靂橫催電雨急 忠貞永記姓名芳  
為君昭雪當年恨 淚洗秋風吊夕陽

古(骨旁)

(註)就義時忽然陰霾四佈雷電交加雷雨傾盆風雷拔倒樹膠數十株可見倭寇上千天怒天公亦掬同情之淚。

未斬漢奸事肯休 忍看一百五人頭  
冤魂不散崩山谷 怨氣難銷射斗牛  
碧血千絲通寶闕 青燐萬點繞荒坵  
豐碑待鎮孤峰上 今古茫茫記此仇

### 麻僑殉難二周年悼詞

黃逸晴

(壹)

回憶當年浩劫秋 淚痕處處洒荒邱  
鐵蹄踐後無雞犬 鼎鑊當時類馬牛  
共計賢豪多盡節 不分人鬼總同仇  
一場驚夢長悲惻 天地含冤草木愁

(貳)

墓地狂濤捲陸沉 至今猶自怯妖氛  
三屠已痛無遺類 一死應憐有至冤  
碧血紅燐千古恨 青山白骨幾人魂  
扶桑穴掃巨凶緝 赤壤黃泉聞未聞

### 哀詞二首

袁舜琴

東瀛鬼子太猖狂。蹂躪炎洲事可傷。漫訝虜酋

稱白虎 ( 日寇南侵主將山下奉  
文有馬來亞虎之稱 ) 原來浩劫到紅羊。

五洲戰火添倭寇。半島腥風泣國殤。  
慘絕人寰成痛史。麻僑倍惜我心腸。

### 悼麻坡殉難僑領

袁舜琴

魂招天半欲何辭。莫道英雄革裹屍。荒塚茫茫誰掛劍。秋焚寂寂鬼吟詩。櫻花此日威終殺。宿草三年弔豈知。贏得一篇殉難記。忠肝義膽繫人思。

### 陷敵期間每週年作此三絕默念消悶

黃則健

人間地獄忽經年 悽慘聲聲遇耳邊  
僥倖祇差輪未到 強顏索笑奈何天  
時麻坡同僑被迫慶祝週年勝利紀念有列隊遊行舞龍助興其實均迫於不得已感而走訪李君作為啞笑及後均沿用此原韻留念  
荏苒光陰又兩年 萬千苦難望無邊  
慈航普度終難得 生死存亡只聽天  
淪陷二週年中時望聯軍反攻光復每仰盼空中來機辨認徽號均是敵機終於失望

淒風苦雨度三年 浩氣常存古道邊  
 霹靂一聲驚大地 應知造化欲回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聯軍飛機轟炸星洲軍港欣喜莫名知聯軍不久來臨故於第  
 三週年紀書此

寄調柳梢青悼麻華殉難諸烈

鄭金聲

為國奔勞 傾家濟難 命喪屠刀  
 族滅恨誅 情無老幼 大地哀號  
 雖然表節榮褒 黨國千秋彰烈旄  
 怎奈冤魂 深仇未雪 遺恨刀刀

刀(心旁)

殉難義烈表 (一) ----- 蔴坡市區之部 -----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被害日期	被害地點	備註
張開川	男	四十二	福建廈門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峇株巴轄宋加蘭路	
陳瓊琳	女	卅九	福建廈門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九	張開川妻
張金寶	女	十九	福建廈門	全右	全右	張開川長女
張木生	男	十一	福建廈門	全	全	張開川長男
張金珍	女	十	福建廈門	全	全	張開川次女
張有愛	男	七	福建廈門	全	全	張開川次男
張大目	男	六	福建廈門	全	全	張開川三男
張水泉	男	一	福建廈門	全	全	張開川四男
亞寬	女	五十	廣東	全	全	張開川女傭
李天賜	男	卅七	福建南安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峇株巴轄宋加蘭路	
陳金蕊	女	卅七	福建同安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九	李天賜妻
李清蓮	女	十六	福建南安	全右	全右	李天賜長女
李希石	男	十五	全右	全	全	李天賜長子
李清紅	女	十四	全	全	全	李天賜次女
李清容	女	五	全	全	全	李天賜七女
李清潤	女	十三	全	同	同	李天賜之子
李清心	女	十一	全	同	同	同
李清美	女	十	同	同	同	同
李成煥	男	七	同	同	同	同
李清尼	女	六	同	同	同	同
李清香	女	三	同	同	同	李天賜八女
羅美東	男	五十八	廣東大埔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同	
黃玉娘	女	四十	廣東揭陽	同	同	羅美東妻
羅煥樓	男	三十	廣東大埔	同	同	羅美東長子

羅煥江	男	廿七	廣東	仝	仝	羅美東三子
羅煥儒	男	廿三	福建南安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峇株巴轄宋加蘭路	羅美東四子
羅煥悅	男	十二	福建同安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九李天賜妻	羅美東六子
羅亞妹	女	十	福建南安	仝右	仝右	羅美東女傭之
女						
官志民	男	三十	仝右	仝	仝	羅美東店
亞 嬌	女	二	仝	仝	仝	羅美東女傭
顏迥華	男	五	仝	仝	仝	
林彬卿	男	六十三	福建永春	同右	仝	
鄭 看	女	四十九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九	林彬卿妻
林天豪	男	廿三	福建永春	同右	同右	林彬卿三子
林天縱	男	十五	福建永春	同	同	林彬卿四子
鄭文炳	男	七十二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峇株巴轄宋加蘭路	
鄭明月	男	四十一	福建永春	同	同	鄭文炳長子
鄭明發	男	三十三	福建永春	同	同	鄭文炳次子
林太宗	男	四十七	福建永春	同	同	鄭文炳女婿
林金權	男	卅二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株	林太宗之弟
李約南	男	卅五	福建金門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九	
陳和尚	男	六十二	福建安溪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峇株巴轄宋加蘭路	
羅文漁	男	四十六	福建永春	同	同	
羅禮旺	男	卅四	福建永春	卅四年五日	同	
林春濃	男	四十七	廣東文昌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同	遺妻一，女一
王淑英	女	三十三	廣東潮州	卅一年二月廿八日	張厝港	此婦被害時懷
孕六月						
鄭敏靈	女	三十七	廣東	卅一年二月	張厝港	曾任化南女校
教員						
林符氏	女	六十七	廣東文昌	同	張厝港	
林鐵兜	男	十五	同	同	張厝港	林春農之子
林鐵鋼	男	十四	同	同	張厝港	同右
林鐵和	男	十二	同	同	在家被執于附近被殺	同
林鐵民	男	十	同	同	仝	林廷柳之姪
林鐵雄	男	八	廣東文昌	卅一年二月	在家被執于附近被殺	林廷柳之姪
林鐵民	男	二	同	同	仝	同
林妹妹	女	十三	同	同	仝	同
林碧靈	女	六	同	同	仝	同
林四妹	女	卅六	同	同	同	
龍興吉	男	七	同	同	同	林四妹之子
鄭惠英	女	廿二	同	同	同	

徐加炯	男	廿五	同	同	同	
郭詩善	男	四十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三月三日		
何益謙	男	六十三	福建惠安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峇株巴轄宋加蘭路	
鄭友專	男	五十四	福建永春	同	同	
陳獻	女	五十二	全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巴力峇九	鄭友專之妻
鄭明節	男	三十	同	同	同	鄭友專之子
鄭振波	男	八	全	卅一年三月	巴力峇九	鄭友專之孫
鄭振權	男	三	同	同	全	同
鄭振岩	男	十	同	同	同	同
林塢	女	廿八	同	同	同	鄭友專之媳
梁金蝶	男	十九	同	同	同	鄭友專之外孫
顏土庫	男	廿七	福建同安	卅一年一月		
林楚森	男	廿五	福建同安	同		
戴潤娘	女	四十三	福建雲霄	卅一年三月七日	巴力峇九	吳華山之妻
吳國平	男	十四	同	同	同	吳華山之子
吳國英	男	十一	同	同	同	同
吳國村	男	九	同	同	同	同
吳玉蓮	女	十六	同	同	同	吳華山之女
吳玉金	女	十三	同	同	同	同
余舌	女	廿四	同	同	同	吳華山姪媳
陳玉鳳	女	十六	福建同安	同	全	吳華山同衿陳
子三之女						
陳國忠	男	十五	全	同	全	陳子三之子
戴亞利	女	廿三	福建雲霄	全	全	劉輝之妻被害
時懷孕八月						
王金針	男	六十四	福建安溪	卅一年三月六日		
王忠居	男	卅五	全	卅一年二月六日	於四馬路被捕翌日被殺	建築工友互助
會員						
白連德	男	四十八	全	全	全	
沈良錦	男	四十一	福建韶安	卅一年一月		
莊金泰	男	四十九	福建興化	全		
林宗枝	男	四十四	福建永春	全		
黃合發	男	四十九	福建惠安	卅一年十二月		
林友萬	男	四十九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		全右
黃元枝	男	卅八	福建泉州	全		全
黃馬益	男	四十三	福建惠安	全	全	全
汪河水	男	四十八	全	全	全	同
陳象	男	四十五	福建安溪	全		同

盧德成	男	廿三	福建安南	仝	同	仝
劉烏番	男	卅二	福建	同		同
張馮發	男	四十六	福建惠安	同	同	同
陳蚶目	男	廿四	同	同	同	同
黃家奈	男	三十	福建永春	同		同
唐達發	男	四十八	福建泉州	卅一年四月		
吳亞狗	男	廿八	福建惠安	卅二年三月		
張伙金	男	廿九	同	卅一年十一月	於也也街為日寇燒死	
鄭金龍	男	三十	福建永春		日寇陷藤後被殺	
黃淮壁	女	三	福建南安		藤未淪前逃難至古來後被日圍捕遭害	黃禛惠之孫
黃淮瑜	男	一	福建南安		同	同
黃維垣	男	廿八	福建南安		同	黃之姪
黃禛目	男	卅五	福建南安		同	黃之弟
王慶華	男	卅五	福建南安		藤未淪前逃難至古來後被日圍捕遭害	黃禛惠之婿
候蔗娟	女	五十四	同		仝	黃之妻
黃少華	男	十八	同		仝	黃之子
黃麗華	女	十五	同		仝	同
李一貞	女	廿二	同		同	黃之媳
黃淮水	男	五	同		同	黃之孫
劉煥章	男	廿一	廣東		被害於丹絨	
李士表	男	卅三	廣東瓊東		被害於巴力峇九	
郭妙香	女	二十	廣東潮州		同	郭松坤之妹
郭玉存	女	十七			同	同
陸章	男	四十五	廣東番禺		同	
梅榮佐	男	廿八	廣東台山	卅一年三月	遭日扣拘捕而死	
官有創	男	卅五	廣東大埔		日寇入境時為流彈擊斃	
官召統	男	十	仝		同	官有創之子
周抱娘	女	卅二	同		仝	官有創之妻
官昭政	男	卅五	同		日寇捕去死於藤坡	
黃喜松	男	四十八	廣東汕頭	卅一年正月	為日寇屠殺于藤屬區內	
黃錦漢	男	十八	同	同	同	
黃錫強	男	十五	同	同	同	
張連捷	男	廿五	同	同	同	
林清溪	男	卅三	福建思明	卅一年三月	死於巴力峇九	
余朝陳	男	四十五	廣東海陽		藤坡對面港二隻被捕遭害	
邱友林	男	卅七	廣東晉甯		同	
陳嘉昌	男	五十	廣東潮安		同	
郭占春	男	五十一	同	卅一年二月廿八日	死於張厝港	

郭占魁	男	卅二	同		同	
郭紫英	女	十二	同		同	郭占春之子
郭志雄	女	十二	仝右	同右	同右	仝
郭志超	男	八	同	仝	同	
歐托安	男	四十二	廣東東莞	卅一年三月	被寇日圍捕遭而死	
李江	男	三十二	廣東新會	卅一年二月	遭害	
黃讓含	男	三十一	福建晉江	卅一年三月	被捕死於巴力峇九	
歐開壽	男	六十七	廣東東莞	卅一年三月六日	於化南女校被日寇逮捕	
盧炎芝	男	卅八	廣東潮安	卅一年一月	於五馬路被日寇捕去	
林信昌	男	卅一	廣東揭陽		在對面港被日寇捕去	
陳國清	男	五十	廣東潮安	卅一年三月七日	被日寇屠殺于巴力峇九	
蔡奇炎	男	五十	仝	三十一年	被炸	
陳懷蓮	男	四十	×	同	被屠殺于巴力峇九	
黃木恭	男	四十六	×	×	同	
張良坤	男	三十五	×	×	×	
倪亞乳	女	七	×	×	×	

## 殉難義烈表 (二) -----峇吉里區之部-----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被害日期	被害地點
備註					
許只	男	五十一	福建安溪	卅一年二月廿五日	在峇吉里被殺
傅貴	男	六十六	同	同	同
鄭雙源	男	八	福建永春	×	×
鄭雙鳳	男	八	同	×	×
鄭清	男	四	×	×	×
鄭足	男	四十五	×	卅一年二月廿七日	在峇吉里被日軍殘殺
蔡渺	女	卅七	×	同	仝
鄭秀卿	女	十七	×	×	×
鄭金圖	男	十三	×	×	×
陳亞欽	男	六十七	廣東雷州	三十二年	被日軍捕後失蹤
余錫	男	五十一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一月十七日	在峇吉里二支半被日機炸斃
李坤	女	四十三	仝	仝	仝
余志成	男	廿二	×	×	×
余桂和	男	四十五	×	×	×
黃俊	男	四十八	廣東惠州	卅三年四月廿八日	被日寇捕殺
吳錦輝	男	廿九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廿六日	在峇吉里被捕越日被槍殺
蔡英	女	廿七	仝	仝	仝

吳亞環	男	八	×	×	×	
吳甘才	男	六	×	×	×	
吳甘能	女	四	×	×	×	
邱 鬱	男	四十	廣東惠陽	卅一年十二月	在蘇丹絨被日寇殘殺	
葉玉桂	男	六十二	廣東惠州淡水	卅三年三月十二日	在野新王萬被殺	
梅 六	男	三十八	廣東台山	卅一年三月六日	在蘇屬巴力峇九山被日寇殘殺	
吳亞春	男	三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廿六日	在吧力士隆被日寇殘殺	
吳亞玉	男	二	全	全	全	
傅慶運	男	二十	廣西	卅三年	遭害	
胡亞成	男	五十四	同	×	同	
徐萬泰	男	廿九	×	×	×	
黃薦陽	男	四十四	福建同安	同	×	
陳珍珠	男	四十八	廣東饒平	卅二年一月十五日	被日寇槍殺於蘇丹絨	
李斯苞	男	四十二	福建永春冷水亭	卅一年二月廿六日	被日寇扣補於巴力士隆一日殘殺	
李培秀	男	十五	同	全	全	
李斯苞之子						
李培文	男	六	×	×	×	
同						
李培賢	男	三	×	×	×	×
吳 滄	女	卅八	×	×	×	×
李秀專	女	十七	×	×	×	×
李秀蓮	女	十六	×	×	×	×
李秀青	女	五	×	×	×	×
李居燕	男	三十九	廣東瓊州	卅二年一月十六日	為黃寶華及巫人暗探捕殺於丹絨	
遺下妻子一女三						
楊利和	男	三十三	廣東潮安	卅一年二月六日	被日寇逮捕於何處未詳	
潘安姜	男	四十八	福建南安路內鄉	卅一年二月六日	被日寇逮去死地未詳	
劉誠齋	女	四十九	廣東大埔高陂黃坑		被日寇逮去死於柔佛獄中	
杜 墻	男	四十	福建南安洋西坑		(被日寇迫往暹羅勞役生死未詳)	
蘇祖田	男	廿七	福建南安園尾鄉	卅三年八月廿三日	被日寇逮捕幽禁居鸞生死未詳	
余 慶	男	四十一	福建永春洋上鄉		被日寇調往充當勞工而死	
陳得琛	男	三十一	福建德化		日寇侵蘇時被捕至新山後失蹤	
黃 威	男	四十二	廣東羅定	卅三年十月五日	被囚至新山後遭苛刑而亡	
劉玉懷	男		福建永春湖陽	卅二年三月	被徵往婆羅洲當勞役後失蹤	
杜丕編	男	三十八	福建晉江	卅三年十一月	被捕至叻獄中遭刑而亡	
張天送	男	三十五	福建德化	卅一年二月十五日	在蘇丹絨被殺	
葉 錫	男	三十六	廣東淡水	卅二年四月間	日寇憲兵率隊至住店捕往甲屬野申酷刑	
遺妻一子二						

葉若桂	男	五十六	同右	同右	全右	
遺下妻一子一						
王先全	男		廣東瓊州	卅二年	遭害	
溫祥	男	五十二	廣東潮州	卅三年四月	被檢遭害	
為抗日會工作先後遭捕二次						
傅廣男	男	五十一	廣西	卅三年	遭害	
范緒	女	四十八	廣東	卅三年四月廿八日]	被日軍捕殺	
鄭計發	男	四十八	廣東惠州淡水	全	全	
林然妹	女	三十六	同	×	×	
林水罐	男	三十二	福建安溪	卅一年二月	在峇屬巴力士隆被日寇逮捕	
溫祿	男	四十二	廣東惠來		被日寇酷刑死於居鑾	
殉難義烈表 (三) -----巴力士隆區之部-----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被害日期	被害地點	
備註						
陳溪	男	六十四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三月六日	被日寇慘殺	
張鋸	男	三十五	福建永春張格鄉	卅一年三月十三日	被日寇慘殺	
謝仁	女	卅一	福建永春張格鄉	卅一年一月十三日	被日寇慘殺	
張其祥	男	十一	福建永春張格鄉	同	同	
張寶蘭	女	五	福建永春張格鄉	×	×	
張央	男	一	×	×	×	
林貝	男	四十五	福建永春大坵頭	卅一年九月十二日	日寇藉名剿共指被害為抗日份子	
全家七人被殺						
鄭益	女	三十七	同	同	同	
林貝之妻						
林信英	男	十一	×	×	×	
林貝長男						
林金城	男	九	×	×	×	
林貝次男						
林金經	男	六	×	×	×	
林貝三男						
林靜	女	四	×	×	×	
林貝次女						
黎才紅	男	五	廣東瓊州樂會縣	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日寇入境即被慘殺	
黎門某氏	女	卅五	廣東	同	同	被殺
時有三歲子同時殉難黎之妻						
黎汝朝	男	四十四	廣東瓊州樂會縣	×	×	
黎材興	男	十二	×	×	×	
林半千	男	二十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廿七日	在張厝港內被日寇殺害	

殉難林宗枝之子

陳仕女 四十二 福建永春小姑 同

殉難林宗枝之妻

張亞達 男 四十五 廣東潮安 卅二年陰曆九月十二日 被巫人名馬壠報告接濟英為名  
帶獸兵圍殺十人

張涼平 男 廿五 同 同 同

張亞達之子

張錦針 男 十八 x x x

x

張錦華 男 十八 x x

x

張錦紅 女 六 x x

x

月娜 女 十八 x x

張亞達之媳

鄭長義 男 廿一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十八日 在峇株巴力士隆實蘭呀被日寇  
拘殺

陳音 男 五十二 同 同 同

陳領 男 五十 x 同 x

吳白樅 男 七十 廣東饒平 卅一年二月間 日寇搜文張厝港時被拘捕加以  
殘殺

巫秋暑 男 二十 同 同 同

吳東 男 十五 福建永春 同右 日寇圍剿張厝港而遭難

吳成 男 十二 同 全 同

雷遂 女 四十四 x 卅一年五月廿二日 x

施書熱 男 廿一 福建南安 卅一年二月間 日寇圍剿張厝港時於路上被拘

往巴力士隆殘殺

施書炳 男 十八 同 同 全

黎汝用 男 卅八 廣東瓊州 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日寇入境即被慘殺

黎才支 男 七 同 同 全

鄭長庚 男 四十一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十八日 在巴力士隆實蘭呀被日寇拘殺

姚嶺 男 五十一 同 全 同

姚鮮 男 廿二 全 同 同

吳亞金 男 五十二 廣東雷州 同 同

余自洪 男 三十六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三月六日 由該地三巡警察帶日寇倒是隆

捕籌賑人員被殺

余東添 男 十七 同 同 同

余金興 男 五 x x x

余庵婆	女	六	×	×	×
張添水	男	卅二	同	同	被日寇慘殺
王振副	男		廣東	卅一年二月廿七日	巫人馬打猛紅帶隊往圍殺
王舜書	男		同	同	同
王壁書	男		×	×	×
李秀清	女		×	×	×
王亞華	男		×	同	全
王君魯	男		×	×	×
王弟仔	男		×	×	×
王錫書	男		×	×	×
陳牡丹	女		×	×	×
王懷先	男		同	同	全
王悅君	女		同	同	同
王悅妹	女		同	同	同
李御昌	女		廣東	卅一年二月廿七日	巫人三巡馬打猛紅帶隊往圍殺
王麟書	男		全	全	在巴力士隆張厝港集體刺殺
王懷德	男		×	×	全
王亞妹	女		×	×	×
王亞細	女		×	×	×
王細妹	女		×	×	×
王與書	男		×	×	×
陳祥釵	女		×	×	×
陳 媽	女		×	×	×
王欽書	男		×	×	×
朱樹校	男		×	×	×
王永猛	男		×	×	×
朱錦鸞	女		×	×	×
巫許圍	女		×	×	×
沈岳庭	男		×	×	×
沈思華	男		×	×	×
沈斐玲	女		×	×	×
王鶴書	男		×	×	×
王木和	男		×	×	×
王華河	男		×	×	×
河景林	男		同	同	同

殉難義烈表 (四) -----武吉甘密及其他-----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被害日期	被害地點	備註
黃 回	男		福建	卅一年一月廿七日	於武吉甘密十九支被日寇圍捕以機槍	

掃射

黃 芋	男		全	全	同
張 甘	男		同	同	同
陳 算	男		×	×	×
曾 香	男		同	×	×
李 坤	男		廣東	×	×
蔡金鎮	男		全	×	×
陳生昌	男		福建南安	×	×
陳 文	男		廣東	×	×
陳 才	男		同	×	×
黃 仕	男		同	×	×
曾 賢	男		同	全	全
林 宜	男		同	同	全
符德煥	男		同	同	全
郭 煥	男		同	同	同
符 銘	男		同	同	同
洪 清	男		同	全	全
賴家蕃	男	四十五	同	全	全
羅 嬌	女	卅八	全	全	同
紀梁賜	男		全	全	同
鐘 氏	女		廣西	同	同
吳 安	男	五十五	廣東	全	全
陳亞男	男	三十	同	同	同
劉亞利	男		同	全	全
王定明	男		同	同	同
陳 煨	男	廿七	福建	同	同
方 探	男	廿八	福建	同	同
陳 踏	男	四十	福建	同	同
顏 草	男	三十	福建	同	同
郭 本	男	四十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一月	在武吉港腳被日寇捕殺
郭 欽	男		福建永春	卅一年一月	在武吉港腳被日寇捕殺
余 諧	男	卅八	福建	卅三年四月一日	在蘇班卒十英里半遭捕苛刑而亡
李貴芬	男	卅八	廣東	卅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同
李貴仁	男	卅四	同	卅二年十月十四日	在武吉巴西遭捕苛刑而亡
李桂庭	男	五十七		卅三年	在馬六甲被捕後失蹤
巫 汀	男	三十九	福建永春	卅一年十月十三日	在金山稅局內劉海公司被日寇捕後燒
毀					
黃爾憲	男	三十三	廣東羅定縣	卅三年二月六日	在班卒被日寇所捕而失蹤 中國國

民黨員

張孔	男	四十二	同	同	同
黃祥	男	四十四	廣東岑溪南渡	×	×
陳球	男	四十二	廣東順德縣	×	×
張華	男	四十三	廣西北流縣	×	×
唐明達	男	五十八	瓊州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被日縣山崎以助中英為名捕殺於十一

支英人膠圍

唐輝堯	男	五十三	同	同	同
梁東明	男	五十二	廣東新會	×	×
劉魁	男	卅四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五月十四日	被日憲兵拘下藤死於獄中
林楚森	男	廿五	福建集美	三十年一月十三日	日寇侵藤時失蹤
張文宋	男	四十四	福建晉江	卅三年陰曆八月初八日	在巴東路日寇以助抗日軍為名在藤受

毒刑而死

徐履和	男	六十三	福建南安	卅三年九月三日	因抗日工作被日寇拘入獄中受重刑而
-----	---	-----	------	---------	------------------

亡

張岸	男	四十三	福建永春	三十年十二月四日	在藤被日寇槍殺
張包	男	三十二	同	卅一年二月七日	同
黃榮相	男	三十	×	卅一年九月廿九日	因接濟英軍被走狗劉恬通日寇拘去而

失蹤

盧珍傑	男	卅二	廣東開平	卅一年三月六日	在藤被檢失蹤
黃名選	男	四十六	全	同	同
徐守訓	男	二十	福建	卅二年十月五日	被拘至柔佛獄中遭刑而亡
杜名記	男	六十一	廣東豐順		被日寇慘殺
蔡瑞金	男	六十二	廣東潮安		同
黃亞桂	男	卅七	廣東雷州	卅一年二月廿四日	被日寇槍殺
黃亞保	男	四十五	廣東雷州	三十二年	被日寇招作勞工失蹤
張玉穩	男	三十	潮州	卅二年八月	於藤被暗探林烏九所捕獲遭苛刑而

亡

黃相	男	三十一	福建		因暗渡英軍赴荷屬被日憲兵拘至藤波
----	---	-----	----	--	------------------

丹戎槍決

陳清喜	男	四十五	廣東潮安		日寇酷刑死於柔佛獄中
-----	---	-----	------	--	------------

殉難義烈表 (五) -----武吉巴西區-----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被害日期 被害地點

備註

林廷芳	男	三十五	福建	卅一年二月廿八日	在武吉巴西六個石振美廊內捉去受
刑而亡					
吳包	男	三十四	同	卅四年四月廿一日	被日寇槍殺
連自展	男	五十四	×	卅二年三月六日	在藤警察署內受苛刑而死

鄭金龍	男	三十	×			在巴力洞葛被捕至丹戎槍殺
徐達志	男	廿五	廣東大埔	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被捕在丹戎槍殺
徐益明	男	三十	全	同		被捕在獄內被黃寶華謝揚恩木基以 毒刑而亡
張紫木	男	二十三	廣東	卅三年二月廿廿二日		被捕受毒刑亡
吳亞義	男	三十九	×	同		同
林明錫	男	二十七	福建	卅三年三月廿七日		×
陳錦劍	男	二十六	福建永春	卅三年五月一日		在世界內被黃寶華捕去受毒刑而死
						×
李成運	男	四十	福建南安	三十一年二月間		在李天賜園內被日寇拘捕加以殘殺
李成日	男	三十	同	同		同
李廣立	男	十八	×	×		×
黃興	男	五十六	廣東	三十三年		在蔴坡警察署受刑死
陳錦閣	男	三十一	福建永春	卅二年十二月九日		在金枝巴窰被黃寶華捕去迄今無蹤
						跡
李興漢	男	三十七	福建南安	卅一年陰曆正月十八日		在沙淪李天賜膠廠被日寇逮捕迄今 無蹤跡
李陵叔	男	三十三	同	×		同
李源	男	十六	×	×		×
鄭生見	男	二十一	福建永春	卅二年陰曆一月十四日		被日軍捕殺
謝龍沛	男	廿三	福建南安	卅二年陰曆十一月十五日		於本宅遭日寇殘殺
張守	女	四十九	福建永春	卅二年陰曆十一月十五日		於本宅遭日寇殘殺
劉雙	女	廿九	同	全		同
謝好	女	四	×	×		×
李福	男	三十二	福建南安	卅一年三月六日		被日寇包圍全廊槍殺
李引執	男	三十七	全	同		在柅廠內與天賜家眷圍捕被殺
李引黎	男	三十一	×	×		被日寇圍捕槍殺
李引牆	男	二十一	×	×		全
李四水	男	十八	×	×		×
李炳	男	三十六	×	×		×
余今錦	男	三十八	福建永春	卅一年二月廿六日		下午四時回家突被日寇槍殺
李國乙	男	四十五	福建南安	卅一年三月六日		在柅廠內與天賜同被捕去至今沒蹤 跡
江宗煊	男	四十二	福建莆田	卅二年三月八日		九時往金枝巴窰被日寇槍殺
魏振盛	男	三十一	廣東瓊州	卅一年陰曆十二月二十日		被日寇偵探拘捕斃命
唐炎弟	男	二十	廣東潮安	卅一年三月六日		在四馬路被日寇圍捕迄今生死不明
陳坤	男	四十四	廣東瓊州	卅二年三月十三日		在巴西金枝巴窰抓去殘殺
吳甫	男	五十二	同	同		同

陳文	男	四十二	×	×	×
周潘	男		×	×	×
余今佃	男		福建春永	卅二年一月十四日	在藤屬武吉巴西路六支半振美廊內
被殺					
余垂謹	男	五十七	同	同	同
顏石佩	男	廿九	同	卅一年一月廿八日	在巴西頭條路遇日軍被殺
林篤	男	廿六	同	卅一年一月二十日	在藤坡三角埔泉泰店內被日寇殺死
劉亞輝	男	五十一	廣東	卅三年一月廿二日	在藤坡警察屬受刑而死
梁亞業	男	三十三	同	卅二年十月十四日	在美芳茶店被捕受刑而亡
余仕崎	男	三十二	×	卅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藤坡警察屬受奇刑而死
黃國華	男	廿八	×	同	同
吳桂龍	男	廿七	廣東潮安	卅一年三月	日寇屠殺於藤坡丹戎
唐炎	男	三十二	同	同	同
殉難義烈表 (六) ----- 芭莪區之部 -----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被害日期	被害地點
備註					
陳土	男	三十九	福建永春	卅三年廢曆二月初四日	在芭莪泰昌公司被日寇燒殺
鄭記	男	四十五	廣東海羅風	卅二年二月初四日	在芭莪十九支英人膠園被日寇
以剿匪明義被刺					
豬妹	女	三十五	同	日	同
被殺時其背上之三越女孩同時遭殺					
鄭亞添	男	七	×	×	×
鄭延進	男	十五	×	×	×
鄭亞賢	男	五十	福建莆田	×	在芭莪新港泰昌公司被日敵燒
殺					
魏位	男	三十六	廣東惠州	×	在芭莪十九支英人膠園內被日
寇用刺刀刺殺					
鄭看妹	女	四十二	廣東潮州	卅三年二月初五日	在芭莪十五支被日寇射殺
黃亞亮	男	三十六	廣東惠來	卅三年七月五日	在芭莪卅二支被日敵以槍射殺
蔡宜義	男	四十八	瓊州	卅三年十月十二日	被日寇拘捕失蹤
溫遠精	男	廿三	廣東潮州	卅三年 月初五日	在芭莪十五支英人膠園內被日
寇刺刀刺殺					
郭小妹	女	十九	同	全	全
溫足妹	女	三	同	×	全
葉文射	男	四十七	福建	卅三年三月十四日	在華人膠園內被日寇刺殺
謝書	女	三十八	同	同	同
葉亞嘻	男	廿六	同	全	全
陳永新	男	廿六	瓊州	卅三年四月十五日	被捕後遭殺於藤坡

馮你存	男	二十	全	全	同
林金年	男	廿八	×	×	×
陳瓊君	男	三十一	×	×	×
吳德志	男	三十	×	卅三年三月三日	在住宅被捕下麻後遭殺
姚仲川	男	五十一	同	卅一年九月十七日	被檢後失蹤
馮忠	男	六十	廣東	卅二年九月十一日	
陳學祥	男	四十七	瓊州	卅二年十二月廿四日	在芭莪市場被警備員捕下麻失蹤
鄭謙	男	三十二	福建永春	卅一年陰曆九月十一日	在芭莪新港被日寇焚殺
洪佃	男	四十二	福建南安		
陳裕民	男	卅八	瓊州	三十二年	在新港被日軍捕殺
黃氏	女	四十	同	同	同
陳引泗	女	六	×	×	×
陳亞九	男	二	×	×	×
雷大瓊	男	四十	×	×	×
施德海	男	三十二	×	×	被暗探拘捕下麻後失蹤
劉聲	男	六十	客籍		
曾秀	男	五十	同		
楊華	男	五十二	×		
羅炳坤	男	二十八	×	卅三年二月十五日	被殺
羅華	男	四十八	×		
邱石松	男	三十四	×		
戴清	男	五十六	×		
吳清山	男	四十三	×	卅三年十二月廿三日	在芭莪被暗探拘捕下麻遭殺
鐘三	男	五十三	×		
林和	男	六十四	×		
黎貴	男	六十八	×		
鄭亞興	男	五十	福建莆田	卅二年二月初四日	在新港泰昌公司燒斃
黃添壽	男	六十一	潮安	同	同
陳桃	男	四十一	福建永春		同
蘇世華	男	十四	福建霞浦	卅一年陰曆九月十一日	在芭莪新港正和山公司被日軍焚殺
蘇世書	男	十二	同	同	同
葉魁	男	五十一	×	×	×
劉今	男	四十九	福建永春	×	×
李南	男	五十	廣西	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被殘殺
張生	男	四十	廣東客籍	同	同
亞昭	男	四十	廣東雷州	×	×

吳源	男	四十	廣東潮州	×	×
許友	男	三十	廣西	同	同
王靜	男	三十	同	同	同
岑保	男	三十	×	×	×
劉光文	男	五十	廣東瓊州	×	×
郭任安	男	三十二	全	×	×
鄭源芝	男		廣東潮州	同	全
亞寶	男	三十	廣西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下午四時被日軍捕去陳江海住宅燒死
陳亞爽	男	五十	福建	同	同
馮亞安	男	五十	瓊州	×	×
亞耀	男	四十	廣東	×	×
亞雙	男	四十	客籍	全	全
黃寬心	男	六十	廣東揭陽	同	同
鄭源芝	男	三十	同	×	×
張金停	男	十九	福建永春	×	同
姚光	男	六十	同	同	同
洪對	男	四十四	福建南安	卅三年二月十一日	被暗探黃寶華拘捕遭刑死
李有才	男	五十四	福建古田	卅二年陰曆九月十一日	被日寇圍於何文該工廠放火焚殺
黃維芳	男	四十八	同	同	全
劉淦	男	四十八	福建永春	同	全
劉淦妻	女	四十一	同	同	全
劉燕仔	男	十六	同	同	同
劉淦長子					
劉芋頭	男	九	全	全	全
劉淦次子					
劉園頭	男	七	同	全	同
劉淦三子					
卓經為	男	四十七	瓊州	同	同
蘇啟明	男	四十八	瓊州	卅二年陰曆九月十一日	被日寇為於何文該工廠縱火焚殺
黃亞友	男	四十三	同	全	同
蘇天蘭	男	廿八	廣東雷州	卅二年陰曆九月十八日	被五條警長和黃寶華所捕後受毒刑而亡
周元勳	男	三十六	瓊州	全	同
吳永華	男	四十八	全	同	×
王有文	男	四十二	×	×	×
符大桂	男	二十九	×	卅三年十月	在本園被暗探黃寶華所拘後失

蹤

陳應德	男	三十九	×	卅三年一月廿一日	在芭莪警署被拘送麻後被害
陳德秀	男	三十一	×	卅二年七月十九日	被捕殺
李招	男	三十三	福建永春	卅三年一月廿七日	被日寇捕去受刑而死
鄭記	男	三十五	廣東惠來	卅三年二月廿八日	被日敵慘殺
溫星	男	三十一	全	全	同
溫城	男	三十	×	×	在芭莪十九支被日寇槍殺
謝茂	男	六十二	×	卅一年二月十四日	日敵進攻新港時被殺
溫提	男	四十五	廣東潮州	同	同
吳亞梅	女	七	廣東遂溪	卅二年八月四日	被日寇圍於屋內而遭殺
丘崇	男	二十六	廣東惠陽	卅三年二月廿五日	日寇攻芭莪抗日軍不逞回農村 屠殺時被殺
鄭夏謙	男	三十二	福建春永	卅一年農曆九月十一日	在新港工作歸家突遇日寇被殺
李光新	男	五十五	廣東安定	卅二年十月九日	在巴西八支印人膠園被日軍所 捕解麻被殺
許唯一	男	四十一	廣東潮安	三十一年	被日寇屠殺於丹戎
陳春德	男	五十九	廣東潮陽	同	全
陳潘仲	男	六十	廣東潮州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被日寇殘殺
陳生	男	五十	福建	同	同
馮安利	男	六十	廣東瓊州	×	×
鄧站	男	六十	廣西	×	×
陳桂南	男	四十	同	×	×
桂南妻	女	三十	×	×	×
桂南子	男	三	同	同	同
張金亭	男	十九	福建	×	×
丘石松	男	二十四	廣東惠陽	卅二年	在芭莪十五碑文爭廿一人被日 寇用刀慘殺
許搖	男	五十一	福建德化	卅三年二月	在麻坡丹戎被日敵慘死
黃維番	男	四十八	福建古田	卅一年農曆九月十一日	在芭莪新港正和山公司放火燒 死
黃有才	男	五十五	同	同	同
符亞明	男	四十四	廣東瓊州	×	×
王亞有	男	五十一	同	×	×
黃經緯	男	四十六	×	×	×
蘇啓烟	男	三十七	×	×	×
顏建	男	五十	福建南安	×	×
林天位	男	卅二	廣東瓊州	卅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被日寇檢去至今無蹤
溫雷勝	男	六十	廣東潮安	卅三年二月初五日	在十六支禾芭被捉至今無消息

鄭華妹	女	四十	同	同	在他屋外周圍被日敵縛去及
其三歲小孩					
楊珠強	男	三	×	×	同
華妹之子					
楊祥龍	男	八	×	×	在他屋外拔草被日軍殺掉
楊月嬌	女	十	×	×	同
楊高財	男	五十	全	全	同
楊董	男	三十四	廣東惠來	卅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芭莪市場被走狗抓去至今無
下落					
戴清	男	四十五	客籍	卅三年八月廿二日	挑菜至半途被敵軍逮去
溫城	男	四十五	廣東潮安	卅三年二月初四日	在十九支洋尾被日寇刺殺
林熙進	男	四十	廣東瓊州	卅二年九月廿九日	被逮去至今無下落
楊興	男	三十八	廣東惠來	卅二年冬	被黃寶華拘捕並殺於蔴坡丹戎
羅福	男	廿八	全	同	同
楊永祥	男	十七	廣西容縣	卅三年三月上旬	被日寇殘殺
陳瑞	男	三十八	廣西岑溪	同	同
鐘福	男	四十六	廣西北流	同	同
章生	男	四十	廣西容縣	同	全家七人被殺
張振	男	三十三	廣西容縣	卅三年三月上旬	被日寇殘殺
鄭舉	男	四十八	廣東海豐	卅三年二月初四日	被殺
鄭冊	男	八	同	同	同
鄭坤	男	五十	×	×	×
鄭進	男	十四	×	×	×
朱妹	女	五十	×	×	×
鄭妹	女	四	×	×	×
林和	男	五十二	廣東惠州	卅二年十月廿一日	被走狗逮至獄而死
戴城	男	五十二	廣東海豐	卅三年九月十四日	被害
魏偉	男	三十六	廣東惠州	卅三年二月初四日	同
劉生	男	五十九	廣東東莞	同	×
沈譚	男	四十	廣東高譚	卅三年二月十五日	×
楊福	男	六十	×	全	×
謝茂	男	六十	×	×	×
劉勝	男	六十	廣東大埔	×	×
許有	男	三十三	×	卅二年三月十九日	×
曾生	男	廿九	廣東東莞	卅一年一月廿一日	×
陳有	女	二十五	全	同	×
賴桂	男	六十八	廣東新安	卅一年二月十五日	×
岑保	男		廣西岑溪	卅二年三月十九日	×

陳有	男	五十二	廣西高州	卅三年一月十二日	×
鄭氏	女	四十	廣東瓊州	卅二年五月十日未記	被日寇殺於巴戎
陳勿舊	女	七	全	全	同
陳勿二	男	三	同	同	同
王國南	男	三十	同	卅二年十二月八日	被芭莪逮至昔加也殺死
邱宜傑	男	十八	福建永春	卅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芭莪市場被日寇殘殺
陳球	男	三十四	廣東紹府	卅三年三月初旬	園內被殺
張孔	男	四十	廣東羅定	卅三年三月初旬	園內被殺
郭興	男	卅八	廣東紹府	同	同
陸華	男	四十四	同	×	×
溫省	男	卅七	×	×	×
侯南	男	四十七	廣東容縣	卅三年三月上旬	在屋中被殺
羅文漢	男	三十七	廣東羅定	同	同
黃英	男	四十	同	×	×
李才	男	五十四	廣西鬱林	×	×
黃波	男	三十四	廣西容縣	年卅二年三月中旬	被殺
潘連	男	五十五	廣東廣州	卅二年十一月中旬	在芭莪被害
葉光	男	四十	廣東紹府	卅三年正月初旬	再屠中被害
楊志	男	卅四	廣西桂平	卅三年三月上旬	同
李全	男	四十二	廣西容縣	同	×
莫祥	男	三十五	同	×	在園內被害
許海州	男	四十二	廣東高州	卅四年二月中旬	在芭莪被害
林幹	男	卅七	同	卅四年正月初二日	被日寇焚斃於新港腳膠園
范明祿	男	三十五	廣東瓊州	卅二年九月	被日寇捕殺
符世錦	男	五十七	全	卅一年一月	同
符世彬	男	三十八	同	全	

## 勘誤表

第幾頁	題目	第幾行	第幾字	誤字或漏字	更正
(八)	序	八	卅三字	「嘆」	嗟
(八)	序	十三	十七十八兩字	「遙道」	逍遙
(卅六)	張開川先生史略	上一行	十四字	「壞」	壞
(五六)	黃讓含簡史	下十四行	十三字	「謙」	讓
(五八)	李斯苞先生史略	上廿一行	二字	「戮」	戮
(五八)	劉正權先生事略	下六行	六字	「誠」	識
(六三)	蕭少校德清先生	下十五行	廿五字下	漏「壯志未酬」四字	
(六三)	蕭少校德清先生	下十六行	首一句	「壯志未酬」取消	
(六九)	徐雄供證	上四行	七字	「殞」	溫
(七十)	鳴冤輯要	上十八行	十九字	「日」	是
(七十)	鳴冤輯要	下廿八行	十二字下	漏「前面」兩字	
(七五)	各界輓聯錄	上五行	三字	「兩」	兩
(七六)	各界輓聯錄	上十六行	五字	「之」	三
(七六)	各界輓聯錄	下五行	七字	「奏」	秦
(七六)	各界輓聯錄	下五行	九字	「厥」	厲
(七六)	各界輓聯錄	下五行	十二字	「奏」	秦
(七六)	各界輓聯錄	下十九行	二字	「此」	比

## 編後 余金鑑

自組國發動全面抗戰，蘇坡僑胞，則首先通電，是為政府後盾，並設立籌賑會，做長期籌餉抗敵之準備，同仇敵愾，叱吒風雲，極一時之盛，而造成籌賑模範區之榮譽，亦非偶然也。

鑑以菲才，得隨諸顧僑領之後，任籌賑會總務之職，數年奔走，未敢自怠，暴敵南侵，本籌賑會職員，早為其肆虐之鵠的。以致烽烟到處，血肉橫飛，慘況淒情，亘古未有，鑑於敵寇圍捕射擊之中，倖得未死，虎口餘生，難忘憤恨，光復之後，每憶忠骸曝野，常不自安，雖曾與諸僑賢親往各處尋掘骸骨，輔助安葬，而於成仁取義諸先烈之事蹟，又期期以為須彙集一篇，藉以闡揚幽光，而以繼往開來。茲者本坡中華公會有編製「蘇坡華僑殉難義烈史」之議，鑑忝承其委，負蒐集文史之責，歷時半載，苦於焚燬之後，難得詳情，幸賴諸大雅君子惠予執筆，錫予鴻文，得以草草付梓，了茲夙願，因不敢認為完滿，亦以寄此哀思，稍盡後死職責云耳。荷蒙蘇坡諸同僑及三民主義青年團蘇坡分團部諸團員暨李國華，黃

冶秋，李冰人，馬綸譚，黃振元，周祖慶，林建南，林貽奏，鄭金聲等諸君子之熱烈贊勸，或慨助印刷費，或蒐寄寶貴材料，或躬握管，或參校理，情摯志篤，先生等惠錫題詞；尤使本史增光不少，謹此敬申謝忱。